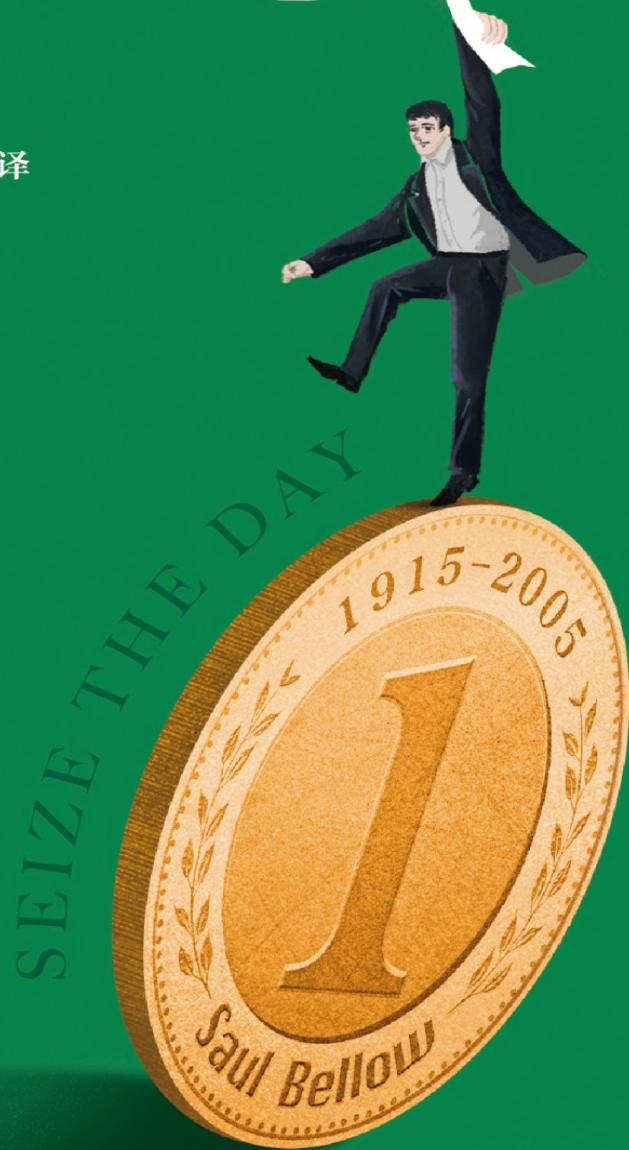


抓住今天

摆脱金钱制造的焦虑，
享受此时此刻的人生。

[加] 索尔·贝娄 著 胡苏晓 译



S a u l B e l l o w

抓住今天

摆脱金钱制造的焦虑，
享受此时此刻的人生。

[加] 索尔·贝娄 著 胡苏晓 译



S a u l B e l l o w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抓住今天

作者：【加】索尔·贝娄

译者：胡苏晓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读客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ISBN：9787559471451

字数：84千字

本书由上海读客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抓住今天

第一章

谈到掩饰烦恼，汤米·威廉的本事一点儿也不比身边的人差。至少他这么认为，并且是有那么一些支持他的证据。他曾经是个演员——不，不完全是，一个临时演员——他知道表演应该是什么样子。除此之外，他抽雪茄。当一个男人抽着雪茄，戴着帽子，他便占据着优势，因为这让人难以弄清楚他感觉怎样。他从二十三楼下来吃早餐之前，先到底层夹楼的酒店大堂去取信件。他相信——他希望——他看上去也还说得过去：一切都不错。这纯粹是个有关希望的问题，因为目前他几乎已经竭尽全力，只能做到这样了。到十四楼，他期待他的父亲走进电梯里来。在去吃早餐的途中，他们经常这个时间见面。他之所以担心他的外表，主要是因为老父亲。但是电梯并没有在第十四层停留，而是继续下降，下降。然后平滑的门打开，酒店大堂巨大的高低不平的深红色地毯，波浪似的涌向威廉的脚下。前方的大堂昏暗，寂静。法式窗帘好似船帆，把阳光挡在外面。三扇又高又窄的窗户开着，威廉看见，蓝色的天空中一只鸽子正要降落在一根巨大的链子上，链子加固了正好在大堂下面的电影院门口的遮篷。一瞬间，他听见鸽子的翅膀强有力地扇动着。

格罗莉亚娜酒店的客人大多过了退休年龄。沿着百老汇大道，在七十、八十和九十街上住着的老人，占据了纽约庞大的老年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只要没有太冷或者下雨，他们就坐满了带围栏的小公园周围和沿着地铁通风风格栅板摆放的长椅，一直从威尔第广场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们挤满商店、自助餐馆、廉价商店、茶室、面包房、美容院、阅览室和俱乐部。混在这些格罗莉亚娜酒店的老人中间，威廉感到很不自在。与他们相比，他还年轻，四十多岁，身材高大，白肤金发，肩膀很宽；他的背粗壮结实，虽然已经有点儿驼或者说变厚了些。早餐后，年老的客人们坐在大堂里的绿色皮椅和沙发上，开始说三道四和浏览报纸。除了消磨时光以外，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可是威廉习惯于活跃的生活，早晨喜欢精力充沛地出去走一走。好几个月了，由于没有工作，他通过早起来保持士气；他修面剃须，八点钟出现在酒店大堂内。和父亲一起去吃早餐之前，他会买份报纸和几支雪茄，喝上一两杯可口可乐。早餐以后——出去，出去，出去处理事务。出去本身就变成了主要的事务。不过他意识到，这样的情形不可能长久地保持下去，今天他有些担忧。他意识到他的日常行程将被打

破，他觉察到，一种早有预感的巨大麻烦将要出现，只待成形。傍晚之前，他就会知道这个麻烦是什么。

尽管如此，他还是按照每天的惯例穿过酒店大堂。

鲁宾，售报处的那个人，眼睛不好。他的视力也许实际上并不弱，只是看上去不好，他那充满皱褶的眼睑耷拉在眼角上。他衣服穿得很像样。这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大部分时间他都站在柜台后面——可是他穿得非常好。他身着一套深咖啡色的西装，袖口弄得他瘦小的手上的汗毛很难看。他戴着一个玛拉伯爵夫人牌彩绘领结。当威廉走近的时候，鲁宾没有看见他；他正做梦似的向外面看着几个街口之外的安森大酒店，从他那个角落正好可以看见它。安森大酒店是邻近地区的重要地标，它的建造者是斯坦福·怀特。它看上去就像布拉格或者慕尼黑的巴洛克式宫殿，只是被放大了一百倍：塔楼、圆屋顶、经过日晒雨淋而发绿的巨大金属凸起和圆顶，还有铁的回纹浮雕和花彩装饰。黑色的电视天线密集地架设在它的圆形屋顶上。随着天气的变化，它看上去好像大理石或者海水，在雾气中黑得如同石板岩，在阳光下则白得像凝灰岩。今天早晨，它看上去就如同自身倒映在深水中的影像，上面是白色的积云状，底下是变形的洞穴状。两个男人一起注视着它。

然后鲁宾说：“你的父亲，那位老先生，已经进去吃早餐了。”

“哦，是吗？今天比我先？”

“你身上穿的这件衬衫真引人注目。”鲁宾说，“从哪儿买来的，塞克斯百货？”

“不，它是杰克·费格曼牌的——从芝加哥买的。”

即使心情不太好，威廉仍然能够以一副高兴的样子皱起额头。他的面部表情发生了一些缓慢而无声的变化，十分有魅力。他退后一步，好像要站得离他自己远一点儿，以便更好地看一看自己身上的衬衫。他的瞥视滑稽可笑，是对自己的不修边幅作出的评价。他喜欢穿好衣服，可是一旦穿上身，每一件衣服都不尽如人意。威廉笑起来时有点儿气喘吁吁；他的牙齿很小；每当他边笑边喘时，脸颊变圆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以前，当他还是大学新生的时候，身穿浣熊毛皮大衣，一头金发的硕大脑袋上戴一项无边便帽，他的父亲经常

说，像他这么大的块头，居然能够具有超乎异常的魅力。威廉现在仍然大有魅力。

“我喜欢这种鸽灰色。”他说，以他一贯的和蔼可亲的方式，“它不可以水洗，必须送到干洗店去。干洗的衣服永远也不会像手洗的那么好闻。它是一件挺好的衬衫，值十六到十八美元。”

这件衬衫不是威廉买的，是他的老板送的礼物——他的前老板，他和他的前老板闹翻了。不过他没有理由把这一段历史告诉鲁宾。尽管鲁宾大概知道——鲁宾属于那种知道，知道，什么都知道的人。就此而言，威廉同样知道很多关于鲁宾的事情，关于鲁宾的妻子、鲁宾的职业和鲁宾的健康状况。但这些事情都不能提起，在这种很多事情都不方便说的情况下，他们也就很少有什么可谈的话题了。

“哈，你今天看上去很帅气。”鲁宾说。

威廉很高兴地说：“是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他不敢相信鲁宾的话。他看见自己的身影倒映在装满了雪茄盒的玻璃柜子上，在大徽章、大马世革织花墙纸和带有金色的浮雕图案的伟人画像中间——加西亚、爱德华七世、居鲁士大帝。当然，你必须把玻璃的黑暗和变形估计在内，不过他还是认为他看上去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一条宽宽的皱纹，像一个包罗万象的括号，写在他的前额上，句号在眉毛中间，那是深金色皮肤上的褐色斑点。他几乎要被他自己的好奇的、不安的、渴望的眼睛，还有鼻孔和嘴唇的影子给逗乐了。金发的河马！——他眼中的自己就是那样的。他看见一张大圆脸，一张很大的红嘴巴，几颗残缺的牙齿，还有一顶帽子和一支雪茄。我这一生本应该艰苦劳作，他反省自己。艰苦的诚实的劳作，让人精疲力竭，让人呼呼大睡。我应该通过工作消耗精力，使自己感觉更好一些。相反，我得让自己表现得出众才行。

他已经作出很大的努力，但是那和艰苦劳作是不一样的，是吧？假如一个年轻人，一开始的起点不好，那正是由于这一张脸。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因为他的引人注目的相貌，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当明星的料；他去过好莱坞，在那里待了七年，其间他非常固执地尝试着成为一个银幕上的艺术家。早在那之前，他的野心或是妄想就已经终止了，不过由于自尊心，并且大概也是由于懒惰，他继续留在加利福尼亚。最终他转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那七年的坚持和失败，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无法胜任商贸行业的工作，此外想要再进入一个行业也已经

太迟了。他成熟得很缓慢，失去了优势，所以他无法消耗掉他的能量，他深信这种能量本身给了他最大的伤害。

“昨天晚上我没有看见你玩扑克牌游戏。”鲁宾说。

“我不得不缺席。扑克牌玩得怎么样？”

过去几周内，威廉几乎每天晚上都玩扑克，不过昨天他觉得玩不起了，不能再输下去了。他从来就没有赢过，一次都没有。尽管输的数目很小，但毕竟不是赢钱，是吧？它们是输钱。他讨厌输钱，也讨厌一起玩牌的同伴，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了。

“哦，”鲁宾说，“玩得还不错。卡尔对着那些家伙吼叫，弄得自己像个傻瓜一样。这一次塔姆金医生没有让他蒙混过去。他告诉卡尔这样做的心理原因。”

“是什么原因？”

鲁宾说：“我学不来他的话。谁会呢？你知道塔姆金说话的方式。不要来问我。你要《论坛报》吗？你不打算看股市收盘的行情吗？”

“看了也没有多大帮助。我知道昨天下午三点钟的行情是什么，”威廉说，“不过我想我还是买份报纸更好些。”他似乎有必要抬起一只肩膀，以便将手伸进上衣口袋。口袋里，在几小袋药片、压碎的烟蒂、玻璃纸绳和有时他拿来当牙线用的扎包裹的红带子中间，他想起他曾经丢下几分钱币。

“股市行情听上去不太好。”鲁宾说。他本意是想开玩笑，说着玩的，然而他的声音单调，被眼皮遮蔽着的呆滞眼睛看着别处。他不愿意听这个话题。对于他来说，这全都一个样。作为那种什么都知道的人，也许他已经知道了。

是的，行情是不好。威廉持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三张猪油订单。四天前，他和塔姆金医生一起买的这些猪油订单，当时的价格是12.96美元，接着价格马上开始下跌，现在还在下跌。今天早晨的信件里，肯定又有一封是要求他追加保证金。每天都有一封这样的信件。

心理学家塔姆金医生让他陷入了这种状况。塔姆金住在格罗莉亚娜酒店，也去玩扑克牌游戏。他曾经向威廉解释说，有一家可靠的华尔街公司在纽约上城的分公司，可以让你做商品投机买卖，而不必交付法律上要求的全部保证金。这取决于分公司的经理。如果他认识你——所有分公司的经理都认识塔姆金——他会让你购买短期订单。你只需要开一个小额的账户即可。

“这种投机买卖的全部秘密，”塔姆金告诉他，“就是灵活机敏。你必须动作迅速——买进卖出，卖出了再买进。但是要快！走到窗口，让他们把钱电汇到芝加哥，正好在那准确的一瞬间。出击再出击！然后在同一天撤出来。你立刻转手价值一万五或两万美元的大豆、咖啡、玉米、皮革、小麦、棉花。”显然医生十分了解股票市场。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把这件事情说得那么简单。“人们赔钱是因为他们贪婪，当股市开始上升的时候不能从中退出。他们赌博，而我运用科学的方法投资。这并非猜测的结果。你必须在涨了几个点以后，就卖了退出。哎呀，众神啊！”塔姆金医生说，他的眼睛凸出，头顶光秃，嘴唇下垂，“你可曾停下来思考一下人们在这股票市场上挣了多少钱？”

威廉很快从情绪低落的专注转变为气喘吁吁的大笑，他的面部表情整个改变了，说道：“嗨，我是否思考过！你想什么呢？谁不知道股票的价格远远超过19.28美元，甚至19.29美元，而且仍然在上涨？谁没有读过富布赖特调查报告？到处都是金钱。每个人都在挖掘金钱。金钱是——是——”

“你能够在一旁休息吗？当这一切正在进行之中，你能够坐着一动不动吗？”塔姆金医生说，“我向你坦白我不能够。我想起那些人，只是因为他们有几个钱去投资，就能发财致富。他们没有见识，他们没有才能，他们只是有一些额外的金钱，而这些钱为他们赚来更多的钱。我变得如此激动、烦恼和焦躁不安，如此焦躁不安！我甚至不能执业。周围都是金钱，当别人都在赚钱的时候，你可不想做一个傻瓜吧。我知道一些家伙只是四处鬼混，每个星期却能赚五万美元、一万美元。我认识皮埃尔大酒店的一个家伙。他无所事事，可是他午餐时喝掉一整箱玛姆香槟酒。我还认识住在中央公园南区的一个家伙——不过空谈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赚了数百万美元。他们有精明的律师，对方运用无数的诡计来让他们逃税。”

“而我却被愚弄了，”威廉说，“我的妻子拒绝签署夫妻共同所得税申报单。在收入相当不错的一年，我进入百分之三十二的税收等级，却被剥夺得光光的。我在那些糟糕的年头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商人的政府，”塔姆金医生说，“你可以肯定这些人一个星期就挣五万美元——”

“我不需要那么多的钱，”威廉说，“不过呀！如果我能够从中弄到一小笔稳定的收入就好了。不要多。我不要求太多。可是我多么急着需要！如果你愿意指点我怎么做这件事，我会非常感激。”

“我当然愿意。我定期投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把我的收据带来给你看。你想要了解有关投资的事情吗？我非常赞许你的态度。你应该避免感染对于金钱的狂热。这种行为充满敌意和贪欲。你必须看看它对其中一些人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带着谋杀的念头进入股票市场。”

“我曾经听一个家伙说什么来着？”威廉评论说，“一个人喜欢什么，他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正是这样。”塔姆金说，“你不必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做。还有一种冷静的和理性的、一种心理学的途径。”

威廉的昵称。——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均为编者注）

威廉的父亲，老阿德勒医生，生活在一个与他的儿子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不过他曾经警告过威廉要提防塔姆金医生。他说——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老年人——带点儿漫不经心：“威尔基^①，恐怕你过于听从这个塔姆金的话。跟他谈话很有趣。我并不怀疑这一点。我认为他很普通，然而他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不过，我不知道他是否可靠。”

他的父亲竟然以如此超然的态度来对他谈论他的福利，这使威廉深为痛苦。阿德勒医生喜欢显得和蔼可亲。和蔼可亲！他自己的儿子，他唯一的儿子，却不能对父亲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或放松一下心情。我不会求助于塔姆金，他想，即使我能够求助于他。不过至少塔姆金同情我，设法帮助我，而爸爸却不想被打扰。

老阿德勒医生已经退休，不再执业。他拥有可观的财产，能够很轻易地帮助他的儿子。最近威廉告诉过他：“父亲，现在我恰巧境况不佳。我很抱歉我不得不说出来。你明白我宁愿把好消息带给你。然而这是真的。既然这是真的，爸爸，我还应该说些什么呢？这是真的。”

别的父亲也许会体谅到这种坦白是如何困难——这么多的不幸、消沉、软弱和失败。威廉试图模仿这位老人家的语调，让自己听上去带有绅士风度，声音低沉而又高雅。他不让声音颤抖，也没有作出愚蠢的姿势。可是医生没有答话。他仅仅是点点头。早知道 he 脸上那种健康的、英俊的、心情愉快的老年人的表情几乎不为所动的话，你就应该跟他说西雅图邻近皮吉特海湾，或者巨人队和道奇队在打夜场比赛。他对待儿子的态度，就像 he 从前对待他的病人一样，对于威廉来说，这是巨大的悲伤。真的是太过分了，威廉几乎无法承受。他难道不能看一看——他难道不能感觉一下吗？他已经失去家庭观念了吗？

尽管受到极大的伤害，无论如何威廉也要努力做到公正。他说，上了年纪的人必然会改变。他们要考虑一些困难的事情。他们必须为他们要去的地方做好准备。他们无法按照旧的日程表生活，他们观察事物的所有视角都会改变，其他人变得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不论是亲属还是友人。爸爸不再是过去那个人了，威廉深思。我生下来时，他三十二岁，如今他快八十了。再说，是时候了，我别再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孩，他的小儿子。

英俊的老医生与酒店里的其他老人站在一起显得鹤立鸡群。人人都崇拜他。人们这么说：“那就是阿德勒老教授，以前是教内科医学的。他是个诊断学家，纽约最好的医生之一，医术高明。他难道不是一个外表出众的老人家吗？看见这样一位杰出的老科学家，整齐洁净，真是件愉快的事情。他站得笔直，理解你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他仍然才思敏捷。你可以和他讨论任何话题。”办事员、开电梯的工人、女接线员、餐厅女服务员、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和管理人员都来奉承他，尽量满足他的要求。那正是他想要的。他一直是爱慕虚荣的人。看着他的父亲是如何爱他自己的，这有时使得威廉非常愤愤不平。

他将字体粗大、漆黑、耸人听闻的《论坛报》折叠起来读，却读不明白上面写的是什麼，因为他的心思还在他父亲的虚荣心上。医生创造了他自己受到的赞扬。人们被事先引导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为什么需要赞扬？在一个人人忙碌、相互交往如此短暂而又无足轻重的酒

店里，它怎么能令他满足呢？时不时地，人们可能在片刻间想到他，想起来然后又忘记了。他永远也不可能对他们很重要。威廉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扬起他圆圆的、近乎环形的眼睛上的眉毛。他凝视着，目光越过报纸的粗粗的边框。

……好好地爱着不久以后你必将要离别的人。

他无意中记起这行诗。最初他以为这里所指的是他的父亲，但接着他认识到这是为他自己写的，更确切地说。他应该好好地爱那个人。

“领悟到这一点，你的爱会更加强烈。”在塔姆金医生的影响下，威廉最近开始回忆起他过去常常读的诗歌。塔姆金医生熟知，或者说过他熟知伟大的英国诗人，并且有时他还会提起他自己的一首诗。已经很久没有人对威廉说起这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回想他的大学生活，不过如果真有一门功课现在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文学入门》。教科书是利德和洛维特的《英国诗歌和散文》，一本厚重的黑皮书，书页很薄。我读过那本书吗？他问自己。是的，他读过，至少有这么一项成就，能让他很愉快地回想起来。他读过“再一次，哦，月桂树啊”。这种表达是多么纯洁！它是完美的。

虽然他沉落在水底……

类似的事物总是左右着他，而此刻这种言辞的力量更加巨大。

威廉尊重事实，不过他也会说谎。他经常说谎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所受的教育。他说他是宾州州立大学的毕业生，事实上，他还没有读完大学二年级就离开了学校。他的妹妹凯瑟琳有一个理学学士的学位。威廉已故的母亲是布林莫尔学院的毕业生。他是家族中唯一一个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成员。这是另一个痛处。他的父亲为他感到羞耻。

但是他曾经听见他老人家对另一个老人吹嘘，说：“我的儿子是销售主管。他没有耐心等到结束学业。不过他自己生活得挺不错的。他的收入提高到大约五位数了。”

“什么——三万，四万？”他的驼背的老朋友说。

“嗯，他至少需要那么多的钱去维持他的生活方式。是的，他需要那么多。”

顾不得他的烦恼，威廉几乎笑出来。哎，那个吹牛的老伪君子。他的父亲知道他销售主管的职位没有了。已经好多星期了，没有主管，没有销售，没有收入。可是我们又是多么喜欢让自己在世人的眼光中看上去是优秀的——当他们吹得天花乱坠时，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又是何等出色！是爸爸，威廉想，他才是推销员。他在推销我。他应该到处旅行兜揽生意。

然而事实又怎么样？啊哈，事实是有问题，他的父亲不想对这些问题负任何责任。他的父亲为他感到羞耻。威廉想，事实是非常尴尬的。他紧抿双唇，舌头变得绵软；在嘴巴的最里面，声带和喉咙让他感到疼痛，胸部产生一种生病的结节。在我年幼的时候，爸爸从来都不是我的朋友，他回想。他不是办公室，就是在医院，或是在做演讲。他期望我自己留意自己，从来没有给予我多少关心。如今他轻视我。在某些方面他也许是对的。

难怪威廉在他应该走进餐厅的时候拖延了片刻。他走到鲁宾所在的柜台的尽头。他打开《论坛报》，刚印出来的报页从手中垂下来。雪茄抽完了，帽子起不了保护他的作用。他错误地以为，每当掩饰烦恼的时候，他比身边的人更有本事。它们很清楚地写在他的脸上。他甚至没有觉察到。

关于他不同的姓名的事情，在酒店里也会经常地被提起。“你是阿德勒医生的儿子吗？”“是啊，但是我的名字叫汤米·威廉。”老医生就会说：“我的儿子和我用不同的姓。我维持传统，他倾向于时兴。”汤米是威廉自己的发明。在去好莱坞的时候，他采用了它，放弃了阿德勒。去好莱坞也是他自己的主意。过去他总是假装这一切都是某一个名叫莫里斯·威尼斯的星探干的。不过这位星探从来也没有明确表示要为他提供一份与电影制片厂有关的工作。威廉曾经接触过他，可是试镜的结果并不好。试镜以后，威廉采取主动，催促莫里斯·威尼斯，直到他说：“好吧，我想你在那里也许会成功。”受到这句话的鼓励，威廉离开学校，去了加利福尼亚。

指来自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的美国大学新生相互约会，并共同参与联谊中的娱乐活动。

有人说过——威廉也认同这一说法——全国所有散漫的东西都集中在洛杉矶，好像美国被倾斜了一下，一切没有被拧紧的东西都滑落进南加州。他自己就是这些散漫的东西中的一件。有时他告诉别人：“我

太成熟，不适合上大学。你看，我是一个大男孩。这个，我想，什么时候你开始变成一个男人呢？”他开过漆得色彩斑斓的廉价小汽车，穿过印有醒目广告黄色防水衣，玩过非法的扑克牌，出去参加过可乐约会^②，这些都干过以后，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大学教育。他想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为了他的职业生涯和父母吵翻了。接着他收到了一封莫里斯·威尼斯的来信。

星探的故事既长又错综复杂，而且有好几个版本。故事的真相从来没有被透露过。威廉撒谎起初是自吹自擂，然后是出于对自己的慈悲。但是他的记忆力很好，他仍然能够分辨出什么是他编造的，什么是真正发生过的。而今天早晨拿着《论坛报》站在鲁宾的玻璃陈列柜旁边时，他发现有必要回忆一下真实事件的疯狂的过程。

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抑郁的存在。我怎么可能是那样的蠢蛋，什么准备也没有，仅仅凭借运气和鼓励就走了？睁大圆圆的灰眼睛，闭紧线条优美的大嘴唇，收拢下巴，他强行打开隐藏于自己心中的一切。我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法打动爸爸。妈妈是设法阻止我的人，我们吵闹，叫喊，恳求。我撒的谎越多，我的声音就越大，然后猛烈攻击——像一头河马。可怜的母亲！我让她多么失望。鲁宾听见威廉伤心地叹了一口气，威廉站在那里，被遗忘的《论坛报》在臂下被压得皱巴巴的。

当威廉意识到鲁宾看着他，悠闲懒散，无所事事，显然不知道这个早晨要做什么的时候，便转向可口可乐贩卖机。他对着可乐瓶子猛喝并因此而咳嗽起来，然而他没有理会自己的咳嗽，他还在思索着，眼睛朝上，手掩着的嘴唇闭着。出于一种怪癖，他总是把他外套的领子立起来，好像有风一样。他的领子从来没有放平过。他的脊背由于本身的重量而佝偻，强壮的后背也弯曲得几乎有点儿畸形，在他宽宽的背上，运动外套的领子无论如何，看上去都比一条缎带宽不了多少。

他在倾听他自己辩解时的声音，二十五年前，在西区大道的起居室里：“但是母亲，如果我做演员不成功，我仍然可以回到学校去。”

可是她害怕他会毁了他自己。她说：“威尔基，假如你想要学医，爸爸可以让你轻而易举地做到。”想起这句话，他觉得窒息。

“我不能忍受医院的工作。再说，我也许会犯错，伤害什么人，甚至弄死病人。我受不了那个。再说，我没有那种头脑。”

当时他母亲错误地提到她的侄儿阿蒂，威廉的表兄，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和语言专业的荣誉学生。那个又黑又矮、忧郁的阿蒂，拥有一张使人讨厌的窄脸，脸上有痣，还有自我嗅闻的癖好以及不洁的餐桌礼仪。你和他一起去散步的时候，他有一个令人乏味的习惯，总是对你列举动词的词形变化：“罗马尼亚语是一种很简单的语言。不管什么词，你只要加上一个t1就行了。”他现在是一位教授。正是这个阿蒂，威廉曾经和他在河边大道上的士兵和水手纪念碑附近玩耍。并不是说当一个教授本身非常了不起。怎么有人能受得了精通这么多的语言？阿蒂也依然得是那个阿蒂，这真是一笔不好的交易。不过也许成功改变了他。如今他在这个世界上具有地位，也许他变得更好了。阿蒂热爱他的那些语言，并且为了它们而活吗？或者在内心中，他同样愤世嫉俗？现今有那么多的人愤世嫉俗。似乎没有人感到满意，威廉尤其为成功人士的愤世嫉俗感到震惊。愤世嫉俗是每个人的面包和肉。冷嘲热讽也是。也许这实在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不管怎样，威廉极端地害怕它。每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就异常疲乏，他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愤世嫉俗。太多完成的世间的交易。太多的虚假。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字眼来表达这对他产生的影响。胆小鬼！肮脏！拥堵！他在心里大声呼喊，鼠类！骗子！谋杀！潜规则！鸡奸者！

起初，星探寄来的信不过是阿谀奉承的玩笑而已。竞选班级的财务干事时，学院报纸上刊登的威廉的照片被莫里斯·威尼斯看见了，他给威廉写信谈到试镜的事。威廉马上乘火车去了纽约。他发现星探块头巨大，像一头公牛，他的手臂好像被夹在下面的一堆肥肉里，看起来一定极其痛苦。他的头发稀疏，不过他拥有健康的脸色。他喘气时发出杂音，喉咙里的脂肪使得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刺耳且沙哑。他身穿一件双排纽扣的西装，这种类型的西装当时通常被称作药丸盒，它是细线条纹布的，蓝底粉红色条纹，裤脚紧贴着脚踝。

他们见了面，握了握手，坐了下来。这两个高大的男人坐在一起，使得百老汇大街上的小办公室显得更小了，办公室里的家具看上去像玩具。身体健康的威廉，肤色就像金格兰姆斯苹果一样，浓密的金发蓬乱，宽阔的肩膀挺直；他的下巴比现在更消瘦，眼睛睁得更大，目光也更清澈单纯。那时他的腿脚依旧不灵活，但是他英俊的外貌令人印象深刻。他正要犯下他人生的第一个大错。就好像，他有时这么想，我打算拿起一把武器，用它给我自己一下子。

影影绰绰的光线覆盖在这间小办公室内的办公桌上，市中心密布的建筑使得办公室内的光线更暗——陡峭的墙壁，灰色的空间，干涸的柏油和石子上的水洼——莫里斯·威尼斯开始证明他的可信度。他说：“我的信是写在普通的信纸上的，也许你想要查证一下我吧？”

“谁，我？”威廉说，“为什么？”

“有些家伙认为我靠这个行当骗人混饭吃，收取试镜费。我不要一分钱。我不是经纪人，没有佣金。”

“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威廉说。大概这个莫里斯·威尼斯的行为真有点儿可疑？他辩解得有点儿过头了。

最后，他以沙哑的、由于肥胖而显得虚弱的声音要求威廉：“如果你不确定，可以打电话给发行商，弄清楚我是谁，我是莫里斯·威尼斯。”

威廉觉得他有点儿莫名其妙：“我为什么会不确定？我当然确定。”

“因为我能够看出你评价我的方式，因为这是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好像你不相信我。去吧。打电话。我不会在意你的小心谨慎。我是当真的。有不少人起初怀疑我。他们无法真正相信名望和运气将要降临到他们身上。”

“可是我告诉你我确实相信你。”威廉说，他弯下腰，以适应他热情而又急促的笑声中的压力。这种笑声纯粹是神经质的。他的脖子红润，耳朵周围的头发修剪得很整洁，从理发店出来时，他神清气爽；他的脸上容光焕发，急切地想要给人留下一个令人愉快的印象。所有这一切都浪费在威尼斯身上了，他同样关心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

“如果你感到惊奇，我正好想证明给你看我是什么意思。”威尼斯说道，“大约十五个月前，就在这同一间办公室里，我在报纸上看见了一位美貌的人儿。那甚至还不是一张照片，不过是一张绘画，一则胸罩的广告而已，可是我马上就知道她是当明星的料子。我打电话给报社问这位姑娘是谁，他们给了我广告代理商的名字；我打电话给那个代理商，他们给了我画家的名字；我设法找到画家，他给了我模特儿经纪公司的电话号码。最终，最终，我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给她打电话说：‘我叫莫里斯·威尼斯，是卡斯卡斯基亚电影公司的星

探。’她立即说：‘没错，那你老姑奶奶我也是。’好吧，我发现自己是在和她白费口舌，便对她说：‘哎，小姐，我不责怪你。你是一位美丽的人儿，必定有许多爱慕者一直追求你，男朋友们喜欢打电话，和你开开玩笑，挑逗挑逗你。不过我碰巧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没有时间胡闹和争辩，我告诉你要做什么。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这是卡斯卡斯基亚发行商的电话号码。问问他们我是谁，莫里斯·威尼斯。星探。’她按照我说的去做了。不久以后，她给我回了电话，全是道歉和辩解，我不想让她难堪，也不想与一位艺术家初次打交道就出师不利。我不至于蠢到那样做。于是我对她说，这种谨慎是很自然的，不必介意。我想要马上就给她试镜。因为我对于天才的判断很少出错。如果我发现了她，他就在那里，请抓住他。如今你知道那个小姑娘是谁吗？”

“不知道，”威廉急切地说，“她是谁？”

威尼斯说话的样子令人印象深刻：“妮塔·克里森伯里。”

威廉坐在那里，完全是一片茫然。这是一场失败。他不知道这个名字，而威尼斯正在等待他的回答，他大概要生气的。

事实上威尼斯已经感到不快了。他说：“你是怎么回事？你不看杂志吗？她是一颗新星。”

“对不起，”威廉回答，“我在学校里，没有时间跟上潮流。如果我不认识她，并不意味着什么。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敢肯定。”

“你说得太对了。这是她的照片。”他递给威廉一些照片。她是一位泳装美人——身材矮小，普通的胸脯和臀部，光滑的大腿。是的，相当漂亮，威廉回想起来。她穿着高跟鞋，戴着西班牙插梳和花边披肩头纱，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他说：“她看上去非常活泼。”

“她难道不是一位非凡的姑娘吗？多么有个性！绝对不只是演艺界的另一个娘儿们，相信我。”他要告诉威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和她在一起，我已经找到了幸福。”他说。

“你已经？”威廉说，一时理解不过来。

“是的，老弟，我们订婚了。”

威廉端详着另一张在海滩上照的照片。威尼斯穿着毛巾布海滨服，他和那位姑娘脸挨着脸，看着镜头。照片下面，用白色墨水写着“爱于马利布小区”。

“我敢肯定你会非常幸福。我祝愿你——”

“我知道，”威尼斯坚定地说，“我会幸福的。我一看见那张画，就感到命中注定了。这种感觉遍布我的全身。”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威廉说，“你不是马蒂亚尔·威尼斯，那个制片人的亲戚吗？”

威尼斯不是那个制片人的侄子，就是他的一个堂兄弟的儿子。毫无疑问他混得不太好。这一点现在在威廉的眼中显而易见。办公室这么简陋，威尼斯神经兮兮得吹牛，并且如此顾虑重重地验明自身，可怜的家伙。他是野心勃勃而又实力雄厚的家族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失败者。就这一点而言，他得到了威廉最大的同情。

威尼斯说过：“我猜你现在想知道你是在哪里被我发现的。我无意中看见了你们学校的报纸。你拍了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照片。”

“它不可能这么值得注意吧？”威廉说，气喘多于笑声。

“你不必告诉我怎么做，”威尼斯说，“把它交给我就行了。我精心钻研过这个行当。”

“我从未想象过——好吧，你认为我适合什么角色？”

“我们谈话的这段时间内，我一直在观察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这么做。你让我想起了某个人。让我们看看这可能是谁——那些伟大的老前辈之一。是米尔顿·西尔斯吗？不，不是。康韦·特尔或者杰克·茂豪尔？乔治·班克罗夫特？不像，他的面孔更坚毅一些。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是乔治·拉夫特那种类型——那些冷酷、圆滑、邪恶的小人物。”

“不，我似乎不是那种类型的。”

“不，你不是那种从夜总会出来的，握着拳头的蝇量级职业拳击手；不是那种留着迷人鬓角，跳着探戈或波列罗舞的男人；也不像爱德华·G. 罗宾逊——我在自言自语；或者卡格尼扮演的那种公然反抗的角色，一个计程车司机，有那张嘴巴和那些拳击动作。”

“我意识到了。”

“不像威廉·鲍威尔那种温文尔雅的演员，也不像巴迪·罗杰斯那种抒情的扮演青少年的演员。我猜想你不会吹萨克斯管吧？不像。不过——”

“不过什么？”

“我把你定位为这种类型：你无法赢得姑娘的芳心，她跟着乔治·拉夫特或威廉·鲍威尔之流跑了。你可靠，忠诚，你被甩了。年纪比较大的女人应该有头脑。母亲们会站在你这边。鉴于她们的经历，并且如果真的让她们做决定的话，她们会立刻选择你。你非常具有同情心，即便是年轻的姑娘也感觉得到。你会成为一个养家糊口的好人。但是她们更倾心于其他的类型。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威廉可不是如此看待他自己的。当他现在来审视老话题的时候，他承认他曾经不仅感到困惑，而且受到伤害。为什么，他想，甚至那时他就选派我扮演一个失败者。

威廉半信半疑地问：“那就是你的看法吗？”

威尼斯从来都没有想到，一个人会反对通过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来成为明星。“这就是你的机会，”他说，“现在你只是在大学里学习。你学的是什么？”他啪地打了一个响指：“垃圾。”关于这一点，威廉自己觉得也是这样。“你可能要埋头攻读五十年才会有所成就。而这条路，一个跳跃，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谁。你会变成一个名人，就像罗斯福、斯旺森。从东方到西方，到中国，再到南美洲。这不是胡言乱语。你成为全世界的爱人。这个世界想要它，需要它。一个家伙微笑，十亿人同样露出笑容；一个家伙哭泣，其他的十亿人随着他抽噎。听好，小老弟——”威尼斯振作起来，努力想说服他。在他的想象存在着某种重大的责任，他不能推卸。他想要威廉也感受到这一点。他扭动着庞大、干净、带着善意而有点儿愚蠢的五官，好像它们是它们的很不情愿的俘虏，并用他那种呛噎住的、被脂肪阻塞的声音

说：“听好，各处的人们都在艰苦地努力着，悲惨的，处于困境的，沮丧的，疲惫不堪的，努力再努力。他们需要一个机会，对不对？需要一个突破，一个帮助，运气或者同情。”

“那当然是事实。”威廉说。他找到了感觉，等待威尼斯继续说下去。可是威尼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已经作出了结论。他给了威廉几页装订在一起的胶版印刷的蓝色脚本，告诉他准备试镜。“对着镜子练习你的台词，”他说，“放松你自己，这个角色应该能吸引你。不要害怕做鬼脸和投入感情。竭尽所能。因为当你开始表演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那些普通的事物不再适用于你。你表现的方式要和一般人不一样。”

所以威廉再也没有回宾州州立大学去。他的室友把他的东西寄到了纽约，校方不得不给阿德勒医生写信，查明发生了什么事。

尽管如此，威廉还是将他去加利福尼亚的旅行推迟了三个月。他希望带着家人的祝福起程，但是他们从未给予他。他与他的父母和妹妹争吵。当时他已经最大限度地意识到要承受的风险，了解到上百种反对他去的理由，并且由于恐惧而心烦意乱，就在这时，他离家出发了。这就是典型的威廉。经过了大量的思考、犹豫和争论之后，他总是采取被他无数次否决的做法。十次这样的决定组成了他的人生历史。他认定到好莱坞去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然后他去了；他下定决心不要和他的妻子结婚，可是和她私奔结婚了；他决定不要和塔姆金一起搞金钱投资，接着给了对方一张支票。

不过威廉热切期望人生重新开始。大学只不过是又一个延误而已。威尼斯接近他，说世人提名威廉为众人面前的出类拔萃者。他必须从普通人的焦虑而狭隘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而且威尼斯声称他从来没有看走眼过。他说，他对于天才的直觉是绝对可靠的。

可是当威尼斯看见试镜结果的时候，他的态度迅速彻底地改变了。那时候威廉有言语表达方面的困难，不是真的结巴，只是口音太重，被电影声带加以夸张了。电影胶片显示他有很多古怪的动作，否则就不会引人注意了。他耸肩的时候，手在袖子里面往上提。他的胸肌很大，然而在灯光下，他看上去并不强壮。尽管他称自己为河马，其实他更像一头熊。他行走时就跟熊一个样，快速而相当软弱，脚趾向内拐，似乎他的鞋硌脚。有一件事情，威尼斯说对了，威廉很上相，他的卷曲的金发（现在变成灰白色了）拍出来很好看。不过试镜以后，

威尼斯拒绝再鼓励他继续下去。他设法摆脱威廉。他可不敢在威廉身上冒险了，他已经犯过很多错误，成天生活在对他那些势力强大的亲戚的恐惧之中。

威廉告诉父母：“威尼斯说我要是不去就对不起我自己。”这个谎言如今让他感到多么地羞愧！他曾经乞求威尼斯不要放弃他。他曾经说过：“你能不能帮助我摆脱这个困境？让我现在回到学校去会要了我的命。”

后来当他到了西海岸才得知，莫里斯·威尼斯的推荐根本就是死亡之吻。威尼斯需要的帮助和施舍，比他，威廉，这辈子得到的还要多。几年以后，威廉不走运，在洛杉矶的一家医院里当护理员的时候，在报纸上看见威尼斯的照片。他被控犯有拉皮条的罪名。威廉密切关注审判的进行，发现威尼斯确实是被卡斯卡斯基亚电影公司雇用，但是他显然利用这种关系组织了一个应召女郎的不法集团。既然如此，那他找我干什么？威廉暗自哭泣。他不愿相信有关威尼斯的任何恶劣行径。也许他是愚蠢和不走运，一个替罪羊，一个受骗者，一个傻瓜蛋。你不会因此而让一个人蹲十五年的监狱。威廉时常想他也许要给威尼斯写封信，对他说说自己是多么难过。他还记得命运的暗示，和威尼斯对于自己将会获得幸福的确信无疑。妮塔·克里森伯里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尽管她改了名字，威廉还是认出了她。

那时候，威廉也采用了新的名字。在加利福尼亚，他变成汤米·威廉。阿德勒医生不愿接受他改的名字。如今他仍然叫他的儿子威尔基，四十多年来他一直这样称呼他的儿子。嗯，现在，威廉想着，报纸乱七八糟地塞在胳膊下面，一个人能够随意改变的东西其实是极其有限的。他不可能更换他的肺、神经、体格或性情。它们不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年轻、健壮而冲动的时候，每每事物不如他的意，他就想要重新将它们进行安排，以彰显他的自由。他不能推翻政府，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他能够行动的范围十分有限，或许那也是一种不祥的预感，本质上你不能改变。尽管如此，他还是故作姿态，变成了汤米·威廉。威廉一直异乎寻常地渴望成为汤米。然而，他从来都没有成功地觉得自己好像是汤米，在他的灵魂中，他永远都是威尔基。酒醉的时候，他作为威尔基狠狠地责骂自己：“你这个傻瓜，你这个笨蛋，你这个威尔基！”他叫着自己。没有成功地变成汤米，他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那不可能是真正的成功。威廉害怕不是他而是汤米获得成功，这样就会骗取威尔基生来就有的权利。是的，这是他

做的一件愚蠢的事情，不过要责怪也应该责怪他二十岁时的不完美的判断力。他抛弃了他的父亲的姓，同时也抛弃了他的父亲对于他的看法。这就是，他知道这就是，他投标竞取的自由。在他的心目中，阿德勒是人种的称号，而汤米则是人的自由。然而威尔基是他不可逃避的自我。

中年的你不再存有关于自由选择的想法。那时你脑子里想的是：从一位祖父那里，你遗传了如此这般的头发，头发变白的时候看上去像蜂蜜，或者像罐子里的糖；从另一位祖父那里，你遗传了宽厚的肩膀；古怪的语言表达方式来自一位叔叔，细小的牙齿则来自另一位；黑暗的灰色眼珠甚至渗入眼白之中，加上宽宽的嘴巴，好像来自秘鲁的塑像。流浪的种族拥有如此的外貌，一个部落的骨头和另一个部落的皮肤。从他的母亲那里，他继承了多愁善感、心肠柔软、沉思默想的性格，以及在压力下不知所措的倾向。

更改名字是一个错误，他会爽快地承认，如你所愿。可是这个错误如今已是既成事实，覆水难收，他的父亲为什么还要一再地提醒他所犯的过失呢？太晚了。他愿意重新回到犯下错误的那个可悲的日子。那一天又在哪里呢？过去了，死亡了。这些是谁的羞耻的记忆？是他的而不是他父亲的。那些不得不回忆起的事件，有多少他能够称之为美好呢？非常非常少。你必须宽恕。首先，宽恕你自己，然后宽恕所有。难道他不是已经为他的错误承受痛苦，而这种痛苦远远超出他父亲所能够承受的吗？

“哦，上帝，”威廉祈祷，“让我脱离我的烦恼。让我脱离我的思绪，让我对我自己做一些更好的事情。我为我浪费掉的所有时光感到非常抱歉。让我脱离这个危机，进入一种不同的人生吧。我已经筋疲力尽。发发慈悲吧。”

第二章

信件。

把信件交给他的 大堂接待员并不在意他今天早晨以何种装扮示人。对方仅仅是在信件转手的时候，眼睛从眉毛下面向上扫视了他一下。酒店的人为什么要将礼貌浪费在他的身上？他们了解他的底细。接待员知道，连同信件一起交给他的，还有一张他的房租账单。威廉装出一副对所有这类事情都视而不见的样子。但是这很糟糕。他必须从他的经纪账户中取钱付账单，因为猪油价格的下跌他一直密切注意这个账户。根据《论坛报》的数据，猪油的价格仍然比去年的水平低二十个点，尽管有政府的价格支持。威廉不知道政府的干预是怎样运作的，不过他懂得农场主是受到保护的，同时证券管理委员会密切注视着股票市场，因此他相信猪油的价格会再度上升，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是非常担心。同时他的父亲也许会表示愿意帮他付酒店的账单。为什么父亲不这样做呢？他是一个多么自私的老人啊！他看见儿子的困难，可以轻而易举地帮助他。这对于他来说简直不算什么，而对于威廉却意义重大！这个老人家的同情心在哪里？也许，威廉想，过去是我感情用事，夸大了他的慈爱——温暖的家庭生活。它可能从来就不存在。

不久前，他的父亲以他一贯和蔼可亲、令人愉快的方式对他说：“好啊，威尔基，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了。”

威廉高兴了一会儿。终于，他们可以聊聊过去的时光。但是他也提防着含蓄的批评。他的父亲又说：“为什么你要和我一起在这里住酒店，而不和你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住在布鲁克林的家里呢？你既不是鳏夫也不是单身汉。你把你所有的困惑都带给了我。你指望我为你的状况做些什么呢？”

威廉在心里琢磨了一下他的话，然后说：“屋顶在二十六层上面。可是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少年？”

“那正是我要问你的。”

“哎呀，爸爸，我不能确定。不是母亲去世的那一年吗？那是哪一年？”

他问这个问题时，金格兰姆斯苹果一般、深金色的脸上，眉头天真地皱起来。它是哪一年！好像他不知道他母亲去世的年代、月份、日子甚至时刻似的。

“不是一九三一年吗？”阿德勒医生问。

“哦，是吗？”威廉说。他神经质地哆嗦了一下，来掩饰这个问题带给他的悲哀和莫大的讽刺。他摇摇头，立刻感到脖子触碰到衣领的两端。

“你知道吗？”他的父亲说，“你应该意识到，一个老人的记忆会变得不可靠。那是冬天，我敢肯定这一点。一九三二年？”

是的，是年龄让父亲变成这样。不要在这件事上挑起争论，威廉告诫自己。如果问老医生是哪一年做实习医师的，他一定会正确无误地告诉你。尽管如此，还是不要引起争端。不要与你自己的父亲争吵。同情同情一个老人的过失。

“我相信差不多是一九三四年，爸爸。”他说。

不过阿德勒医生正在想，我们谈话的时候，究竟为什么威廉不能站着不动呢？他不是手在裤袋里把裤子提上提下的，就是双脚不停地抖动着。他会成为一个习惯性抽搐的大块头。威廉有个前前后后地移动脚的习惯，就好像急匆匆走进一座房屋，首先必须在门垫上把他的鞋擦干净一样。

接着威廉说：“是的，那是终结的开始，不是吗，爸爸？”

威廉经常让阿德勒医生感到惊讶。终结的开始？他的意思可能是什么？他在拐弯抹角地打听什么？谁的终结？家庭生活的终结？老人家茫然不解，不过他不会给威廉一个开始抱怨的机会。他已经学会最好不要接受威廉奇怪的挑战。因为他是一位研究社会性行为的专家，所以他仅仅是友好地表示同意，并说：“它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件极其不幸的事。”

他想，他有什么权利向我抱怨他的母亲的去世？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各自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不是，终结的开始——某种终结。

威廉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做有任何奇怪之处，因为他一直都在这么做。威廉掐掉香烟的烟灰以后，把烟头丢在衣服口袋里，口袋里面已经有很多烟头。他注视着他的父亲的时候，右手的小手指开始抽搐和颤抖，这个动作也是无意识的。

但是威廉相信，当他用心去做的时候，他的举止风度可以做到完美无缺，甚至出类拔萃，胜过他的父亲。他的演讲除去口音有一点儿重以外——当他开始将同样的措辞重复几次，并努力去除很重的口音时，听起来差不多就像口吃——他也可能说得流利。否则的话，他绝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推销员。他还声称他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倾听别人说话时，他保持缄默，并若有所思地转动着眼珠。不久他便会感到厌烦，开始发出短促、响亮、不耐烦的呼吸声，他会说：“哦，是的……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当别人强迫他给出不同的看法时，他会宣称：“这个，我不能肯定。我并不真正地那样认为，我还拿不定主意。”他从来都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可是在与他的父亲的谈话中，他极易失去控制。与阿德勒医生的任何一次谈话之后，威廉通常感到不高兴，这种不高兴在他们讨论家庭事务的时候，达到最强烈的程度。表面上他是试图帮助这位老人家回忆起一个日子，而实际上他是打算告诉父亲：“妈妈死了以后，你获得了自由。你想要忘记她。你也想要摆脱凯瑟琳，也想要摆脱我。你没有在和任何人开玩笑。”威廉努力想把他的想法表达清楚，而老人还是不明白。到最后，只剩他自己在那里挣扎，而他的父亲似乎无动于衷。

于是威廉又一次对自己说：“哎，老兄！你不是小孩。甚至那时你也不是小孩！”他低头看着面前他巨大的、不雅观的、被毁坏的身体。他的身材开始走形，肚子长满肥肉，他看上去像一头河马。他的小儿子叫他“肥马”，那是小保罗。他还在这里与他的老爸爸较劲，心里充满了由来已久的怨气，而不是说一声：“再见，青春！哦，再见了，那些美妙而荒谬的虚度的时光。我曾经是怎样的大笨蛋——我现在也是。”

威廉仍然在为他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不愿意与他离婚，他必须供养她和两个孩子。她经常是先同意与他离婚，然后

重新思考相关的事项，提出新的更加苛刻的条件。没有法院会判给她她要他支付的数目。正如他所预料的，今天的信件中就有她寄来的一封信。这是第一次，他给了她一张远期支票，她提出抗议。在信里她还附上了男孩们的教育保险费的账单，下个礼拜到期。威廉的岳母在贝弗利山庄申请办理的这些保险，自从两年前她去世以后，他必须接着交保费。为什么她不能不多管闲事！他们是他的小孩，他会照顾好他们，并且永远会。他曾经计划设立一个信托基金。不过那是他以前的期望。现在因为金钱的问题，他必须重新思考未来。同时他还有账单要支付。看着那么整齐地打印在账单卡上的两个金额总数，他诅咒保险公司与它使用的IBM公司的机械设备。他的心脏和头脑由于愤怒而充血。每个人都应该有钱。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保险公司在杂志上登载葬礼的照片，来恐吓那些傻瓜，然后打印出这些代表数字的小孔，客户们便会睁着眼躺在床上，想出办法来筹钱。没有钱，他们会感到很羞愧。他们也不能让一个伟大的公司失望，他们去挣钱。从前一个人会因为债务而进监狱，现在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他们让没钱成为耻辱，让每个人为了钱工作。

好吧，玛格丽特还给他寄来了什么？他用拇指撕开信封，发誓他将会把其他的账单寄回给她。很幸运，里面居然没有另外的账单。他把打着孔的账单卡放进口袋里。玛格丽特难道不知道他几乎走投无路了？当然知道。直觉告诉她，这是她的机会，她要给他一些苦头吃吃。

他走进餐厅，格罗莉亚娜酒店的餐厅采用奥匈帝国的管理方式。它的运作像欧洲的企业。那里的糕点棒极了，尤其是果馅卷。下午他经常点苹果馅饼和咖啡。

他一走进去，就看见他父亲小小的脑袋在餐厅那一头一个阳光充足的隔间里，同时听见他清晰的声音。带着一种类似冒险的古怪表情，威廉穿过餐厅。

阿德勒医生喜欢坐在一个角落里，从这个角落可以看到百老汇街，看到对面的哈得孙河和新泽西。街的另一边是一所超级现代的自助餐厅，有金色和紫色的马赛克圆柱。二楼分别是一所私家侦探学校、一间牙科实验室、一个减肥沙龙、一个老兵俱乐部和一所希伯来语学校。老人家正在往他的草莓上撒糖。雪白的台布上的玻璃水杯投射出闪烁的小圆环，尽管在阳光下有一点儿模糊不清。这是初夏，狭长的窗户朝里面开着。窗格上有一只蛾子，油灰剥落，窗框上的白色亮漆满是皱褶。

“嘿，威尔基，”老人对迟到的儿子说，“你还不认识我们的邻居珀尔斯先生，是吧？住在十五楼的。”

“你好。”威廉说。他不欢迎这个陌生人，并立即开始对他吹毛求疵。珀尔斯先生拿着一根很重的底端带有支架的手杖。染发，皮包骨的前额——这些都不是对他有偏见的理由。阿德勒医生不希望与他的儿子单独吃早餐而利用珀尔斯先生，这也不是珀尔斯先生的错。可是威廉在心里用一种比较粗鲁的声音询问着：“这个该死的染了头发、嘴里长着鱼牙、小胡子湿漉漉、脸色疲惫得像鲱鱼一样的家伙是谁？爸爸的又一个德国朋友。他从哪里找来的这些家伙？他的牙齿上面是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尖的假牙套。它们是不锈钢的，还是银的？一张人脸怎么能够弄成这种模样？恶心！”威廉坐下来，用间距很宽的灰眼睛盯着老人看，运动夹克底下宽阔的背弓着。他放在桌子上的双手紧握着，带有恳求的意味。接着他开始对珀尔斯先生起了一点儿怜悯之心，从他的牙齿开始。每一个假牙套都代表着一颗被磨得神经敏感的牙，牙齿对于一个人的麻烦估计要占总麻烦数的百分之二，再加上他从德国飞来这里，可能是造成这些苦恼的皱纹的起因，当然，不要把这些苦恼的皱纹和他的微笑的皱纹相混淆，这样一来威廉的负担就相当大了。

“珀尔斯先生是针织品批发商。”阿德勒医生说。

“这就是你告诉我的那个做销售的儿子？”珀尔斯先生说。

阿德勒医生回答道：“我只有这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她结婚之前是医疗技术人员——麻醉师。她曾经在西奈山医院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他一提到他的孩子们就忍不住夸耀。按照威廉的看法，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凯瑟琳和威廉一样，身材高大，一头金发。她嫁给了一个法院书记官，婚后生活过得相当不顺心。她也取了个职业性的名字——菲莉帕。四十岁的她还是野心勃勃地想成为一位画家。威廉不敢冒昧地评论她的画作。他说这对他没有多大好处，另外，他也不是一位评论家。不管怎么说，他和他妹妹的感情很不好，他并不经常看到她的画。她非常努力地画画，可是纽约有五万人在使用颜料和画笔，几乎每个人都自行其是。这就是绘画中的巴别塔。他不想在这个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到处都杂乱无章。

阿德勒医生认为今天早晨威廉的外表特别不整洁，看样子也没有休息好，眼眶由于抽烟太多而发红。他用嘴呼吸，明显是十分心烦意乱，充血的眼睛没有教养地转动着。像往常一样，他外套的领子立起来，似乎不得不走到外面的雨中去。去工作的时候，他会振作一些；否则他就变得不修边幅，看上去糟糕透了。

“怎么回事，威尔基，昨天晚上你没睡觉吗？”

“没有睡多久。”

“你吃了太多各种各样的药片——先是兴奋剂，然后是镇静剂、止痛药，接着又是强壮剂，直到可怜的人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鲁米诺不能使人们入睡，脱氧麻黄碱或苯丙胺也不能让他们醒来。天知道！这些东西变得像毒药一样危险，然而人人都完全相信它们。”

“不，爸爸，这不是药片的问题，是我不再习惯于纽约的生活。对于一个本地人来说，这很奇怪，不是吗？夜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喧闹，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让人紧张。比如说换边停车。你必须在八点钟跑出去移动你的车。可是你能把它移到哪里去呢？如果你忘记了，迟了一分钟，他们就把你的车拖走了。还有某个白痴把广告传单放在你的车子的雨刷器下面，你在一个街区之外看见，心脏病都要被吓出来，以为你得了一张罚单。当你真的倒霉，得了一张罚单的时候，你不能争辩。在法庭上你是没有取胜的机会的，这个城市需要收入。”

“可是你干的这一行必须有一辆车，是吗？”珀尔斯先生说。

“天知道为什么这个城里的所有疯子都想要一辆车，他们又不需要靠它来谋生。”

威廉的旧庞蒂克车停在街上。从前，可以用公司的账户报销时，他总是把车停在停车库里。如今他不敢把车从河边大道上移走，唯恐失去他停车的地方，他仅仅在星期六用一下车，因为星期六道奇队在埃贝兹棒球场打比赛，他带他的儿子们去看球赛。上个星期六，道奇队不在城里比赛，他就去了他母亲的墓地。

英里的旧称，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5280英尺，合1.6093公里。

阿德勒医生拒绝和他一起去。他受不了他儿子的开车技术。旅行时威廉总是健忘地将车挂在二挡上，开出很多哩^①。他很少开在右边的慢车道上，既不打信号灯，也不看红绿灯。他的庞蒂克车内的装饰品都很脏，满是油腻和灰尘。一支香烟在烟灰缸里烧着，另一支在他的手里，第三支在地板上，与地图、废纸和可口可乐的瓶子在一起。开车的时候，他不是讲梦想就是争吵，或是比画手势，所以老医生不愿意乘他的车。

威廉很生气地从墓地回来，因为在他母亲和祖母的坟墓之间的石凳被那些恶意破坏的人推翻并且弄断了。“那些该死的小流氓变得越来越坏，”他说，“哎，他们一定是用长柄的大锤打坏石凳，砸成像那样的两半。不要让我抓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想让医生付钱买一个新的凳子，可是他的父亲对于他的想法很冷淡，说他自己打算火葬。

珀尔斯先生说：“如果你在楼上住的地方睡不着觉，这不是你的错。”他的声音有些尖锐，好像他有一点点聋。“那个叫帕里吉的歌唱老师不是在你那里吗？天哪，他们让一些古怪的人住在这个酒店里。那个爱沙尼亚的女人和她的那些猫和狗住在哪一层楼？他们早就应该让她离开。”

“他们让她搬到十二楼去了。”阿德勒医生说。

威廉在早餐时要了一份大瓶的可口可乐。他悄悄地在口袋中的小信封里，摸索着找到了两片药丸。信封纸被手指频繁的拨弄磨得又破又烂。在一张餐巾纸的遮盖下，他吞咽下去一片酚类镇静剂和一片复合维生素，但目光敏锐的医生问道：“威尔基，你现在吃的是什么药？”

“只是我的维生素丸。”他把抽的雪茄烟的烟蒂放在他身后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因为他的父亲不喜欢烟味。接着他喝可口可乐。

“你早餐就喝那个，不喝橘子汁？”珀尔斯先生说。他似乎意识到，用一种讽刺的语调对威廉说话不会让阿德勒医生不开心。

“咖啡因刺激大脑的活跃度，”老医生说，“它会对呼吸中枢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这只是开车时的习惯罢了，就是这么回事。”威廉说，“如果你开车在周围转悠的时间够长的话，它会使你的头脑、肠胃和其他的东西转动。”

他的父亲解释道：“威廉过去是罗贾克斯公司的雇员。他们是公司东北部的销售代表，干了很多年，不过最近结束了雇佣关系。”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

“不错，”威廉说，“我从战争^①结束就给他们干活儿了。”他咬着可口可乐，嚼着冰块，瞥了这个一眼，又扫了那个一眼，姿态中带有夸大的、不稳定的、克制的尊严。女侍者将两个煮熟的鸡蛋放在他面前。

“这个罗贾克斯公司是制造什么的？”珀尔斯先生说。

“小孩的家具。小椅子，摇篮，桌子，攀爬架，滑梯，秋千，跷跷板。”

威廉让他的父亲去做解释。他努力耐心地坐着，背部宽大而僵直，可是他的脚却异常地烦躁，静不下来。行啊！他的父亲必须给珀尔斯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要再一次配合父亲，扮演好他的角色。好吧！他将与他的父亲合作，帮助父亲维持体面。体面是主要的考虑因素。那简直是好极了！

“我给罗贾克斯公司工作了差不多十年，”他说，“我们分道扬镳的原因，是他们想要我与他们分享我推销的区域。他们让他们的一个女婿——一个新人，进入公司。那是那个女婿的主意。”

威廉对他自己说，现在只有上帝能够告诉我，为什么我必须把我整个的一生透露给这条该死的鲑鱼。我敢肯定没有其他人这么做。其他人对于自己的事情保守秘密。我没有。

他继续说下去：“不过他们合情合理的解释是，那个推销区域对于一个人来说太大。我垄断了专卖权。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本来应该提升我为公司的高级职员——副总裁。轮到我担任这个职务了，结果反而是这个女婿被安插进来，并且——”

阿德勒医生认为威廉在过于公开地谈论他的不满，便说：“我儿子的收入已经达到五位数了。”

一提到钱，珀尔斯先生的声音马上急切地升得更高：“是吗？什么？百分之三十二的税收档吧？甚至更高一点儿，我猜？”他询问，想得到一点儿暗示，他说出这些数字时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怀抱着一种乐趣。讨厌！威廉想，他们是多么热爱金钱。他们崇拜金钱！神圣的金钱！美丽的金钱！除了金钱，人们渐渐对所有的事物都表现得像个弱智。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是笨蛋，一个笨蛋！你不得不找个借口从这个尘世上消失。胆小鬼！那就是事实真相。全世界的生意都是如此。要是他能够找到一条出路，该有多好。

这样的思考常常导致他心里发堵。如果他继续思考下去的话，这种感觉就会演变成一阵怒意。因此他停止谈话，开始吃他的早餐。

英美制容量单位，1美制夸脱约合0.946升（湿量夸脱）或1.1升（干量夸脱），1英制夸脱约合1.137升。

在用勺子敲开鸡蛋之前，他先用餐巾纸把蛋壳上的水分擦干，接着他猛敲鸡蛋。（按照他父亲的看法）根本没有必要这么用力。剥掉蛋壳以后，他的手指在蛋白上留下了模糊的污痕。阿德勒医生带着厌恶的表情默默地看着。他交给这个世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威尔基啊！哼，他甚至早晨都不洗手。他使用电动剃须刀，以便不必碰到水。医生不能忍受威尔基邋遢的习惯。他去过威廉的房间里一次——决不再去，他发誓。威廉穿着睡衣和长袜坐在床上，一边用咖啡杯喝杜松子酒，一边为电视上比赛的道奇队加油：“两个本垒打，你有两个本垒打，杜克。快点——击球，立刻！”他从床垫上面下来，砰！床似乎要被他踢成碎片。他接着喝杜松子酒，好像喝茶一样，边喝边握紧拳头鼓励他支持的队伍。脏衣服散发出来的味道叫人无法忍受。床边上放着一夸脱^①容量的酒瓶，以及无聊的杂志和推理小说，以备失眠时用。威廉生活在比野蛮人还要污秽的环境中。医生和他说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回答道：“哎呀，我没有妻子给我收拾东西。”是谁离开的？是谁！不是玛格丽特。医生很肯定，她想要威廉回家。

威廉端咖啡杯的手不停地颤抖。受摧残的布满血丝的灰眼睛，在他那张丰满的脸上来回转动。他颤颤巍巍地把杯子放回去，取出半截香烟放进嘴里。他用牙咬住香烟，好像咬一支雪茄一样。

“我决不让他们轻易脱身，”他说，“这也是一个士气的问题。”

他的父亲纠正他：“你不会是指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吧，威尔基？”

“我也是那个意思。我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保护自己。他们答应过要给我行政主管的位置。”父亲在陌生人面前纠正他，这使他感到丢脸，他深金色的面孔变了颜色，变得更苍白，然后更暗沉了。他继续和珀尔斯交谈，不过眼睛却暗中看着他的父亲：“是我给他们开辟了生意的版图，我可以回去为他们的一个竞争对手工作，带走他们的客户。我的客户。其中之所以涉及道德，是因为他们试图夺走我的自信。”

“你要给同样的人提供不同的产品吗？”珀尔斯先生感到好奇。

“为什么不呢？我知道罗贾克斯的产品有什么毛病。”

“胡扯，”他的父亲说，“简直是胡扯，儿戏，威尔基。你那样做只是在找麻烦和难堪。你会从这样愚蠢的争执中得到什么呢？你必须考虑考虑谋生之道和应尽的责任。”

威廉激动而又痛苦，脚在桌子底下生气地移动，他骄傲地说：“我不用你告诉我我的责任。我已经尽了很多年的责任了。二十多年来，我从没有得到任何人一分钱的帮助。我宁可去给公共事业振兴署挖沟，也决不请求任何人为我尽责任。”

“威尔基有各种各样的经验。”阿德勒医生说。

老医生脸上的颜色是健康的红色，几乎是半透明的，像熟透了的杏子。由于皮肤紧致地包着骨头，所以耳朵旁边的皱纹很深。他竭尽全力，成为一个健康而优秀的小老头。他穿着浅色的格子背心。他的助听器小玩意儿放在口袋内。很独特的红黑相间的条纹衬衫遮盖住胸部。他的衣服是在比较远的上城的一个大学商店买的。威廉认为，出于对他的职业的尊重，父亲不该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赛马的骑师。

“好吧，”珀尔斯先生说，“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你想要抗争到底。到了你的人生的某一时期，一切必须重新开始，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虽然一个优秀的人永远能够做到。不过不管怎么样，你要继续从事你已经了解的行业，不必再去结交一大堆新的客户。”

威廉又一次自忖，为什么总是我和我的生活被讨论，而不是他和他的生活呢？他决不会允许那样做。然而我是一个白痴。我没有保留。对我来说，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交谈。我必须交谈。每个人都想要亲密无间的会话，然而聪明人不透露自己的私密，只有傻瓜才这样做。聪明人亲密地谈论傻瓜，全面地审查他们，给予他们建议。为什么我要允许他们这样做？关于他的年龄的暗示伤害了他。不，你无法承认一切和往常一样好，他认输了。事情确实是会透露出去的。

“在此期间，”阿德勒医生说，“威尔基先休息休息，并且考虑一下各种各样的建议。不是吗？”

“差不多吧。”威廉说。他任凭他的父亲去加强珀尔斯先生对他的尊重。给公共事业振兴署挖沟让他的家族蒙羞。他有点儿疲倦。精神，是他的存在压在他身上的特别的负担，像一个添加物，一个担子，一个肿块。在任何平静的时刻，当纯粹的疲惫阻碍他的抗争时，他就很容易感受到这种神秘的重量，这种没有名字的东西的增长或聚集，这是他这一生要担负的责任。这应当就是一个人存在的目的。这个高大、古怪、激动、肥胖、金发、唐突的叫威廉或者汤米的人就在此地，现在，就在眼前——塔姆金医生曾经向他的头脑中灌输了很多关于此时此刻和此时此地的暗示——这个威尔基，或者汤米·威廉，四十四岁，两个儿子的父亲，目前住在格罗莉亚娜酒店，被指派为一个负担的肩负者，而这个负担就是他的自我，他的独特的自我。这个重担是无形的，或无从估价的。不过它很可能被主观意识夸大了，汤米·威廉·××是一个幻想类的动物。××一定相信他能够知道他为什么存在。尽管他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去努力找出原因。

1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2英亩约为8093.72平方米。

珀尔斯先生说：“如果他需要时间仔细考虑一下问题，并且休息休息，为什么不去佛罗里达待一段时间呢？那里现在是淡季，便宜又安静，是乐园。芒果刚上市。我在那边有两英亩^①地。你会以为你置身于印度。”

珀尔斯先生说到“乐园”时所带的外国口音，着实让威廉吃了一惊。芒果？印度？他的意思是什么，印度？

“从前，”威廉说，“我在古巴的一家大酒店里做一些公共关系的工作。如果我能够在伦纳德·莱昂的专栏，或者其他的专栏里给他们弄

一个短评，也许能够再换一个在那里的休假，免费的。我已经很久没有休过假，经过了这样的艰难困苦以后，我可以休一个假了。你知道那是真的，父亲。”他指的是，他的父亲知道这个危机变得多么地严重，他是多么地缺少金钱。他不能休息，但是他一旦跌倒的话，就可能被压垮了，他的责任会摧毁他。他不能动摇。他想，金钱！有钱的时候，我花钱如流水。他们从我这里把钱榨取走。我流失掉大量的金钱。如今我的钱几乎全部花完了，我应该到哪里去弄钱？

他说：“事实上，父亲，我疲倦极了。”

珀尔斯先生笑了起来，说：“我从塔姆金医生那里听说，你正在与他一起从事某种投资，你是他的合伙人。”

“你知道，他是个非常机敏的人，”阿德勒医生说，“我真的喜欢听他的长篇大论。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一位真正的医师。”

“他不是吗？”珀尔斯说，“每个人都认为他是。他会谈到他的病人。他不是开处方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阿德勒医生说，“他是一个狡猾的人。”

“他是一位心理学家，据我了解。”威廉说。

“我不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他的父亲说，“他有点儿搞不清楚状况。这是一个不断成长为主流的行业，并且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行业。人们必须保住报酬优厚的工作，才能付得起那些费用。不管怎样，这个塔姆金是聪明的。他从未说过他在这里行医，我相信他是加利福尼亚的医生。那里好像没有很多的法规来规范这些事情，我听说一千美元就可以为你弄到一张洛杉矶函授学校的文凭。他给你的印象是他懂一些化学，还有诸如催眠术。不过，我不会相信他。”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威廉询问。

“因为他可能是个骗子。你相信他自称是他发明的那些东西吗？”

珀尔斯先生咧开嘴笑了。

“《财富》杂志报道过他，”威廉说，“是的，在《财富》杂志里。他给我看过那篇文章。我看过他的剪报。”

“那并不证明他的合法性，”阿德勒医生说，“那也许是另一个塔姆金。不要弄错了，他是个江湖骗子，甚至可能是个疯子。”

“你是说，疯子？”

珀尔斯先生插嘴说：“他可能既是心智健全的又是疯狂的。如今这日子，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分辨出哪个是哪个。”

“一种为卡车驾驶员设计的电子装置，戴在他们的帽子上。”阿德勒医生说，他在描述塔姆金提出的发明之一，“当他们驾驶卡车，开始昏昏欲睡时，该装置通过电击弄醒他们。这个装置的触发点，是他们开始打瞌睡时血压发生的变化。”

“对我来说，这听上去并不像是不可能的事情。”威廉说。

珀尔斯先生说：“他对我描述过一件在水下穿的衣服，万一遇到原子弹爆炸，一个人可以穿着它行走在哈得孙河床上面。他说他能够穿着它一直走到奥尔巴尼。”

“哈，哈，哈，哈，哈！”阿德勒医生用他老人的声音大声叫喊起来，“塔姆金的傻点子。你可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下面去野营旅行。”

“这仅仅是他的那种幻想而已，”威廉说，“它并不意味着什么。发明创造者就应该像那样。我自己也会有可笑的想法。每个人都想要创造些什么东西。所有美国人都这样。”

但是他的父亲不理睬这个，对珀尔斯说：“他还描述了什么其他的发明创造？”

当面色疲惫的珀尔斯先生和他那穿着不适宜的猴子条纹衬衫的父亲共同发笑的时候，威廉抑制不住自己，也加入进去，气喘吁吁地笑着。可是他陷入了绝望。他们正在笑话的这个人，正是自己给予了他一份授权书，把最后的七百美元交给他，让他在商品交易市场为自己做投

机买卖的那个人。他俩都买了猪油。今天它必须上涨。十点钟，或者十点半，交易会很活跃，威廉将会看到的。

第三章

在白色的台布、玻璃器皿和闪烁的银餐具之间，穿过明亮刺眼的灯光，珀尔斯先生瘦长的身影离去了，消失在酒店大堂的黑暗之中。他拄着手杖，拖着一只大号的厚底鞋，威廉还没有把这只鞋算入他估计的麻烦之中。阿德勒医生想要用他作为话题。“一个可怜的人，”他说，“他的骨骼情况让他的身体日渐衰弱。”

“一种进行性疾病？”威廉说。

“非常严重。我听说，”医生告诉他，“要保持对真正的病痛的同情。这个珀尔斯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值得怜悯。”

威廉懂得，这是在警告他，便没有表达他的看法。他吃了又吃。他并不着急，不断地把食物往他的盘子上放，直到吃掉松饼、他父亲的草莓和留下来的几片咸肉。他喝了好几杯咖啡，吃饱喝足，他停顿下来，像庞然大物似的坐在那里，似乎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一时间，父亲和儿子都罕见地沉默下来。威廉取悦阿德勒医生的准备完全失败，因为老人一直在想，你从来不会猜想到他受到过爱清洁的家庭教育，我这个儿子是一个何等肮脏的家伙。为什么他不能努力将他的外表弄得好看一点儿呢？为什么他要把自己拖累成这个样子？他让他自己看上去是那么的理想主义。

威廉坐在那里，像山一般。他并不真的就如他父亲觉得的那样邈远。在有些方面，他甚至还具有某种优雅。他的嘴虽然很宽大，轮廓却很精致，他的额头和渐渐弯曲的鼻子很端庄，金黄色头发里面有了白色，可是也有金色和栗色。在罗贾克斯公司上班的时候，威廉在罗克斯伯里有一套小公寓，是一座拥有两个房间的大房子，带一个小阳台和花园。在闲暇的上午，气候就像现在这样的晚春时节，他习惯于四肢舒展地坐在柳条椅内，阳光洒下来，穿透椅子上编织的图案，穿透新生的蜀葵上被蛞蝓啃噬出的洞，尽可能深地钻进草地上的小花里。这种安宁（他忘记那时亦有烦恼），这种安宁过去了。它一定不属于他，真的，在纽约这里和他的老父亲一起，才更像是他真正的生活。他充分意识到，他没有抓住得到父亲的同情的机会，他的父亲说过他的同情要留给真正的病痛。此外，他再三地劝告自己，不要和父亲讨

论他烦恼的问题，因为他的父亲有正当的理由——想要让自个儿享有安宁。威廉也知道，当他开始谈论这些事情时，总会让自己感觉更糟糕，因为他觉得憋闷，使自己陷入危机。所以他警告自己：“别想了，伙计。”须知它只会让你更加恼怒。然而，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来看，他还获得其他的提示。如果他不把烦恼放到他的面前，他就冒着完全失去它们的风险，根据经验，他知道这会更糟。而且，他无法以年纪大为理由来原谅他的父亲。不，不，他不能够这样做。我是他的儿子，他想，他是我的父亲。他作为父亲，正如同我作为儿子一样——与是否上了年纪没有关系。肯定了这一点后，尽管全然默默不语，但他坐在那里，一直坐着，让他的父亲和他一起坐在桌旁。

“威尔基，”老人说，“你去过这里的公共浴室没有？”

“没有，爸爸，还没有。”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等于12英寸，合0.3048米。

“哎，你要知道，格罗莉亚娜酒店有纽约最好的游泳池。八十英尺^①宽，蓝色的瓷砖。真漂亮。”

威廉见过那个泳池。它在去玩扑克牌游戏的路上，经过楼梯就能到。他不喜欢那种被墙围住的、消毒水的味道。

“你应该研究一下俄国和土耳其的浴室，还有太阳灯和按摩。我受不了太阳灯。不过按摩大有好处，而且当你直接下来做水疗时，没有什么比水疗法更好的了。普通的水就具有镇静安宁的效果，对于你来说，它要比世界上所有的巴比妥类药物和酒精都好得多。”

威廉思考后明白了，他父亲的帮助和同情至多到给予这个建议。

“我以为，”他说，“水疗法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

医生把这话当作儿子的一个玩笑，微笑着说：“嗯，它不会把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它对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没有按摩和蒸汽浴，我活不下去。”

“你也许是对的。我应当在这几天内去试一试。昨天傍晚，我的头快要炸裂了，我实在需要一点儿空气，我就去水库周围走了走，在运动

场上坐了一会儿。看孩子们玩跳房子和跳绳游戏，让我得到了一些休息。”

医生赞许地说：“好呀，啊，那才像是个好主意。”

“丁香花都谢了，”威廉说，“丁香怒放时是初夏。至少，在城市里是这样。大约每年的这个时候，糖果店拆掉橱窗，开始在人行道上卖汽水。可是，即使我是在这里长大的，爸爸，我再也受不了都市的生活，我想念乡下的生活。住在这里对于我来说，压力太大了。这里太容易让我激动。我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退休后没有到一个更安静一点儿的地方去。”

医生摊开放在桌子上的细瘦的手，他的手势是如此熟悉和典型，让威廉感到它真正触及他的生活的基础。“我自己就是一个都市少年，你必须记住。”阿德勒医生解释道，“但是如果你发现都市对于你来说是那么艰难的话，你应该离开。”

“我会离开，”威廉说，“一旦我能够找到合适的关系。与此同时——”

他的父亲打断他的话：“与此同时我建议你减少用药。”

“你太夸张了，爸爸。我其实没有——我给自己找一点儿帮助来对抗——”他几乎要说出“苦难”这个词了，不过他决意不再抱怨。

然而医生采取了一个错误的做法，他过于强硬地迫使别人接受他的劝告。这就是他必须给予他儿子的一切，所以他再一次给予他。“水和锻炼。”他说。

他想要一个年轻、聪明、成功的儿子，威廉想，因此他说：“哦，父亲，你好心给我这个医疗上的建议，可是蒸汽治不了我的病。”

威廉说话时突如其来的虚弱的语气、萎靡不振的脸色和被皮带勒住的臃肿的肚子，使得医生明显作出了退让。

“有一些新的麻烦事？”医生很不情愿地问道。

威廉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初步总结，他的整个身体都起了变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改变了脸色，眼睛湿润。“新的？”他说。

“你过于大肆渲染你的问题，”医生说，“不应该把它们变成一种职业。集中精力在真正的烦恼上面——致命的疾病，或意外事故。”老人的全部举止表明：威尔基，不要以此来找我的岔子，我有权利置身事外。

威廉祈求自己克制，他了解自己的软弱并且与之抗争。他同样知道，他父亲的个性怎么样。他开始委婉地讲述：“就其致命的部分而言，在坟墓这一边的每一个人，离死亡的距离都是相同的。不，我猜想我的烦恼并不完全是新的。我得为男孩们付两份保险单的保费。玛格丽特把账单寄给我了。她把一切负担都推给我。她的母亲给她留下一笔钱。她甚至不愿提交夫妻共同所得税申报单。我被困住了。还有其他等等。但是你以前听说过整个事情的经过。”

“我肯定听过，”老人说，“并且我告诉过你，别再给她这么多钱。”

在说话之前，威廉的嘴唇动了几下，默不作声，心中越来越堵：

“哦，可是我的孩子们，父亲。我的孩子们，我爱他们。我不愿他们缺少任何东西。”

医生以一种爱听不听的善意说：“好呀，自然如此。而且我打赌，她是那个保险受益人。”

“随她去吧。我自己不久就会死去，等不到收取一分这种钱。”

“唉，不错。”老人叹了口气，他不喜欢提到死亡，“我告诉过你，你的妹妹凯瑟琳——菲莉帕——又追在我后面了。”

“为什么？”

“她想要租一间画廊办展览。”

威廉生硬而公正地说：“这个，当然应该由你来决定了，父亲。”

圆头圆脑，长着一头细细的、羽毛般洁白的、像蕨草一样的头发的老人说：“不是，威尔基。那些画布上没有什么东西。我不相信它，它就是一个‘皇帝的新衣’的例子。我也许老得足以进入第二幼年期，但是至少第一期早已经过去。她四岁的时候，我相当乐意给她买蜡

笔。然而现在她是四十岁的女人，老大不小了，我不能再鼓励她沉溺于她的妄想之中。她不是当画家的料。”

“我当然不至于称她是天生的艺术家，”威廉说，“不过你不能因为她尝试某种有价值的事情而责备她。”

“让她的丈夫去纵容她。”

威廉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去公正地对待他的妹妹，而且他也诚心诚意地打算不伤害他的父亲，可是老人严厉而善意的装聋作哑，一如既往地对他产生影响。他说：“谈到女人和金钱，我是完全一无所知。是什么原因让玛格丽特这么做？”

“她想证明给你看，没有她你就一事无成，”医生说，“她的目的是用财务的压力让你回头。”

“可是如果她毁了我，爸爸，她怎么能够指望我回头呢？不，我有荣誉感。你没看见的是她要设法毁掉我。”

他的父亲瞪大了眼。在他看来，这是荒唐可笑的。威廉想，一个人一旦开始走下坡路，就会想他可能也要变成一个傻瓜，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傻瓜。他甚至引以为傲。但是那并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嘿，孩子？没有什么。我不责怪爸爸的态度。没有骄傲的理由。

“我无法理解。不过如果你感觉如此，为什么你不与她达成协议，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呢？”

“你是什么意思，爸爸？”威廉吃惊地说，“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你以为我不想解决问题吗？四年前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她——财产、家具、存款。我努力表示善意，可是没有任何结果。为什么我想要西瑟斯，那条狗，因为狗与我之间彼此非常依恋——离开我的孩子们已经是够惨的了——她完完全全地拒绝了我。并非她对那条狗有一丝一毫的关心。我想你没有见过它。它是一条澳大利亚牧羊犬。它们通常有一只茫然的或者发白的眼睛，外表会引起别人的误解，然而它们是最温顺的狗，在饮食和沟通方面具有不同寻常的优雅。至少让我有这条狗的陪伴吧。而她决不让。”威廉十分伤心。他用餐巾纸擦遍脸上的所有角落。阿德勒医生觉得他的儿子过度沉溺于感情之中。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能够打击我，她就打击我，好像她仅仅为此而活着。她的要求越来越多，并且还会更多。两年前，她想要回学校去获取另一个学位。这增加了我的负担，不过我想着最终这也许是一个明智之举，如果她能因此找到更好的工作。可是她仍然像从前一样从我这里拿走那么多钱。下一步她又想成为一位哲学博士。她说她家族的女人寿命长，我将不得不付出代价，我的余生都将不得不付出代价。”

医生不耐烦地说：“哎，这些是细节，不是原则。仅仅是细节，你可以不用考虑。至于那条狗！你把各种各样不相干的事情搅和在了一起。去找一个好律师吧。”

“可是我已经告诉过你，爸爸。我找了一个律师，她也去找了一个，他们两个律师商讨，然后把账单寄给我，我因为忧虑而变得憔悴。哦，爸爸，爸爸，我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困境里啊！”威廉十分痛苦地说，“瞧，律师们起草一份协议，星期一她说同意，星期二她想要更多的钱。一切又重新开始。”

“我一直认为她是个奇怪的女人。”阿德勒医生说。他感到，从一开始他就不喜欢玛格丽特，也不赞成这桩婚姻，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奇怪？父亲，我让你看看她是什么样的人。”威廉用被熏染成褐色的手指和啃咬过的指甲抓住自己粗粗的脖子，开始让自己窒息。

“你在干什么？”老人叫起来。

“我让你看看，她对我做了什么。”

“停下——停下来！”老人一边说，一边威严地敲着桌子。

“哦，爸爸，她恨我。我觉得她要勒死我。我无法喘息。她简直就是认定了我而要杀死我。她还在天边就可以杀死我。总有一天我会因为她而窒息或者中风倒地。我简直无法喘息。”

“把你的手从脖子那儿拿开，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他的父亲说，“别说胡话了。别指望我会相信巫术。”

“如果你想要那样称呼它，没关系。”他的脸红了又白，肿胀起来，费劲地喘着气。

“可是我告诉你，从我遇见她起，我就是个奴隶。《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仅仅是为了有色人种。像我这样的丈夫是戴着铁项圈的奴隶。教会团体到奥尔巴尼去监督法律。他们不允许离婚。法院说：‘你们想要自由，就必须双倍努力地工作——双倍，至少！工作！你们这些懒鬼。’于是人们为了钱而互相残杀，他们也许摆脱了一个仇恨他们的妻子，但是他们被卖给了公司。公司知道一个男人必须挣薪水，便充分地利用他。不要跟我谈论什么自由。一个富人可以自由，凭靠着一百万美元的净收入。一个穷人可以自由，因为没有人介意他干什么。然而一个处在我这种地位的人，就必须强忍着坚持下去，直到倒下，死亡。”

他的父亲回答说：“威尔基，这全都是你自己的错。你大可不允许它发生。”

威廉不再滔滔不绝地倒苦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哑口无言而又无能为力，他使劲呼吸，朝着父亲的脸费力地皱起眉头。

“我不理解你的问题，”老人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至此威廉已经失去理智，激动起来，他挥动双手，反反复复地说：“哦，爸爸，不要对我讲那种废话，不要对我讲那些。请不要对我讲那一套。”

“这是真的，”他的父亲说，“我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你的母亲和我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哦，你怎么能够拿母亲做比较，”威廉说，“母亲在帮你。她伤害过你吗？”

“不必像一场歌剧一样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威尔基，”医生说，“这仅仅是你的一面之词。”

“什么？这是事实。”威廉说。

老人听不下去了，他摇摇他的圆脑袋，把背心往下拉拉，盖住华丽的衬衫，靠在椅背上，派头十足。在听不见他们谈话的任何人看来，这一幕都像是一个中年人和他受尊敬的父亲之间的普通谈话。威廉像塔一样坐在那里，摇摇晃晃，身材高大，不修边幅，灰色的眼睛布满血丝，蜜黄色的头发缠绕成火焰似的形状，竖立在头上。不公正让他愤怒，让他乞求。他想要父亲的理解，他试图向父亲投降。他说：“你不能比较母亲和玛格丽特，也不能比较你和我，因为你，爸爸，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我从来没有成功过。”

医生苍老的脸上所有的镇静都不见了，变得僵硬而愤怒。他瘦弱的胸脯在红黑相间的衬衫下急剧地鼓起，他说：“不错。因为我努力工作，不放纵自己，不懒惰。我的父亲在威廉斯堡卖干货。我们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你明白吗？我知道我浪费不起我的机会。”

“我一点儿也不会承认我是懒惰的，”威廉说，“要说真有什么的话，就是我太努力了。我承认我犯了很多错误。比如我认为我不应该去做你已经做过的事情——学习化学。你已经学过。家里已经有了这样的人。”

他的父亲继续说：“我也没有和五十个女人交往。我不是好莱坞的明星。我没有时间去古巴度假。我住在家里，照顾我的孩子们。”

哦，威廉思索着，两眼朝天看。当初我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住在他的附近呢？纽约像一种气体，色彩在流动。我的头感到如此紧绷。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认为我想要拿走他的钱，或者我嫉妒他。他不了解我想要什么。

“爸爸，”威廉大声说，“你非常不公平。拍电影是错误的一步，是真的。但是我爱我的儿子们。我没有抛弃他们。我离开玛格丽特是因为我必须离开。”

“为什么你必须离开？”

“这个——”威廉说，拼命地想把许多的理由压缩为简单的几个字，“我必须——我必须。”

他的父亲突然令人吃惊地直率地说：“你和她上床时有没有麻烦？要是那样的话，你就应该坚持到底。每个人迟早都会有那样的情况。正常人忍耐一下，就过去了。可是你不愿意，所以现在你得为你那些愚蠢的浪漫想法付出代价。我把我的观点表达清楚了吗？”

非常清楚。威廉似乎反复地听见它，它来自各个方面，他向着不同的方向点头，边倾听边思索。最终他说：“我猜想那是医学上的观点。你也许是对的。我实在是不能和玛格丽特一起生活。我想要坚持到底，可是我变得非常懊丧。她走的是一条路，我走的是另一条。她不会像我一样，因此我试图像她一样，但我又不可能做到。”

“你肯定她没有叫你离开？”医生说。

“我倒希望她这样做。那么现在我的处境就会好一些。不，是我自己离开的。我不想离开，但是我又不能留下。必须有人先采取行动。我这样做了。如今我也成了替罪羊。”

医生预先避开他儿子可能找出的所有反对的理由后，他说：“你为什么丢掉罗贾克斯的工作？”

“我没有，我已经告诉过你。”

“你撒谎。你不应该结束你们的雇佣关系。你太需要钱。你一定惹上麻烦了。”瘦小的老人话语简洁，非常有力，“既然你必须谈谈，不能不提它，那就说出真相。有没有绯闻——和一个女人？”

威廉激烈地为自己辩护：“没有，爸爸，没有什么女人。我告诉过你这是怎么回事。”

“那么，也许是一个男人。”老人不怀好意地说。

威廉感到震惊，瞪着他，脸色苍白，脸颊炽热，嘴唇干燥。他的皮肤看上去有一点儿发黄。“我认为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回答说，“你不应该让你的想象随心所欲。自从你住在这里，在百老汇大道上以来，你必定认为你理解生活——那种新潮的生活。你也应当更好地了解你自己的儿子。现在让我们中断这个话题。”

“好吧，威尔基，我收回这句话。尽管如此，在罗克斯伯里肯定发生过什么事。你永远也回不去了。你刚才还在狂热地谈论如何去给竞争公司做代理。你不会的。我想，你干了什么损坏你名誉的事情。然而你有一个女朋友，她在期待你回去，不是吗？”

“在旅途中我时而会带一位女士出去，”威廉说，“我不是和尚。”

“没有一位特殊的？你肯定你没有卷入什么纠葛之中？”

威廉想，他努力要倾诉心声消除烦恼，结果反而不得不接受审查，以证明自己值得一句同情的话。因为他的父亲相信他做过各种荒唐的事情。

“在罗克斯伯里有一个女人，我和她约会过。我们相爱并且想要结婚，可是她等我离婚等到厌倦了。玛格丽特料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这位姑娘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必须和她一起去见神父，进行告解。”

这个最后的招供既没有触动阿德勒医生的同情心，也没有动摇他冷静而明智的头脑，更没有影响到他的脸色。

“不，不，不，不。都错了。”阿德勒医生说。

威廉再一次警告自己记住父亲的年纪。他不再是过去那个人。他经受不了烦恼。我如此地激动而说不出话来，并且总是堵得慌，看不清楚。什么时候我能摆脱这个困境，恢复镇定？从今往后你也会变得不一样。烦恼使身体衰退。

“你真的想要离婚？”老人说。

“我付出的代价应该让我得到一些什么。”

“那样的话，”阿德勒医生说，“我似乎觉得，正常人不能容忍一个女人这样对待自己。”

“唉，父亲，父亲！”威廉说，“和你在一起，总是发生千篇一律的状况。瞧瞧你是怎么引导我一路走过来的。你总是起初帮助我解决问题，同情我，诸如此类。这让我燃起希望，开始充满感激。然而还没有等到问题解决，我已经比以前沮丧一百倍都不止。为什么会那样？”

你并没有同情心。你想要把所有的过失都推卸给我。也许你这样做很明智。”威廉渐渐失去了控制：“你所思考的好像全是你的死亡。对于这个，我很遗憾。可是我也会死亡。我是你的儿子。首先，这不是我的错。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问题，对彼此都公平。不过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你不打算帮助我，为什么一开始你要站在我这一边呢？你想要了解我的问题，这是为什么，父亲？因而你就可以将所有的责任都放到我的身上——因而你就可以不必帮助我了吗？你想要我安慰你，有这么一个儿子吗？”威廉的胸中有一大堆结得很紧的冤屈的郁结，泪水涌进了眼睛，但是他没有让泪水流下来。实际上他看上去相当寒酸。他的声音粗重而含混不清，结结巴巴，无法将他糟糕透了的感觉表达出来。

“你这样无理取闹，”医生说，“因为你有你的某种目的。你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你期望什么？”

“我期望什么？”威廉说。他感觉好像他无法挽回一些东西。好像海浪中的一只球，被冲到无人能及的地方，他的克己自制消失了。“我期望帮助！”这些字眼通过响亮的、野蛮的、疯狂的叫声，从他的口中溜出来，吓了老人一跳，两三个正在吃早餐的人听见了，朝他们这个方向瞥了一眼。威廉发白的蜜黄色头发，随着脸部的肿胀，浓密而又高高地竖立起来，他说：“当我受苦的时候，你甚至都不难受。那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你不想参与我的任何事情。”

“为什么我一定要喜欢你的行为方式？不，我不喜欢。”阿德勒医生说。

“不错。你想要我改变自己。不过假设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会变成什么呢？我能够变成什么呢？让我们假定，我这一辈子对于我自己的了解都是错误的，我不是我以为的我。甚至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小心谨慎地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像土拨鼠一样，它的洞穴有好几个出口。然而现在我能做什么呢？我的大半辈子过去了。大半辈子！而现在你告诉我，说我甚至是不正常的。”

老人也失去了冷静。“你叫喊着要帮助，”他说，“你认为你必须去服兵役的时候，我每个月给玛格丽特寄一张支票。作为一个有家室的人，你本可以免除兵役。可是你偏不！没有你，战争无法开打，你必须让自己应征服役，在太平洋战区当办公室的勤杂工。任何一个职员

都能够干好你的工作。但你可能认为做一个美国大兵比什么都更好。”

威廉正准备答话，从椅子上半抬起熊一样笨拙的身躯，紧紧抓住桌子的手指张开，颜色苍白，然而老人不让他开口。老人说：“我看见这里和子女们住在一起的其他老人，如果子女们的状况不是非常好，老人们会一直援助他们，支持他们，作出大量的牺牲。可是我不打算犯那种错误。你没有想过，我死的时候——一两年以后——你仍然在这儿。我确实考虑过这一点。”

他原本打算说，他有权利不受打扰地过平静的生活。相反，他给威廉的印象却好像他的意思是，如果两个人当中，更好、更有用、更受到钦佩的那一个人，先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不公平的。或许他也有那个意思——有那么一点儿。不过，如果处于其他情况之下，他不会如此冷漠地说出这番话来。

“父亲，”威廉说，带着一种不寻常的坦率的恳求，“你以为我不了解你的感觉吗？我有同情心。我希望你永远活下去。如果你活得比我长，我完全没有问题。”他的父亲没有回答这一公开的声明，移开了目光，威廉突然喊道：“不，你恨我。如果我有钱，你就不会恨我了。老天爷做证，你必须承认。金钱改变一切。如果我是给你脸上增光的人，那样我们就会是好父亲和好儿子——由此你便能够在酒店里到处吹嘘和夸耀我。但我不是这样的好儿子。我太老了，我太老而且太不走运。”

他的父亲说：“我不能给你钱。如果我一旦开了口子，就会没完没了。你和你的妹妹就会拿走我所剩的每个子儿。我还活着，没有死。我还在这儿。人生还没有结束。我和你，或者任何人一样有活力。我不想要任何人成为我的负担。走开！我给你同样的忠告，威尔基。不要让任何人成为你的负担。”

“守着你的钱吧，”威廉痛苦地说，“守着它，享受它。那就是你需要的东西！”

第四章

笨蛋！白痴！野猪！蠢骡！奴隶！龅龅的、在泥水中打滚的河马！威廉这样称呼他自己，他弯曲的双腿支撑着他从餐厅往外走。他的自尊心！他极度愤怒的感情！他的乞求和软弱！他和老父亲的互相羞辱，让所有事物都变得混乱。啊，他是多么地可怜、可鄙和可笑！他记得当时他是如何以严厉的指责口吻说出“你应当更好地了解你自己的儿子”的——唉，这话多么老套，令人厌恶。

他迫不及待地 from 明亮刺眼的餐厅中走出来。他极其激动。脖子、肩膀和整个胸部都感到疼痛，好像被绳子紧紧地捆住一样。他的鼻子闻到了眼泪的咸味。

但是同时，自从威廉的内心深处受到他自己的怀疑以来，他从他的思维内某个遥远的因素中接收到一种暗示：人生的职责，真正的职责，唯一重要的职责，最高的职责——背负他特殊的重担，感受羞愧和无能，品味强压下去的泪水——正在完成中。或许犯错体现的正是他人生的目的和存在的本质。或许他命该在这个尘世上犯错误，并且因为这些错误而遭受痛苦。尽管他因为珀尔斯先生和他的父亲崇拜金钱，而把自己提升到高于他们的水平，但他们仍然被驱使着去精力充沛地行动，这要胜过吼叫哭喊，祈求乞讨，行动散漫，一错再错，断断续续，遭逢人生中棘手的问题，最终沉入水底——那应该是命运多舛，还是很好的解脱？

他又一次对他的父亲感到愤怒。其他有钱人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希望看见他们的钱被用来做一些好事。的确，他不必资助我。可是我要求他那样做过吗？我真的要过钱吗，不管是为了玛格丽特，还是为了孩子们，或是为了我自己？那不是钱，而仅仅是帮助；甚至不是帮助，只不过是感情。他也许试图教导我，一个成年人应该祛除这种感情。感情让我在罗贾克斯公司碰到麻烦。我的感情让我觉得我属于公司，当他们把格伯招进来，当他的职位比我高时，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爸爸认为我太单纯了。可是我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单纯。他的感情怎么样？他一秒钟都没有忘记死亡，正因如此他才变成这个样子。不仅死亡一直挂在他的心头，而且他通过金钱强迫我也考虑死亡的问题。这赋予他控制我的权力。他强迫我那样，强迫他自己，然后他感到痛心。如果 he 是个穷人，我可以照顾他并且证明这一点。我也能够

照顾别人，只要我有机会。他将会发现在我的内心有多少爱和尊敬。这也会使他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他会把他的手放在我身上，给我祝福。

一个戴着镶可可色宽边的灰色草帽的人，在酒店的大堂里跟威廉打招呼。灯光昏暗，脚下的红地毯斑斑点点，这里有绿色的皮革家具，有黄色的间接照明。

“嘿，汤米。喂，你瞧。”

“对不起。”威廉说，试图伸手去拿酒店的内部电话。这就是塔姆金医生，威廉正打算给他打电话。

“你的脸上有一种十分困扰的表情。”塔姆金医生说。

威廉想，他在这里，他就在这里。要是我能够看透这个家伙多好。

“哦，”他对塔姆金医生说，“我有这样的表情？好吧，管他是什么表情，凡是你能说得出的，我肯定有。”

见到塔姆金医生，使他意识到和父亲的争吵结束了。他发现自己流入了另一个渠道。

“我们在干什么？”他说，“今天猪油会怎么样？”

“不要为那事自寻烦恼。我们必须做的就是不要卖掉它，它肯定会上涨。不过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恼火，威廉？”

“哦，我的一件家事。”这正是一个时机，可以重新审视一下塔姆金医生。他仔细地观察塔姆金，可是这种新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可以想象，塔姆金就是他自己声称的一切，所有的流言蜚语都是不真实的。然而，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科学家呢？假如他不是的话，这或许是一个案件，可以供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进行调查。他是一个骗子吗？那是一个微妙的问题。甚至一个骗子，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是可信赖的。他能够相信塔姆金吗——他能够吗？他发狂地寻求答案，却徒劳无益。

然而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他不得不相信塔姆金。他经过长久挣扎后作出决定，已经把钱交给了对方。暂时把明智的判断放

在一边。他已经精疲力竭，决定已非决定。这件事怎么会发生？可是他的好莱坞生涯又是如何开始的？并不是因为莫里斯·威尼斯——他原来是个皮条客。那是因为威廉自己犯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的婚姻也是一样。不知怎么的，他的人生便通过这些决定而形成。所以，在塔姆金医生身上，他尝到一种奇特的宿命的味道，从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可能再保得住他的钱了。

五天以前，塔姆金说：“明天和我见面，我们去股票市场。”因此威廉不得不去。十一点钟，他们走到经纪人事务所。在路上，塔姆金向威廉透露了一个新情况，他说虽然这是双方对等的合伙人关系，但他此刻还不能支付他的那一半钱，因为他的钱用来投资了他的一个专利，一个星期左右不能挪作他用。今天他要少交两百美元，下个星期他会补上。不过，当然他们两人都不需要来自股市的收益。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提议，塔姆金说。威廉不得不回答：“当然。”已经来不及退出了。他又能够做什么呢？接着就是正式交易的部分，这个交易令人害怕。塔姆金的支票上的那种绿色看上去不太对头，这是一种伪造的、让人感到沮丧的颜色。他的笔迹奇特，甚至可以说怪异——“e”像“i”，“t”和“l”一个样，而“h”好像黄蜂的肚子。他写字好像一个四年级的学生。不过，科学家们主要与符号打交道，他们打印出文字。这是威廉的解释。

塔姆金医生给了他一张三百美元的支票。威廉处于头晕目眩和惊厥痉挛的心理失常状态中，在写出他的一千美元支票的时候，用力按了又按，试图让手停止颤抖。他紧闭嘴唇，庞大的脊背蜷缩着，趴在桌子上，用似乎要断裂的、受到惊吓的手指书写着。他心中明白，假如塔姆金的支票被拒付而退回，他自己的支票便也不能兑付。他唯一聪明的做法就是将支票上的日期推迟一天，给绿色的支票留出时间兑现过户。

接着，他在一份授权书上签名，授权塔姆金用他的钱去做股票投机，这甚至是一份更加令人害怕的文件。关于这份文件，塔姆金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可是他们已经在这儿了，非得签署这份文件不可。

签名之后，威廉采取的唯一预防措施，就是回到那个经纪人事务所的经理那里，私下问他：“嗯，关于塔姆金医生。几分钟之前我们在这里，还记得吗？”

那天滴滴答答下着雨，雾气弥漫，威廉借口要赶去邮局一趟，离开了塔姆金。塔姆金独自去吃午餐，而威廉又回到这里，上气不接下气，帽子往下滴着水，问经理是否记得他，尽管没这个必要。

“是的，先生，我认识你。”经理说。他是一个冷淡、温和、身材消瘦的德国人，衣着打扮恰到好处，脖子上挂着一副观剧用的小型望远镜，用来读股票布告板。他是一个举止极度得体的人，只是早晨从不剃须修面，大概是并不在乎在那些人眼中——在那些愚蠢的人、年老的人、投机商人、好赌之徒和百老汇上城游手好闲的人眼中——他的形象看上去怎么样。股票市场三点钟停业。也许，威廉猜想，长着浓密胡须的他，稍后带一位女士出去吃晚餐的时候，想要让刚修过面的自己显得精神饱满。

“只是想问一个问题，”威廉说，“几分钟之前，我签署了一份委托书，让塔姆金医生可以为我投资。你给了我一份空白文件。”

“没错，先生，我记得。”

“这就是现在我想要了解的，”威廉说，“我不是律师，我只是匆匆看了一下文件。这份委托书会授予塔姆金医生权利，代理我的其他资产——金钱，或者房地产吗？”

雨水从威廉变了形的透明雨衣上滴落。他的衬衣纽扣似乎总是很小，部分破碎了，好像一个个珍珠色的月牙儿，肚子上的一些浓密的深金色汗毛很醒目。经理有权利隐瞒他对于威廉的看法，他精明，老练，得体（尽管不剃须修面），除了放到他的办公桌上的与交易有关的事务之外，他几乎不说什么。他一定能从威廉身上认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然后才作出决定，而这个决定，他在不同的时间内否决过至少二十次。银灰色的头发，冷静，稳重，修长的身形，经验丰富，无动于衷，观察力敏锐，没有修面却依然优雅，他几乎一眼都没看面前因为极端的局促不安而颤抖的威廉。经理的面色很浅，有个长鼻子，担当感知的部分；他的眼睛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减少其他五官所占面部的比例。这是一个与鲁宾相似的人，属于那种知道、知道、什么都知道的人。他，一个外国人，什么都知道；威廉，在自己出生的城市里，却一无所知。

经理说：“不，先生。没有授予他那种权利。”

“给他的授权仅仅是代理我支付给你的资金吗？”

“是的，没错，先生。”

“谢谢你，那正是我想要弄明白的。”威廉感激地说。

经理的回答安慰了他。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价值。完全没有。因为威廉没有其他的资产。他给塔姆金的是他最后的一点儿钱。无论如何都没有足够的钱偿还他的债务，威廉估计，下个月的现在他可能也要破产了。“不是一文不名，就是十分富有。”他就是那么认为的，这个准则鼓励他去赌一把。好吧，不必富有，他不曾期望富有，不过也许塔姆金真的能够指点他在股市里赚取他所需要的金钱。然而到这时，他已经忘记了他自己的估算，仅仅意识到他有可能输掉他的七百美元，直到一分不剩。

塔姆金医生所持的态度是，他们是一对绅士，正在对猪油和谷物的期货交易进行试验。金钱，几百美元，对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算什么。他对威廉说：“看着。你将会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并且奇怪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进入股市。你以为华尔街的家伙们都是非常聪明的——天才吗？那是因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从心理上害怕思考种种细节问题。告诉我，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如果你不明白你汽车的引擎盖下面发生了什么问题，你就要担心，万一引擎出了故障会出现什么状况。我说得不对吗？”不，他说得没错。“那么，”塔姆金医生说，嘴巴周围露出一副大获全胜的表情，几乎带着些微揶揄，“这是同样的心理学原理，威廉。他们富有，是因为你不了解发生了什么。可是这并不神秘，只要投入一点儿金钱，运用某些观察的原则，你便能开始理解它。这是不可能抽象地学习到的。你必须承受一种试验样本的风险，以便你去感受交易的过程、货币的流动和整个综合的体系。要体验水草的感觉，你就必须进入水中。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将获取百分之百的利润。”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威廉不得不假装他对股票市场的兴趣是理论上的。

“那么，”此时在酒店大堂内遇见他时，塔姆金说，“是什么问题？这件家事是什么？告诉我。”他把自己当作一位敏锐的心理科学家。每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威廉都不知道回答什么。无论他说什么或做什么，塔姆金医生似乎都能看穿他。

“我和爸爸吵了几句嘴。”

塔姆金医生发现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一个永恒的千篇一律的故事，”他说，“父母和子女的原始冲突。它不会结束，永远不会。甚至是像你父亲一样的完美的老绅士。”

“我认为它不会结束。我这辈子都没有能耐和他争吵出什么结果来。他反感我的感情。他认为它们是肮脏的。我让他心烦，他对我发脾气。不过也许所有的老人都是一个样儿。”

“儿子也同样如此。任选他们当中的一方，”塔姆金医生说，“全都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有这样一位完美的年高德劭的老父亲。这应该带给你希望。他活得越久，你的预期寿命就变得越长。”

威廉沉思着回答：“我猜想是这样吧。可是我认为我更多地遗传了我母亲的一方，她五十来岁就死了。”

“我正在治疗的年轻人和他的父亲之间出现了问题——我刚刚做完一个咨询。”塔姆金医生一边说，一边摘下他的深灰色的帽子。

“在上午这么早的时候？”威廉怀疑地说。

“当然是在电话里。”

脱去帽子的塔姆金是什么样的人啊？间接照明显现出他的多重复杂性：光头，海鸥般的鼻子，有点儿英俊的眉毛，自负的小胡子，骗子般的棕色眼睛。他体形粗壮，僵直，脖子短，因此很大的球形后脑勺碰到了衣领。他骨骼的构成很奇怪，好像被扭曲在一起两次，而一般人的骨头只有一次。他的肩膀耸起，好像两个宝塔尖。他身体的中部很粗。他站在那里，脚趾向内弯呈内八字形，也许这是一种迹象，表明他不够光明正大，或是有很多东西要隐藏。他手上的皮肤显得衰老，他的指甲底部没有小月亮，凹陷，像爪子一样，看上去似乎有点儿剥离。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像海狸毛，充满奇怪的纹路。两只棕色的大眼球看上去很体贴关切——可是它们真是那样吗？而且诚实——然而塔姆金医生诚实吗？他的眼睛具有催眠的能力，但并不总是有效力，威廉也不确信那是完全自然的。他觉得，塔姆金医生运用精心策划的技巧，设法让他的眼睛惹人注目，努力要证实他催眠的效果。偶尔失败或意气消沉的时候，他的面部感觉就会被向下传递到肥厚的（可能是愚蠢的）红色下唇。

威廉想要谈论猪油的股票，可是塔姆金医生说：“我这个父亲与儿子的案例可以对你有些启发。这个案例中的父亲和你的爸爸是完全不同的心理学类型。这个男孩的父亲认为男孩不是他的儿子。”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他发现了儿子母亲的某些逸事，她和他们家族的一个朋友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长达二十五年。”

“哎，你知道什么！”威廉说。他没有说出来的想法是：纯属胡说八道。除了胡说八道，还是胡说八道！

“你必须注意，这个女人也是多么有趣。她有两个丈夫。孩子们是谁的呢？那个家伙当场逮住了她，她交出一张署名的忏悔书，招供出四个孩子中的两个不是这个父亲的。”

“真是令人吃惊。”威廉说，不过他说话的态度有点儿冷淡。他总是从塔姆金医生那里听到这些故事。如果你相信塔姆金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事情就都是这样。酒店里的每一个人都精神失常，有不为人知的历史和隐藏的疾病。售报处的鲁宾的妻子应该由卡尔来供养，卡尔就是那个大喊大叫、高谈阔论的玩扑克牌游戏的人。理发店的弗兰克，还在法国轮船码头等待他的老婆下船的时候，她已经跟着一个美国大兵消失不见了。每一个人都像扑克牌上的面孔，总之上下两边颠来倒去都是一个样。每一个公众人物都有性格神经症。所有人里面精神失常最严重的是商人，他们冷酷无情，招摇过市。喧嚣吵闹的商人阶层，以他们严厉苛刻的规矩、厚颜无耻的谎话、无人相信的荒谬语言来统治这个国家。他们比任何人都疯狂。他们散播瘟疫。想到罗贾克斯公司，威廉倾向于赞同许多商人都是精神错乱的。他认为，别看塔姆金有很多怪癖，但还是说出了几分真实，为一些人做了那么一点儿好事。听说有瘟疫存在，这证实了威廉的怀疑，他说：

“我完完全全地赞同你的意见。他们用任何东西做交易，他们窃取所有的一切，他们愤世嫉俗到了骨子里。”

“你必须了解，”塔姆金继续谈论他的病人，或者是他的客户，“那位母亲的忏悔不可靠。那是受到强迫的忏悔。我试图告诉那个年轻人，他不必为虚假的忏悔而烦恼。可是如果我向他摆明事理，又会给他什么帮助呢？”

“不会吗？”极度焦虑的威廉说，“我认为我们应当到股票市场去了。它很快就要开市了。”

“哦，得了吧，”塔姆金说，“还没有到九点呢，无论如何，头一个小时不会有多少交易。直到十点半，芝加哥的股市交易才会火热起来。不要忘记，他们要比我们晚一个小时。不管怎样，我说猪油要涨，它就要涨。相信我的话。我对它背后的内疚-攻击周期进行了研究。我应当知道有关交易的某些东西。把你的衣领拉直。”

“可是同时，”威廉说，“我们这个星期已经遭到惨败。你肯定你的眼光是最准的吗？当你的眼光不是那么准确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停止投资，等待一下。”

“你没有意识到，”塔姆金医生告诉他，“你不可能笔直地走向胜利吗？你通往胜利的路线是起伏波动的。从欧几里得得到牛顿是直线。现代研究的是曲线。在我自己的账户上，兽皮和咖啡都一败涂地。但是我有自信。我确信我会准确预测它们。”他冲着威廉勉强一笑，友好，镇定，精明，如男巫一般，傲慢，神秘，强势。他看出威廉的担心，对此一笑置之。“这是很有意思的，”他评论说，“目睹竞争因素如何在不同的人身上显现。”

“那又怎样？我们走吧。”

“可是我还没有吃早餐呢。”

“我已经吃过了。”

“得啦，喝一杯咖啡。”

“我不想遇见我的爸爸。”透过玻璃门，威廉看见他的父亲从另一个出口离开了。威廉思忖，他也不想撞见我。他对塔姆金医生说：“好吧，我和你一起坐会儿，不过我们得赶紧一点儿，因为我希望到了股票市场以后，那里还有座位。很多人都会赶在你的前面。”

“我想要告诉你关于这个少年和他的父亲的事。非常有趣。这位父亲是个裸体主义者。这家人在家里都裸体。或许儿子的母亲觉得身穿衣服的男人很有魅力。她的丈夫也不赞成剪头发有益处。他是牙科执业医生。在办公室里他穿着马裤和靴子，戴着绿色遮光眼罩。”

“哦，不要再说了。”威廉说。

“这是一个真实的病历。”

没有任何预兆，威廉开始笑。他自己也没有预感到他会变得幽默起来。他的脸色变得温暖而愉快，他忘记了他的父亲、他的焦虑。他像熊一样，从牙齿中间发出快乐的喘息声：“听上去好像一个专治马的牙医。他无须穿上裤子去医治一匹马。现在你还打算告诉我什么？他的妻子演奏曼陀铃吗？他的儿子加入了骑兵队吗？哦，塔姆金，你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家伙。”

“哦，你认为我在逗你开心，”塔姆金说，“那是因为你熟悉我的的人生观。我讲的是事实。事实总是骇人听闻的。我再说一遍。事实总是骇人听闻的！”

威廉不愿坏了他的好心情。这个医生几乎没有什么幽默感。医生认真地看着他。

“我跟你赌一大笔钱，”塔姆金说，“关于你的事实也很骇人听闻。”

“哦——哈，哈！你想要这些？你可以把它们卖给一家真正的忏悔杂志。”

“人们忘记了他们作出的那些事情是多么骇人听闻。因为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所以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它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历中。”

威廉笑了笑：“你肯定这个男孩告诉你真相了吗？”

“是的，因为我认识这一家人很多年了。”

“你给你自己的朋友做心理咨询？我不知道那样做是被允许的。”

“这个，在这一行里我是个激进分子。无论在哪里，只要我能够，我就必须做好事。”

威廉的脸再一次显得沉重和苍白。发白的金发厚实地耷拉在脑袋上，放在桌子上面不自在的手指紧紧握着。骇人听闻的，可奇怪的是，这

也很乏味。你是怎么把它揣摩出来的？它和经历混合在一起。有趣然而没趣，真实然而虚假，漫不经心然而牵强附会，这就是塔姆金。一听见他用干巴巴的口气说话的时候，威廉便对他起疑心。

“对于我来说，”塔姆金医生说，“不需要酬金的时候，我的工作效率最高。当我只是出于爱心，没有财物上的报酬的时候。我让自己不受社会，尤其是金钱的影响。我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补偿，将人们带入此时此地，带入真正的宇宙。这就是当前的时刻。过去对于我们毫无用处，未来充满焦虑，只有现在是真实的——此时此地，抓住时机。”

“好吧，”威廉说，认真劲儿又回来了，“我知道你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我喜欢你关于此时此地的说法。那些来见你的人也全都是你的朋友和病人吗？比如那个高高的、端庄大方的姑娘，就是那个总是穿着漂亮的百褶裙、系着腰带的？”

“她是癫痫病患者，一种最厉害、最严重的病状。我正在给她治疗，很成功。她已经六个月没有发作，过去她一个星期就要发作一次。”

“那个年轻的摄影师，那个给我们看那些巴西丛林的影片的，他和她有什么关系吗？”

“她的弟弟。他也接受了我的照料。他有一些糟糕的患病倾向，当你有一个患癫痫病的姐姐的时候，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在他们极其需要帮助之际，我走进了他们的生活，然后开始管教他们。曾经有一个比她大四十岁的男人总是控制她，每当她有迹象试图离开他的时候，他便大发脾气。要是你了解在纽约城里发生的事情的百分之一就好啦！你看，孤独的人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动物，我能理解那种感觉。夜幕降临时，他想要像狼一样在窗口嗥叫。我完完全全地照料着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姐姐。我必须让他镇定下来，否则的话，第二天他就会从巴西到澳大利亚去。我让他停留在此时此地的方法，就是教他希腊语。”

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什么，你懂希腊语？”

“我在开罗的时候，一个朋友教我的。我跟他一起学习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免终日无所事事。”

也被称为糖屋帮，是一个由私酒贩子和抢劫犯组成的犯罪团伙，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美国底特律。

威廉试图接受这些新的声明，并且对它们加以考证。夜幕降临时，像狼一样在窗口嗥叫，在他听来像是真的。那是真正值得想一想的事情。可是希腊语！他意识到塔姆金正在观察他的反应。更多的要素正在不断地被添加进塔姆金的叙述里。几天以前，塔姆金暗示，他在黑社会混过，是底特律紫色帮^①的一员。他一度是托莱多一家心理诊所的负责人。他和一个波兰籍的发明家在一艘永不沉没的轮船上工作过。他还当过电视行业的技术顾问。在一个天才的一生中，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发生。然而它们会发生在塔姆金身上吗？他是个天才吗？他经常说，他给某些埃及皇室成员做过心理医生。“不过人人都一样，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贵族。”他告诉威廉，“贵族对于生活的了解更少。”

在加利福尼亚，他治疗过一位埃及公主，他向威廉描述过她的身心失调到了可怕的程度，公主聘请他跟她一起回到那个古老的国度，在那里，许多她的朋友和亲戚都成了他的病人。他们把尼罗河边的一座别墅给了他。“出于职业道德上的原因，我不能告诉你很多有关他们的细节。”他说。可是威廉已经听说过所有这些细节，如果是真的，它们都是既奇怪又骇人的。如果是真的，他不可能不怀疑。举例来说，那个将军一定要穿上女士的长筒丝袜，要不然就光着身子站在镜子前，以及其他等等。听到塔姆金医生说的那些事实那么离奇，威廉必须将他的话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但他翻译得不够快，或是无法找到和他听见的相符合的措辞。

“那些埃及的大人物也在股票市场投资，为了闹着玩。他们要额外的钱有什么用？通过与他们交往，我自己差一点儿就成为百万富翁，如果我行事聪明一些的话，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可能早已是大使了。”美国的，还是埃及的大使？“我的朋友向我透露了棉花的行情，我随即大量地买进。我并没有那么多的钱，不过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我。他们也没有想到，在他们这个社交圈子里的人会没有钱。这桩买卖是在电话上做成的。接着，当这批棉花还在海上的时候，棉花的价格涨了三倍。这个原料突然变得如此值钱，全世界的棉花市场一片混乱，他们想知道谁是这一大批货物的主人。我！他们调查我的信用，发现我不过是个医生，便取消了我的订单。这是不合法的。我起诉了他们。不过既然我没有钱与他们打官司，我就把起诉权以两万

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华尔街的律师。他打了这个官司并且赢了。他们与他庭外和解，付了他一百多万美元。可是在从开罗飞回来的途中，飞机坠毁。飞机上的所有人全死了。我从良心上感到内疚，觉得自己是那个律师的谋杀者。尽管他是一个坏蛋。”

威廉想，我一定是个真正的傻瓜蛋，坐在这里听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我猜想我对谈论生活中比较深层的东西的人，甚至是对那种人谈论的方式入迷。

“我们从事科学的人谈到不合理的过失，威廉，”塔姆金医生说，好像威廉是他班级里的一个学生，“在这样一种处境中，因为金钱，我希望他受到伤害。我意识到这一点。现在不是描述全部细节的时候，但是金钱让我内疚。金钱和谋杀，两者皆以‘M’为开始。机器和恶作剧也是。”

英语中，金钱（money）、谋杀（murder）、机器（machinery）、恶作剧（mischief）、慈悲（mercy）、仁爱之心（milk-of-human-kindness）皆以“m”开头。

威廉在心中随意地想了想，说：“慈悲怎么样？仁爱之心？”

“到现在，有一个事实应该向你讲清楚。赚钱是侵略行为。这是整个的要点。功能主义的解释是独一无二的。人们进入股票市场厮杀。他们说：‘我要大赚一笔。’这不是偶然的。只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勇气去杀人，于是他们建构了它的一个象征：金钱。他们凭借幻想大开杀戒。现在，计算和数字一直是一种施虐狂的行为，如同攻击。在《圣经》中，犹太人不允许你计算他们的数目。他们知道这是残酷成性的。”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威廉说。一种奇怪的不安撕扯着他。天气渐渐变得太热，他的头脑感到有点儿迟钝：“什么使得他们想要杀人？”

“不久，你就会懂得其中的含义了。”塔姆金医生向他保证。他那令人惊奇的眼睛带有某种棕色皮毛似的含蓄的冷淡，数不清的水晶般的绒毛，或是发光的针状物，在灵活的眼珠上闪烁：“如果不先花好几年时间学习，研究人类和动物行为的基本原则，以及有关生命的化学

的、生物的、精神的深奥秘密，那么你就不可能理解。我是一个心理学诗人。”

“如果你是这么一种诗人的话，”威廉说，他的手指正在口袋里摸索小信封内的酚类胶囊，“你在股票市场上做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许我更擅长投机，因为我不在乎。基本上，我不是十分强烈地希望赚钱，所以我带着一颗冷静的头脑来投机。”

威廉想，哦，当然啦！那就是答案，是吗？我打赌，如果我的态度强硬一点儿，他就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让步。他会在我的面前卑躬屈膝。他偷偷地看着我，看看我是否会上当受骗！威廉喝了一大口水，吞下酚类药。药咽下去之后，他的眼眶渐渐变红。于是他感觉镇定多了。

“让我看看，我是否可以给你一个让你满意的答案。”塔姆金医生说。煎饼放在他面前。他往煎饼上涂抹黄油，倒了一些褐色的枫糖浆，把煎饼一切为四，开始吃起来，嘴里的肌肉用力地活动着，上下颌关节处不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他用餐刀柄顶住自己的胸口说：

“在这儿，人的内心——我的，你的，每一个人的——不只存在着一个灵魂。人的内心里存在着很多灵魂。可是主要的灵魂有两个：真实的灵魂和伪装者的灵魂。哈！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他必须热爱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他感觉他必须走向外界。‘如果你不能爱，你是什么样的人？’我的话你能听懂吗？”

“是的，医生，我想我能够听懂。”威廉一边听着，一边说，尽管带点儿怀疑，但依然费力地听着。

“‘你是什么？’什么也不是。这就是回答。什么也不是。在内心深处——什么也不是！因此，你当然无法忍受这一点，你想要成为什么，并且你尝试了。可是那个人非但没有成为这个什么，反而欺骗了每个人。你不可能那样严格地对待你自己。你有一点儿爱。比如你有一条狗（西瑟斯！），或者给慈善活动捐一些钱。那不是爱，对吗？它是什么？不折不扣的自我主义。这是一种热爱伪装者灵魂的方式。虚荣心。它仅仅是虚荣心而已，就是这样。还有社会制约。伪装者的灵魂的利益，和社会生活、社会机构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悲剧。哦，这是可怕的！太可怕了！你不自由。你自己的背叛

者就在你的内心，出卖了你。你必须像奴隶一样服从他。他让你像马一样劳作。为什么？为谁？”

“是啊，为什么？”塔姆金医生的话获得了威廉内心的共鸣。“我完全同意，”他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自由？”

“伪装者的灵魂的目的是让这一切继续进行下去。真实的灵魂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一个。它受苦，生病，它认识到不能热爱伪装者。因为伪装者就是一个谎言。真实的灵魂热爱事实真相。当真实的灵魂感觉受到了欺骗，它就想要杀死伪装者。爱转变成了恨。于是你变得很危险。你变成一个杀手。你必须杀死骗子。”

“这会发生每一个人的身上吗？”

医生简单地回答：“是的，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当然，为简单起见，我谈到的是灵魂。它不是一个科学术语，不过它能帮助你理解。杀人者在杀人时，他想要杀死的是他身上那个欺诈和蒙骗他的灵魂。谁是他的敌人？他。谁是他的爱人？同样是他。所以，一切自杀都是谋杀，一切谋杀都是自杀。它是唯一的和同一的现象。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伪装者的灵魂取走真实的灵魂的精力，使后者虚弱，就像一个寄生虫。这种情况无意识地、未觉察地发生在生物体的深处。你学过寄生虫学吗？”

“没有，我的爸爸是医生。”

“你应该读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

威廉说：“可是这意味着这个世界充满谋杀。因此这不是世界，倒有几分是地狱。”

“确实是，”医生说，“至少有几分是炼狱。你行走在尸体上。他们到处都是。我能够听见他们绝望之余的哭喊，他们的双手扭绞着。我听得见他们，可怜的人兽。我禁不住要听。我的眼睛注视着这个炼狱。我也不得不哭喊。这是人类的悲喜剧。”

威廉努力捕捉他的幻觉。在他看来，塔姆金医生再次变得不可信赖，威廉怀疑他。“哎，”威廉说，“还是有善良的、平凡的、有益的人

的。他们离开城市，住在乡村。到处都是。不管怎样，你读的是哪一类关于疾病的东西？”塔姆金医生的房间里全是书。

“我读最好的文学、科学和哲学。”塔姆金医生说。威廉注意到在他的房间里，甚至连电视天线都架设在一堆书上面。“柯日布斯基、亚里士多德、弗洛伊德、W. H. 谢尔登，以及所有伟大的诗人。你回答我问题的方式就像一个外行人。你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非常有趣。”威廉说，他知道他还没有认真思考过任何事情，“可是你不必把我想成一个傻瓜。我也有主意。”他扫了一眼时钟，知道股票市场很快就要开市了。他们还能抽出几分钟。还有很多事情，他想听听塔姆金的说法。他明白塔姆金说的话并非完美无缺，然而从事科学的人往往并不是很有文学素养的。使他感到敬畏的，是塔姆金关于两种灵魂的描述。他在汤米身上看到伪装者，甚至威尔基可能也不是他自己。会不会他真实的灵魂的名字，是他年老的祖父曾经叫过的那一个——韦尔韦特？不管怎么样，灵魂的名字，必须只能是那个——灵魂。灵魂看上去像什么？我的灵魂看上去像我吗？有没有一个灵魂看上去像我的爸爸？像塔姆金？真实的灵魂从哪儿获得力量？为什么它必须热爱事实真相？威廉被这些问题折磨着。他努力想忘却这种折磨。他暗自祈祷塔姆金医生给他一些有用的建议，以改变他的人生。“不错，我理解你的意思，”他说，“它对我起作用。”

“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聪明，只是你至今还完全没有学习过它。事实上，你的人格很有深度，具有深邃的创造力，也有深切的不安。我一直关心你，我治疗你已经有些时日了。”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并没有感觉到你做了什么。你什么意思？我不愿意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治疗。我拿不定主意。怎么啦？你认为我不正常吗？”他内心真是充满矛盾。医生关心他，他很高兴。这正是他热切渴望的，有人应该关心他，祝愿他顺心如意。他想要好意和仁慈。但是——这时他以独特的方式缩回宽厚的肩膀，手缩进衣袖里，脚在桌子底下不安地移动——他也很担心，甚至有些愤愤不平。塔姆金有什么权利在没有询问过他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干涉？这个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特权生活？他拿走别人的钱，用来做投机买卖。人人都在他的看护之下。每个人都对他毫无秘密可言。

塔姆金医生用他疲乏呆滞的、捉摸不透的深棕色眼睛看着威廉，塔姆金的光头发亮，红色的下唇下垂，说道：“你的内心经常感到内

疾。”

威廉无助地承认，感到他的宽脸开始发热。“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不过就我个人而言，”他补充说，“我不觉得自己像一个杀人凶手。我一直设法不去理会别人，是其他人招惹我，让我感到压抑——你是知道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对于你来说都一样，我宁愿在你开始给我治病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哎，塔姆金，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他们都已经拿出午餐的菜单了。你要不要在支票上签名？我们走吧！”

塔姆金按照他所要求的做了，然后他们站起身来。经过记账员的办公桌时，塔姆金拿出一大卷半透明的纸，说：“这些是股票交易的收据，是一些复印件。你最好保存好它们，因为这个账户在你的名下，你申报所得税的时候需要它们。这里是一份手抄件，上面是我昨天写的一首诗。”

“我要在记账台给我的父亲留点儿东西。”威廉说。他把酒店的账单放进一个信封，附上一张便条：“亲爱的爸爸，请帮我付这一个月房租，你的，W。”记账员的侧影像愠怒的拳击手，脖颈僵硬，他看着记账员把信封推进他父亲的信箱。

“我可以问你一下，为什么你和你爸爸吵嘴吗？”塔姆金医生说，踌躇不前，等在那里。

“关于我的前途。”威廉说。他匆忙地走下楼梯，步伐迅速，像一座塔在移动，手放在裤子口袋内。他羞于讨论这个话题：“他说我不能重新做回我的老本行，其中一定有原因，确实是有原因的。我告诉每一个人，我将做到公司的高级职员。我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公司有过承诺的。可是就因为那个女婿，他们没有信守诺言。我吹牛了，让自己看上去很成功。”

“如果你足够谦卑，你可以回去。不过那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将让你在股市上赚钱，过得舒舒服服。”

纽约百老汇大街的北段，一般为犹太裔中下阶层的居住区。

他们走进上百老汇 的阳光中，在尘土和烟雾中，天气并不晴朗，热气腾腾的，挤得满满当当的公共汽车喷出的虚无缥缈的尾气，在视线

水平的高度上清晰可见。威廉照旧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

“只是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威廉说，“如果你的亏损大于保证金，会怎么样？”

“不用担心。他们有超现代化的电子记账机器，它不会让你负债。它会自动地让你出局。不过我要你读一下这首诗，你还没有读过它。”

一架直升机从纽瓦克机场运送邮件到拉瓜迪亚，像一只轻盈的蚱蜢，在一串长长的跳跃中，飞快地越过城市上空。

威廉打开那张用红色墨水画出横格的纸。他读起来：

机械主义对功能主义

我主义对他主义

假如你自己只能看见

你的伟大现在和将来，

汝将感到欢欣——美丽——何等的狂喜

人们拜倒在你的脚下，地球——月亮——大海，三位一体。

为何——你当时踌躇着不向前

分享你仅有的地壳

掠过地球表面的陷阱

当天地万物都是你的正义？

寻找那当时尚未显现的东西

让你憩息在自己的荣耀之间。

见证。你的力量有目共睹。

汝乃君王。身处人生最高境界。

君临一切。

极目所眺。

静谧祥和之峰底

是你通往永恒的发祥地。

威廉完全被弄糊涂了，他暴躁地自言自语，这是什么样的胡言乱语，废话连篇啊！塔姆金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该死的，他倒不如打我的头，打昏我，杀死我。他为什么给我这首诗歌？目的是什么？这是一种故意的测试吗？他想要把我搞糊涂吗？他已经完全把我搞糊涂了。我从来都不擅长猜谜。吻别那七百美元吧，把它叫作“长长一大串错误里的另一个错误”——哦，妈妈，多么长的一串啊！他站在一家特级水果商店的洒满阳光的窗户附近，手里拿着塔姆金抄写诗稿的纸，有点儿眼花缭乱，好像摄影师的闪光灯用的闪光粉在他的眼睛里点燃了。

然而他在等待着我的反应。关于他的诗，我必须对他说些什么。这首诗歌可真不是一个玩笑。我要告诉他什么呢？谁是这位君王？这首诗歌是写给某个人的，可是是谁？我甚至无法开口。我感到太压抑、太窒息。这家伙读了那么多的书，为什么还是如此浅薄无知？为什么人们只是很自然地假定，你会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不，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行星不知道，恒星不知道，无限的空间不知道。它和普朗克常数或其他任何事物都不一致。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哪里需要它？他这里的“静谧祥和之峰底”是什么意思？它可能是用来比喻珠穆朗玛峰的吗？根据他的说法，所有的人都要自杀，也许那些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家伙仅仅是设法杀了他们自己而已，如果我们想要和平宁静，我们就应该待在山脚下。在此时此地。不过此时此地也同样在山腰上、山顶上，他们爬到那里去抓住时机。“表面的陷阱”是什么东西，我无法解释，我不相信。我就要开始口吐白沫了。“你……的发祥地”，谁安息在他的发祥地——在他的荣耀之间？我已经殚精竭虑。我感到走投无路。到此为止。哦，全他妈的浑账！金钱以及一切，拿走它！我有钱时，他们将我生吞活剥，就像巴西丛林电影里面的那些水虎鱼。它们在河里吃光那头梵天牛的情景真是令人惊骇。他大惊失色，面色如土——五分钟之内便被吃得什么也不剩，只有牛的

骨头架子仍然是完整的，漂浮而去。当我再也没有什么钱的时候，至少他们不会来打扰我了。

“那么，你觉得这首诗怎么样？”塔姆金医生说。他露出一副特别聪明的笑容，好像威廉现在应该明白，他是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很好，非常好。你写了很长时间吗？”

“我花费了许许多多年的时间酝酿创作这诗行。你从头至尾理解它吗？”

“我试图弄明白这个‘汝’是谁。”

“汝？汝是你。”

“我？为什么？这适用于我吗？”

“它为什么不应该适用于你？我创作它的时候，心里一直想着你。当然，诗歌的主人公是病态的人。如果他愿意睁开他的眼睛，那么他将是伟大的。”

“是的，可是我是怎么被卷入其中的呢？”

“这首诗歌的主要思想是建造和毁坏。没有中间地带。机械主义是毁坏。金钱当然也是毁坏。最后的坟墓挖好以后，必须付钱给掘墓者。假如你相信自然，你就不必畏惧。它让你保持清醒。创造是自然。迅速，丰盛，鼓舞人心。它使树叶成形。它让大地之水翻滚流动。人是这一切的主宰。天地万物只是他继承的遗产。你不知道你的内在获得了什么。一个人不是创造，就是毁灭。没有中庸之道……”

“我清楚你不是新手，”威廉十分得体地说，“我只批评一点。我认为‘为何……向前’是错误的。你应该写成‘那时你为什么……’。”他思考了一下，是这样吗？我孤注一掷。虽然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我的金钱将消失，那么它就不能够毁灭我。塔姆金也不能仅仅取走它和丢失它。他也置身于其中。我认为他自己的情况也并不好。一定是这样的。我能肯定，想起来了，因为他在支票上签名的时候，显得忧心忡忡。然而我又为什么让自己陷入其中？滚滚而去的大地之水将会把我吞噬。

第五章

在水果商店的窗户内，一个男人耐心地用铲子往一排排的蔬菜上面撒压碎的冰块。那里还有波斯甜瓜、紫丁香、发出黑色光彩的郁金香。街上大量的噪声，过了一会儿才从洞穴似的天空传回来。威廉穿过百老汇街上的车水马龙，自言自语道，塔姆金对我说教的原因，是有人对他说教过，写诗的理由是他想要给我提供有益的忠告。人人都似乎知道些什么。甚至像塔姆金这样的家伙都知道。很多人知道要做什么，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他相信他必须，也能够，并且应该重新找到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幸福的东西、安乐宁静的东西。他犯过错误，不过他可以忽视那些错误。他曾经是个傻瓜，不过那可以被遗忘。浪费的时间——必须予以舍弃。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事物太复杂，不过它们可能重新变得简单。复原是可能的。首先他必须逃出城市。不，首先他必须取出他的钱……

他们从街头的狂欢——推手推车的、拉手风琴和小提琴的、擦皮鞋的、乞讨的，尘土像踩着高跷的女人四处飞扬——走进经纪人事务所所在的狭窄拥挤的阶梯式礼堂。从前到后都挤满了百老汇的人群。可是今天早晨猪油的行情怎么样？站在礼堂的后面，威廉努力辨认那些小小的数字。那个德国经理用他的望远镜在观看。塔姆金站在威廉的左边，遮掩着他那引人注目的秃脑袋。“那个家伙会问我差额赚头。”他小声咕哝。然而他们走过去时，却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瞧，猪油的价格没有掉下来。”他说。

塔姆金的眼光一定非常尖锐，距离这么远，越过这么多的人头，居然还能读出那些数字，这是他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方面。

房间里总是挤满了人。人人都在交谈。只有在前面，你才能够听见布告板内轮子的转动。用电传打字机发送的新闻条目从荧光屏上滚动过去。

“猪油。黑麦现在怎么样？”塔姆金说，踮起脚尖。在这里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活跃而不耐烦。他推开挡路的人。他的脸上露出坚

定果断的神色，胡须下面嘴巴的两边很古怪地鼓起来。他已经向威廉指出布告板上出现的新的数据模式。“今天有新情况。”他说。

“那你为什么早餐还吃这么久？”威廉说。

房间里没有预订的座位，只有人们习惯坐的位子。塔姆金总是坐在第二排，在过道的商品交易这一边。他的一些熟人把他们的帽子放在椅子上，给他占着座位。

“谢谢。谢谢。”塔姆金说，接着他告诉威廉，“昨天我就安排好了。”

“那倒是个聪明的想法。”威廉说。他们坐了下来。

靠墙坐着一位身着绉条纹薄外套的年老的中国商人，两手交叉放在一起。他很安详，胖胖的，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宽衣领外套。有一天威廉在河边大道上看见过他，那个中国商人推了一辆婴儿车，里面坐着两个小女孩，应该是他的孙女。还有两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应该是姐妹俩，根据塔姆金的说法，是那种精明能干又会赚钱的人。她们从未和威廉说过一句话。可是她们会和塔姆金聊天。塔姆金和每一个人交谈。

威廉坐在罗兰先生和拉帕波特先生中间。一位上了年纪，另一位则非常老。罗兰昨天告诉威廉，1908年，他还在哈佛大学上三年级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了他二十股钢铁股票作为生日礼物，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读财经新闻，从来不曾执业当过律师，而是追踪着股市度过了余生。现在他只做大豆的投机买卖，这已经成了他的专长。塔姆金说，根据他保守的投资方式，他一个星期净赚两百美元——小意思。不过他单身，又退休了，不需要钱。

“没有需要抚养的人，”塔姆金说，“他没有你和我所面对的问题。”

塔姆金有需要抚养的人吗？他拥有一个人可能拥有的一切——科学、希腊语、化学、诗歌，如今再加上需要抚养的人，那个患有癫痫症的漂亮女孩——也许吧。他经常说，她是一位纯洁、妙不可言而又超越世俗的孩子，她对于人情世故全然无知。他保护她，并且，如果没有说谎的话，他爱慕她。假如你由于相信他而给他以鼓励，或者即使

你没有再质问他，那么他的暗示就变得越发大胆。有时他说他为她付钱上音乐课；有时他似乎为她的弟弟支付去巴西进行摄影探险的费用。他还谈到为一个死去的心上人的遗孤付生活费。这些暗示都是他在谈话的时候扯出来的，经过重复讲述，逐渐变成了骇人听闻的说法。

“我自己并不需要很多钱，”塔姆金说，“可是一个人不能仅仅为自己而活，我需要钱办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你估计你需要多少钱来应付你的生活？”

“不少于一万五千美元，税后。那是为了我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没有其他人了吗？”塔姆金以一种刁钻甚至是残酷的样子说。不过看到威廉结结巴巴，一副不愿意再提起另一桩忧伤的事情的样子，他脸上显现出更多的同情。

“嗯——是有。但是这与金钱无关。”

盎司和磅均为英美制重量单位，1盎司等于1/16磅，合28.3495克；1磅合0.4536千克。

“我希望！”塔姆金说，“假如爱就是爱，那它是免费的。然而，对于一个具有你这种智力的人来说，出于生活的需要，一万五千美元并不算很多。傻瓜、冷酷的罪犯，还有杀人凶手，都有大把大把的金钱来挥霍。他们烧毁世界——石油、煤炭、木材、金属和土壤，甚至要吞没空气和天空。他们消耗资源，却不回报。像你这样的人，一辈子谦卑恭顺，想要感受和生活，得到的却是烦恼——你并不想要的那种东西。”塔姆金以他那种附加说明的方式说道：“用一盎司的灵魂换取一磅^①的社会权力——如果没有来自这样一个世界的帮助，他绝不会成功。不过你不要担心。”威廉急切地接受了这种保证。塔姆金接着说：“你简直不用担心。我们很轻易就会赚到超过你想要的金额的数字。”

塔姆金医生给予威廉安慰。他经常说他在商品投机买卖里，一星期就赚差不多一千美元。威廉检查过收条，可是到目前为止，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很可能也会有借款单；塔姆金给他看的只是存款。

“一万五千美元不是要求过高的数字，”塔姆金告诉他，“赚那个钱，你不必在旅途中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和那些小心眼的人打交道。我猜想，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不喜欢犹太人吧？”

“我没法注意到这点。我有工作的时候是很幸运的。塔姆金，你的意思是你能够保住我们的钱？”

“哦，难道我忘了提起昨天停止交易之前我干了什么吗？你瞧，我抛售了一份猪油买卖合同，买了十二月套期保值的黑麦。黑麦已经上升了三个点，减轻了一些亏损带来的痛苦。不过猪油也将会上升。”

“在哪儿？老天爷，是的，你是对的。”威廉说，急切地站起来看。新的希望使他变得精神焕发。他问：“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塔姆金笑得像个乐善好施的魔术师一样，说：“你必须学着信任。猪油的大幅度下跌不可能长久。只要看一看鸡蛋。难道我没有预言它们不会再走低了吗？它们涨了又涨。如果我们做鸡蛋的投机买卖的话，一定赚很多钱了。”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呢？”

“我们正准备做。我下了一张在零点二四进场的订单，但是股市的走势在零点二六又四分之一时逆转，我们只差一点点，错过了。没关系。猪油将会回到去年的水平。”

也许。然而什么时候？威廉不能让自己的希望变得太强烈。不管怎样，这会儿他可以更加轻松地歇口气了。接近晌午时，交易活跃起来。闪闪发亮的数字在布告板上嗖嗖作响，声音就像被关在一只巨大笼子里的人造鸟。猪油的价格在两个点之间波动，但是黑麦的价格缓慢上升。

他暂时闭上紧张而非常热切的眼睛，佛像般的头一点一点地打起瞌睡。他的头太大，以至于无法承受股票市场的变幻无常。一时片刻的宁静，将他带回了罗克斯伯里的他那个小小的庭院中。

他呼吸进清新的早晨的甜蜜气息。

他倾听着鸟儿鸣叫的悠长乐章。

没有仇敌想要他的生命。

威廉想，我要离开这里。我不再属于纽约。他像沉睡者一样叹息。

塔姆金说着“对不起”，离开了他的座位。他无法在房间里安静地坐着不动，总是在股票和商品投机这两个区域之间前后走动。他认识的人多极了，不断忙着与别人讨论。他是在给别人提供建议，收集信息，或是传授，或是从事——不管他从事的是什么神秘的职业吗？是催眠术吗？也许他在与人们交谈的时候，能够让他们进入一种昏睡状态。他真是一个少见而奇特的家伙，高高耸起的尖肩膀，光秃秃的脑袋，剥离的指甲，和爪子差不多的手，还有那温和的、死气沉沉的、眼皮下垂的棕色眼睛。

他所谈到的事情都很要紧，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能够出其不意地吸引你，使你兴奋，使你感动。或许他希望做好事，或许他想让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或许他相信自己的预言，或许他触动的是自己的内心。谁能够说得清呢？他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威廉只能够怀疑，而不能够肯定地说，这些想法不是塔姆金自己想出来的。

如今塔姆金和他是投入均等的合伙人，可是塔姆金仅仅拿出来三百美元。假设他这样做不只是一次而是五次，那么塔姆金每投入一千五百美元，就给了他自己五千美元去做投机生意。如果塔姆金每次与人合伙都有授权书的话，便可以把钱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不，那个德国人大概会特别留意着他。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可能这样做的。这种计算让威廉感觉不舒服。很显然，塔姆金是一个冒险的投机商。可是他是怎样应付过去的？他应当有五十多岁了。他怎样养活他自己？他在埃及待了五年；那之前是在好莱坞；然后是密歇根、俄亥俄、芝加哥。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至少挣钱养活自己三十年了。你可以肯定的是，塔姆金从来没有在工厂或者办公室里工作过。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衣着的品位十分糟糕，但是他从来不买便宜货。他穿着从克莱德服装店买的灯芯绒或天鹅绒衬衫，戴着彩绘的领带，穿着条纹短袜。他身上有一种淡淡的酸味或者糍糊味，作为一个医生，他很少洗澡。再者，塔姆金医生在格罗莉亚娜酒店有一个很好的房间，住在这里快一年了。然而威廉自己也是这里的一个房客，眼前还有一张未付的账单在他父亲的信箱里。那个穿裙子系腰带的美丽姑娘付给他钱吗？他欺诈他的所谓的病人吗？这么多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问题，不可能拿去问一个诚实的人；大概也不可能被拿去问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那么，塔姆金是疯子吗？那位生病的珀尔斯先生吃早餐的时候说过，

没有简便的方法来区分神志正常和精神错乱，他的说法在任何大城市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纽约——这个世界的终点，这里充斥着复杂和机械、砖块和管道、线路和石头、洞孔和高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疯了吗？你所见到的是什么样的人？其他的每一个人所说的语言都完全是他自己的，这种语言只有他自己经过独自思考才能弄明白，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特殊的思考方式。如果你想要谈论一杯水，你必须回溯到上帝创造天与地，禁果，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罗马，中世纪，火药，法国大革命，回到牛顿，直到爱因斯坦，接着是战争、列宁和希特勒。回顾这一切，并且把它们再一次弄清理顺以后，你才能够继续谈论一杯水。“我头晕，请给我一点儿水。”即便那时，你能让别人理解你的意思，也算是你的运气了。不管你遇见什么人，这种情形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你不得不翻译又翻译，解释又解释，来回反复，这本身就是地狱般的惩罚，不理解或不被理解，分辨不出疯狂的和清醒的、聪明的和愚蠢的、年轻的和年老的，或者有病的和健康的。父不父，子不子。你不得不白天与自己交谈，夜晚与自己理论。在一个像纽约这样的城市里，还可以和谁说话？

一种奇怪的神色出现在威廉的脸上，他两眼往上翻，上唇很高的嘴巴保持着沉默。他的思考往前推进了好几步——当你到了这种程度，梦想着每一个人都是被抛弃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这八成是小事一桩。有更大的群体存在着，而你不能够与这个群体分离。那杯水渐渐消失了。你不会从普通的a和普通的b到伟大的x和伟大的y，同样你能否就盛水的玻璃杯与他人达成一致的看法也无关紧要。远在这些烦琐的枝节之下，塔姆金所谓的真实的灵魂，对每一个人说着简单而可以理解的东西。儿子和父亲就是他们自己，一杯水仅仅是一种装饰；它在桌布上形成一个光亮的环；它是天使的嘴巴。在那里，人人都可以发现事实真相，困惑只是一——只是暂时的，威廉认为。

几天以前在时代广场下面，这个更大的群体的想法已经根植于他的心中。当时他去市中心拿星期六棒球赛的票（在马球球场举行，一天连续两场比赛）。他正经过地下通道，这是他平时一直痛恨的地方，此刻他比平时更加痛恨这里。他特别注意到，墙上的广告之间是用粉笔写的字：“不再犯罪”和“不吃猪肉”。在黑暗的地下通道里，匆忙、炎热和黑暗使人们的外形变得难看，鼻子、眼睛和牙齿变得怪异，破碎。出人意料地，对于这些不完美的、看上去可怕的人所产生的一种普遍的爱，突然出现在威廉的心中。他爱他们，爱他们全体，他充满激情地爱他们。他们是他的兄弟姐妹。他自己也是不完美的和

丑陋的，可是如果他凭借炽烈的爱和他们团结起来，那又有什么差别呢？他一边走着，一边开始说：“啊，我的兄弟们——我的兄弟姐妹们。”他祝福他们所有的人，也祝福他自己。

因此，有多少种语言存在，或者多么难以描述一杯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或是几分钟以后，他一点儿都不觉得那个卖票给他的人像他的兄弟，这要紧吗？

就在那个下午，他对这同样突如其来的仁爱不再保持这样高的评价。它的结果是什么？当人们有能力，偶尔必须使用这种能力的时候，他们必然会产生这样不受意志控制的感情。它只不过是那些地下通道情况中的另一桩而已。如同那玩意儿随意地勃起。但是今天，他的清算日，他再一次重温记忆，进行思考：我必须回到那里。那是正确的提示，可以给我带来最大的好处——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真实。

坐在右边的老人，拉帕波特先生，眼睛几乎失明，不停地问威廉：“小麦十一月的最新价格是多少？还有，告诉我七月份大豆的价格。”你告诉他以后，他不说“谢谢你”。他反而说“好”或者“行”，然后把脸转过去，直到他又需要你的时候，才会再转过来。他很老了，甚至比阿德勒医生还要老，假如你相信塔姆金说的话，那么他之前曾经是养鸡这一行里面的洛克菲勒，带着一大笔财产退休了。

威廉对于养鸡的行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它不祥。他在旅途中经常经过养鸡场。那些木建筑建造在郊外被弃置的土地上，大而无当，很是零乱，就像监狱。木建筑内整夜点着灯火，以此欺骗可怜的母鸡们多多下蛋，然后将它们宰杀。如果把被宰杀掉的鸡的笼子一个接一个地堆积起来，不出一个星期，就会比珠穆朗玛峰或者“静谧祥和之峰”还要高。它们的血会装满墨西哥湾。鸡屎，这种酸性物质，则会烧毁大地。

多么老啊——这位拉帕波特先生是多么老啊！紫色的斑点掩藏在鼻子的肉里面，耳朵上的软骨扭曲得像卷心菜的菜心。他的眼睛模糊不清，黯然无光，通过眼镜来补救也无济于事。

“现在把大豆的价格给我读一下，小伙子。”他说，威廉给他读了。他想，也许老人会给他点儿小费、一些有用的建议，或者关于塔姆金的信息。可是没有。他只是在一个便笺本上写下备忘录，接着把便笺

本放进口袋里。他不让任何人看见他写了什么。威廉想，一个靠着谋杀无数小鸡和其他动物而发财致富的人，这就是他行事的方式。要是 有来生的话，他或许就必须对杀死的所有鸡作出交代。如果它们都在等待这个交代，该怎么办呢？不过要是 有来生的话，人人都必须给个交代。要是 有来生的话，鸡们自己的一切都会很不错的。

好啦！今天早晨他脑子里都是些什么愚蠢的想法啊！呸！

最后老拉帕波特先生终于对威廉说了几句话。他问威廉是否在犹太教堂预订了赎罪日的座位。

“没有。”威廉说。

原文为Yiskor，指犹太人的一种悼亡仪式，用来纪念二战期间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

“啊，你最好赶快去订座，假如你盼望为你的双亲举行伊实可仪式^①的话。我从不错过。”

威廉想，是的，我认为我应该偶尔为母亲做祈祷。他的母亲曾经是改革派教会的成员，他的父亲不信教。在墓地，威廉付钱给一个人为他的母亲祷告。那人在陵墓中间，想要收取小费来为死者的灵魂祷告。

“你仁慈的主啊。”威廉在想那是什么意思。伊甸园——“在伊甸园内。”他们吟唱着，把它拖长。伊甸——园。坟墓旁断裂的石凳让他希望做些什么。威廉经常以他自己的方式祈祷。他不去犹太教堂，但是偶尔会做一些祈祷，这取决于他的感觉。他现在反省：在爸爸的眼里，我是一个错误的犹太人。他不喜欢我的行为方式。只有他自己是正确的犹太人。不管你做什么，结果永远是错误的那一种。

拉帕波特先生一边发牢骚，一边轻轻吸着长长的雪茄。布告板像一群带电的小蜜蜂，发出嗡嗡声。

“既然你是做养鸡的生意，我想你应该做鸡蛋的投机买卖，拉帕波特先生。”威廉热情而又带点儿气喘地笑着，试图讨这位老人欢喜。

“哦。是呀。忠诚，你说呢？”老拉帕波特说，“我应该盯住它们不放。我在鸡群中度过了很多时间。我都成为鸡的性别鉴定专家了。小鸡孵化的时候，你必须得辨认出公鸡和母鸡。这不容易，你需要很长

很长时间的经验。你不会认为，这是开玩笑吧？整个行业都指望着它呢。不错，我时常购买合约鸡蛋。今天你手上有什么？”

威廉急切地说：“猪油、黑麦。”

“买？卖？”

“买进。”

“呃。”老人说。威廉无法断定他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你不能指望他把他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没有法规要求一个人给任何人提供信息。威廉渴望得要死，等待拉帕波特先生给他破个例。只此一次！因为这至关重要。通过一种心灵感应的专注，他默默地恳求老人哪怕说出一个将会挽救他的词，给他一丁点儿的示意。“哦，请——请帮帮忙。”他几乎要说出口来。只要拉帕波特能够闭上一只眼，将他的头偏向一边，竖起手指头指着报纸上的一个专栏，或者指着他便笺本上的一个数字。一个暗示！一个暗示！

一大截完美的烟灰出现在雪茄烟的屁股上，这烟叶的白色幽灵叶脉纵横，微微辛辣。它和它的美丽被老人忽略了。因为它是美丽的。威廉也同样忽略了。

塔姆金此时对他说：“威廉，快看，黑麦的价格刚刚暴涨了。”

就在他们紧张地看着时，十二月的黑麦的价格上升了三个点，计算数字的转筒猛转，机器上的灯嗡嗡作响。

“再上升一个半点，我们就可以弥补猪油的损失。”塔姆金说。他给威廉看他在《泰晤士报》的页边空白上做的计算。

“我认为现在你应该提交卖单。让我们在损失小的时候退出来。”

“现在退出来？不行。”

“为什么不行？我们为什么要等待？”

“因为，”塔姆金笑着说，差不多是一副公然地嘲笑的样子，“当股票市场开始获得成功的时候，你应当保持你的胆量。现在是你能够赚钱的时候。”

“我要在获利好的时候退出来。”

“不，你不应该像这样张皇失措。在我看来，这明显就是什么机械主义返回到芝加哥的股票市场。十二月黑麦供不应求。瞧，它刚刚又上升了四分之一。我们应该把握这个机会。”

“我对赌博失去了兴趣，”威廉说，“它上升得这么快，你会感到不安全。它有可能同样快地降下来。”

塔姆金语气干巴巴的，就像在和一个孩子打交道一样，带着一种令人疲倦的耐心告诉他：“哎，听着，汤米。我已经给它作出了正确的诊断。如果你希望我卖掉，我可以送出卖单。不过这是健康和病变之间的差异。其中一个客观的，不会每分钟都改变主意，而是享受风险成分带来的乐趣。但这不是神经质的性格。神经质的性格——”

“该死，塔姆金！”威廉粗鲁地说，“住口。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不用考虑我的性格。不要再把那些东西扯到我身上。我告诉你我不喜欢这种说法。”

因此塔姆金没有继续说下去，他退让了。“我的意思是，”他说，语气婉转多了，“作为一个推销员，你基本上是一个艺术家类型的人。销售人员处在商业职能中富于想象的领域。而且你也是一个演员。”

“不管我是什么类型——”一股愤怒和微弱的甜味涌上威廉的喉咙。他好像得了流感似的咳嗽起来。自从他作为一位临时演员出现在银幕上，已经二十年过去了。他在一部名为《安妮·劳丽》的电影里吹风笛。安妮来警告年轻的领主，但他不相信她，叫风笛手们用风笛声淹没她的声音。他嘲弄她，而她苦恼地扭绞着双手。威廉穿着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光着腿，吹啊，吹啊，吹了又吹，却吹不出一点儿声音。当然，所有的音乐都是预先录制下来的。自那以后，他觉得自己得了流感，有时还会因为胸部虚弱而不舒服。

“什么东西卡在你的喉咙里了？”塔姆金说，“我想也许你太心神不安，不能很清晰地思考。你应该试一试我的‘此时此地’的思维练习。它让你不再过多地思考将来和过去，减少你心中的困惑。”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威廉说，他的眼睛盯着十二月的黑麦。

“人的天性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现在。现在，现在，永恒的现在，就像一个大的、庞大的、巨大的波浪——它浩大无比，光辉灿烂，漂亮完美，充满了生命和死亡，徐徐升入天空，耸立于海洋之中。你必须跟随现实、此时此地、荣耀——”……胸部虚弱，威廉继续着他的回忆。玛格丽特看护着他。他们曾经有两个带有家具的房间，后来被扣押了。她坐在床上，给他读书。他让她读了好多天，她读故事、诗歌以及家里的一切可读的东西。当他尝试吸烟时，他觉得晕眩、窒息。他们让他穿了一件法兰绒背心。

那么来吧，悲伤！

最甜蜜的悲伤！

我为你哺乳，如同自己的宝贝吮吸我的乳房！

为什么他记得那首诗？为什么？

“你必须挑选某种事物，它存在于现实的、当即的、现在的时刻，”塔姆金说，“并且对你自己说‘此时此地’‘此时此地’‘此时此地’。‘我在哪里？’‘这里。’‘这是什么时间？’‘现在。’选取一个目标或者一个人。任何人。‘此时此地我看见一个人。’‘此时此地我看见一个男人。’‘此时此地我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椅子上面。’比如，选取我。不要心不在焉。‘此时此地我看见一个穿棕色西服的人。此时此地我看见一件灯芯绒衬衫。’你必须缩小范围，每次只想一样东西，不要让你的想象力飞速向前。就现在。抓紧每个小时、每个片刻、每个瞬间。”

他是试图对我实施催眠术或是欺诈我吗？威廉感到疑惑。让我的心思离开卖出黑麦？可是即使我回到拥有七百美元的期间，当时我在哪里呢？

塔姆金看起来好像在祈祷，他眼脸上的血管鼓起，向下垂着，耷拉在意味深长的眼睛上面，显得疲惫不堪。他说：“此时此地我看见一颗纽扣。此时此地我看见缝纽扣的线。此时此地我看见绿色的线。”他一点一点地陷入自己的思考之中，目的是向威廉证明，这可以让他变得多么平静。但是威廉听见的却是玛格丽特的声音，她在朗读，有些不情愿：

那么来吧，悲伤！

.....

我想要离开你，

欺骗你，

然而现在我最爱你，胜过世界上的一切。

接着，拉帕波特先生衰老的手按着他的大腿，说：“我的小麦的价格是多少？那些该死的家伙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完全看不见。”

第六章

他们出去吃午饭的时候，黑麦仍然领先，猪油还在坚守。

他们用餐的自助餐厅的正面是镀金的。餐厅的里面和外面都是同样的艺术风格。食物看上去很昂贵。整条鱼用胡萝卜框起来，像图画；沙拉像梯田风景，或者像墨西哥的金字塔；切成薄片的柠檬、洋葱和小萝卜，像太阳、月亮和星星；奶油派大约有一英尺厚，蛋糕膨胀得好像是熟睡的人在梦中烘焙出来的。

“你要吃什么？”塔姆金说。

“不要太多。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我去找一张桌子。给我带一些酸奶、薄脆饼干和一杯茶。我不想花费太多的时间吃午餐。”

塔姆金说：“你总得吃饭。”

在这个时间要找到一个空座位很不容易。老人们无所事事，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老年女士们搽着腮红和口红，涂着睫毛膏，指甲染成棕红色，用蓝色的染发剂和眼影，戴着人造珠宝。她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很自傲，注视你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大像她们这个年纪应该有的。那些受人尊敬的、忙着编织、烹调、照顾孙辈的老妇人难道再也见不到了吗？威廉的祖母曾经给他穿上海军装，把他放在膝盖上逗弄他，为他吹凉燕麦粥，对他说：“将军，你必须吃饭。”可是这么晚才回忆起这个，有什么用呢？

他设法找到了一张桌子，塔姆金医生端着一个托盘来了，上面堆满了盘子和杯子。他要了美式炖肉、紫甘蓝、土豆、一大块西瓜和两杯咖啡。威廉甚至无法咽下酸奶。他仍然能感到胸口的疼痛。

塔姆金立即缠住他展开冗长的讨论。他这样做是为了搪塞威廉，阻止他卖出黑麦股票——还是为了要收复失地，弥补因暗示威廉的神经质性格而激怒他时的失误呢？或者是除了交谈，他根本就没有其他目的呢？

“我认为你对于你的妻子和父亲会说什么，实在是担心得太过分了。他们就那么重要吗？”

威廉回答：“一个人会厌倦于仔细审视自己，也厌倦于总是设法改进自己。你可能要花费整个后半生让自己从前半生的错误中走出来。”

“我相信你父亲告诉过我，说他有一些钱要留给你。”

“他大概是有一些。”

“很多吧？”

“谁能说得准。”威廉谨慎地说。

“你应当仔细考虑考虑你要用这些钱干什么。”

“等我得到这笔钱的时候，我也许已经衰弱得什么也干不了——假使我会得到什么的话。”

“像这种事情，你应当周密地计划一下。适当地用它进行投资。”他开始展示投资方案，根据这项方案，你购买债券，用债券作为抵押再买其他的东西，从而用你的钱很安全地挣到百分之十二的利息。威廉无法弄明白这些细节。塔姆金说：“如果他现在把这笔钱作为礼物赠送给你，你就不必交付遗产税。”

威廉很痛苦地告诉他：“我父亲因为死亡，已将其他需要考虑的事情都从他的心里排除出去了。他强迫我也思考死亡。而且他因为他的成功而嫌恶我。当我变得绝望时——当然我考虑的是钱。不过我不希望任何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当然不希望他死去。”塔姆金闪闪发光的棕色眼睛狡黠地盯着他。威廉接着说：“你不相信。或许它不是心理的问题。我以我的名誉担保。玩笑归玩笑，但是我不想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他死的时候，我会好像遭受掠夺一样。我将不再有父亲了。”

“你爱你的老父亲？”

威廉抓住这一点：“当然了，我当然爱他。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说这话时，在他的灵魂的中心，有了一股巨大的引力。当鱼咬到渔线上的饵时，你能感到生命的力量在你的手中。水面下的神秘生

物，在饥饿的驱使下上了钩，想要赶快逃走，因而搏斗着，挣扎着。威廉无从识别是什么在他的内心撞击。它没有显现，它逃脱了。

塔姆金，这个混淆人们想象的家伙，开始讲述，或是编造他父亲的奇怪的历史。“他是一位伟大的歌唱家，”他说，“他丢下我们五个小孩，因为他爱上了一个歌剧女高音歌唱家。我从来没有因此而反对他，反而钦佩他遵循生命原则的做法。我想要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不幸福，到了一定年龄，大脑会开始萎缩。”（真的，真的！威廉想。）“二十年以后，我在罗切斯特的伊士曼·柯达照相器材公司做实验的时候，找到了这位老人家。他又多了五个孩子。”（假的，假的！）“他流下了眼泪，感到羞愧。我没有什么可反对他的。我自然地感到和他很生疏。”

“我的爸爸对于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陌生人。”威廉说，同时他开始沉思：过去那个熟悉的人在哪里？抑或是过去的那个我在哪里？凯瑟琳——我的亲妹妹，甚至不再愿意和我讲话。爸爸对我的麻烦掉头不顾，也许我的麻烦并不如我的困惑多。这太让人受不了了。人生的毁灭，还有在我的困惑之上的一一混沌和古老的黑夜。假如我们没有与朋友的告别，与父亲的永别是否容易些？他大概会生气地与我们永别——“该死的，我诅咒你！”为什么？威廉进一步问道，他或别人应该怜悯我吗？为什么我要比别人更早地得到怜悯呢？只是因为你需要，人们就乐意给你，这是我的幼稚的想法。

接着威廉开始思考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很想知道他们在他们面前的形象会如何，而他们又会怎么看待他。现如今他靠着棒球而占据优势。不过当他接他们去埃贝兹球场时，他不是他自己。他装模作样，可是感觉自己好像吞了一把沙子。陌生而又熟悉的房子，令人极其尴尬和不自在。那条狗，西瑟斯，躺在地上打滚，发出哀鸣般的吠叫声。威廉假装一切正常，但是感到一种疲惫不堪的沉重。在去弗拉特布什的路上，他会想出关于老猪镇和查利·埃贝兹的逸事趣闻，以及一些对过去的明星们的回忆，来讲给男孩们听，然而这一路上的交流很困难。他们不知道他有多么关心他们。他们不知道。这对他的伤害非常大。他责怪玛格丽特让他们敌视他。她想要毁了他，尽管她戴着一副善意的面具。在罗克斯伯里，他不得不去向牧师解释，而牧师并不同情他。他们不关心个人，首先考虑的却是他们的规矩。奥利芙说，他离婚以后，她将与他在教堂外面结婚。可是玛格丽特不会离婚。奥利芙的父亲是相当正派的老人，是一位正骨医生。他理解这一切。最后他

说：“听着，我不得不给奥利芙提个建议。她在征询我的意见。我自己多半是一个自由思想家，可是我的女儿还要在这个镇上生活。”到如今，威廉和奥利芙已经有许多的烦心事，她说她开始担心他在罗克斯伯里的日子。他为伤害这位娇小、美丽的、深肤色的姑娘的感情而焦虑不安，他爱慕她。星期天早晨，她起床晚了时，几乎是流着泪唤醒他，生怕耽误了去教堂做弥撒。他用颤抖的手尝试帮她系上吊袜带，抚平她的衬裙和连衣裙，甚至帮她戴上帽子。然后他快速地将她送去教堂，以他一贯健忘的方式开着二挡，同时试图赔不是，使她平静下来。她在离教堂一个街口处下车，以避免流言蜚语。尽管如此，她爱着他，如果他离了婚的话，她就和他结婚。不过玛格丽特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玛格丽特告诉他，说他并非真正地想离婚，他害怕离婚。他大声喊叫：“拿走我的一切，玛格丽特。让我去里诺。你难道不想再婚吗？”不。她和其他的男人出去，然而用的是他的钱。她活着就是为了惩罚他。

塔姆金医生告诉威廉：“你的爸爸嫉妒你。”

威廉露出笑容：“嫉妒我？那可真是有趣。”

“确信无疑。人们总是嫉妒离开妻子的男人。”

“哦，”威廉轻蔑地说，“说到妻子，爸爸应该不必妒忌我。”

“不错。而且你的妻子也妒忌你。她想，他是自由的，能与年轻的女人约会。她是不是渐渐老了？”

“并不算老。”威廉说，提起妻子使他感到难过。二十年前，她穿着整洁的蓝色羊毛套装，戴着同样料子的软帽——他能清晰地想到她的样子。他低下满是金发的头，看着帽子下面她那洁净单纯的面孔，她充满生气的眼睛转动着，笔直的小鼻子挺立着，下巴的轮廓完美而又清晰。那时天气很凉爽，不过在花岗岩的峡谷中，他闻得到阳光下松树的味，就在圣巴巴拉的南部。

“她四十多岁。”他说。

“我娶了一个酒鬼，”塔姆金说，“一个令人头疼的酒鬼。我不能带她出去用餐，因为她会说她要去上卫生间，接着消失在酒吧内。我要

求酒吧的侍者不要给她提供酒。不过我深深地爱着她。她是我遇见的最有灵性的女人。”

“现在她在哪里？”

“淹死了。”塔姆金说。“在普罗温斯敦，科德角。很可能是自杀。她就是那种人——有自杀倾向的人。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做了一切努力想治愈她。因为，”塔姆金说，“我真正的使命是做一个治疗师。我受到了伤害，我因此而痛苦。我想要逃离其他人的疾病，可是我不能够。我仅仅是暂时出借给我自己——容许我打个比喻。我属于人类。”

骗子！威廉在内心里称呼他。龌龊的谎言。他捏造了一个女人，然后把她杀死，随即称自己为治疗师，让自己显得如此真诚，看起来像性情不好的绵羊。他是自命不凡的小冒牌货、臭脚的骗子。医生！医生该把自己洗一洗。他相信他给别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谈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几乎要请你脱帽致敬。他认为他具有想象力，可是他没有，而且他也不聪明。

既然如此，我和他一起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我要给他七百美元呢？威廉想。

哦，这是一个清算的日子。就是这一天，他想，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要好好地仔细弄清真相。他喘着粗气，变了形的帽子低低地压在充血的深金色的脸上，一副粗鲁无礼的样子。塔姆金是江湖医生，而且他也很绝望。此外，威廉一直都很了解关于塔姆金的这一点。然而在他的脑海深处好像已经确定了这一点：那就是，三十或四十年来，塔姆金很多次都化险为夷，那么他也会度过这一次危机，同样地把他，威廉，带到安全之处。威廉意识到，他缠着塔姆金不放。这让他感到他几乎离开了地面，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他在空中，该由塔姆金采取步骤。

医生，假如塔姆金是医生的话，他看上去并不着急。不过话说回来，他的脸上也没有多少变化。他总是谈论自然流露的情感、无拘无束的感受器官，以及随心所欲的突发奇想，他就像一个插针垫那样富有表现力。每当催眠的魔咒不起作用时，他的很大的下唇使得他看上去意志薄弱。他的眼睛恐惧地盯着你，如此地卑微，让你有时候为他感到遗憾。威廉有一两次看见过那种表情。他认为那像一条狗。大概此刻

塔姆金不像那个样子，然而他非常紧张。威廉知道，但是塔姆金不太能够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医生需要一点儿空间、一点儿时间。此刻不要催逼他。所以塔姆金继续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威廉对自己说，我在他的背上——他的背上。我赌了七百美元，因此我一定要搭乘这趟车。我必须与他同进退。已经太迟了，我不能离开。

“你要知道，”塔姆金说，“那个失明的老人拉帕波特——他几乎完全失明——在这一带是最有趣的名人之一，假如你能够让他给你讲讲他真实的故事的话。太有意思了。这是他告诉我的。你经常听说，重婚者过着一种秘密的生活。可是这个老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人隐瞒任何事情。他是一个普通的德高望重的老人。噫，我跟你讲他干了什么。他有两个完整的家庭，各自分开的，一个在威廉斯堡，另一个在纽约的布朗克斯。两个太太都知道对方的情况。布朗克斯的太太年轻一些，但现在也快七十岁了。他生其中一个太太的气时，就去和另一个太太住在一起。其间，他在新泽西做他的养鸡生意。他和其中一个太太生了四个孩子，和另一个太太生了六个。他们都长大成年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也不想见。他们一群人的姓名都列在电话号码簿上。”

“我不相信。”威廉说。

“他自己告诉我的。你知道还有什么吗？他在眼睛还好使的时候，曾经大量阅读，不过他只读西奥多·罗斯福的书。他住的每个地方都有一套西奥多·罗斯福的书，他靠这些书把孩子养育大。”

“拜托你，”威廉说，“不要再给我灌输这些东西了，行吗？做做好事，别再——”

“我给你讲这个，”塔姆金以他的一种催眠般的微妙语调说，“确实有我的动机。我想要你了解，一些人是如何让自己摆脱病态的内疚感，从而遵循他们的本能的。女性具有某种天赋，知道如何废掉一个男人，让他由于内疚而萎靡不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毁灭，她发出诅咒，使一个男人阳痿。仿佛她在说：‘除非我允许，否则你将永远不再是一个男人。’然而男人们，如同我的老爸爸或者拉帕波特先生作出的回答是：‘女人，对于我来说，你算什么？’你还做不到那一

点。你是一个半途而废的案例。你想要遵循你的本能，但是你担心的还是太多。举例来说，关于你的孩子们——”

“喂，听我说，”威廉跺着脚说，“只一件事情！不要提到我的儿子。别再提了。”

“我只是想说，他们置身于家庭冲突之外会更好。”

“我失去了我的孩子们。”威廉咬着他的嘴唇，已经来不及避开不谈，极度的痛苦击中了他，“我一再地给钱，却从来见不到他们。他们在没有我的环境里长大。她使他们成为和她自己一样的人。她将把他们教育成我的敌人。请不要谈论这个话题了。”

然而塔姆金说：“为什么你要让她使你如此痛苦呢？这痛苦打败了你最初想离开她的目的。不要让她牵着你的鼻子走。喂，威廉，我设法给你帮些忙。我告诉你，不要和痛苦结婚。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与它结婚，睡在一起，吃在一起，如同丈夫和妻子。假如他们与喜悦相伴，他们就认为那是通奸。”

威廉听到这里，不得不承认塔姆金说的话颇有分量。不错，威廉想，痛苦是唯一一种他们肯定自己能够拥有的生活，如果戒除痛苦，他们害怕自己将会一无所有。他了解这一点。这一次这个冒牌货知道他在谈论的是什么。

瞧着塔姆金，威廉相信，从他一贯的沉闷无趣的脸上，他看见了供认不讳的这一切。是的，是的，他也不例外。一百个谎言，最终会有一个真相。从都市的窗口像狼一般嚎叫，没有人能够再忍受它。人人的内心都充满了它，以至于每个人都必须宣告它。它！它！

接着威廉突然站起来说：“别再说这件事了。塔姆金，让我们回股票市场去。”

“我的西瓜还没有吃完呢。”

“算了，别吃了。你已经吃得够多了。我要回去。”

塔姆金医生将两张账单扔到桌子的对面：“昨天是谁付的账？我想，这次该你付了。”

直到他们离开自助餐厅，威廉才很肯定地记起昨天也是他付的账。不过不值得为此而争论。

他们走在大街上，塔姆金不停地重复，说有很多人把自己奉献给痛苦。但是他告诉威廉：“对于你的病情我很乐观，我看到的是一个失调的世界。你有希望。你并不真正想要毁灭自己。威廉，你正努力尝试敞开你的心扉，我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有百分之七的人由于酗酒而自杀。也许另外的百分之三是通过毒品。还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百无聊赖地渐渐消失于尘土之中。多于百分之二十的人将灵魂出售给魔鬼。于是，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人想要享受生活——那是当今整个世界唯一重要的事情。这些是目前仅存的两类人：一些人想要享受生活，可是绝大多数的人不想。”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塔姆金开始超越自我。“他们不要。不然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战争呢？我会多告诉你一些，”他说，“对于死亡的爱好相当于一件事：他们想要你和他们一起死。这是因为他们爱你。不要搞错了。”

真的，千真万确！威廉想，他深深地被这些启示感动了。塔姆金怎么会了解这些事情？像他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家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狡诈之徒、江湖骗子，怎么可能如此充分地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相信他说的。这简单化了几乎所有的事物。人们如苍蝇一般掉落毙命。我设法保持活力，为此而过分努力地工作。那就是冲昏我的头脑的东西。这种努力只会使自己的目的落空。我应该在什么时刻重新开始？让我走上回头路，再试一次。

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约合0.9144米。

自助餐厅离经纪人的办公室只有几百码^①，在这个短短的距离里面，在可以衡量的程度上，威廉从那些广泛的思考又重新回到目前的问题。离股票市场越近，威廉就越得考虑他的钱。

他们经过放映新闻短片的电影院，衣衫褴褛的擦皮鞋的小孩跟在他们的后面叫唤。还是那个长胡子老人，他有一张用绷带包扎着的乞丐般的面孔，双脚又小又邋遢不堪，提琴匣上陈年的剪报资料证明他曾经是音乐会的小提琴手，他用琴弓指着威廉，说：“你！”威廉带着满是担忧的眼神走过老人身边，弯腰穿过七十二街。在一片嘈杂声中，午后的巨大人流朝哥伦布圆环奔涌，通往中城的出口在那里展开，摩天大楼反射出如黄色火焰般的阳光。

他们走近崭新的办公大楼外抛光的石头门面，塔姆金医生说：“喂，门旁边不是那个老拉帕波特吗？我认为他应该拿一根白色的手杖，可是他永远不会承认与他的眼睛有关的任何一件事。”

拉帕波特先生站立不稳，他的膝盖很脆弱，他的骨盆只填满了裤子的一半，裤子的背带也开裂了。

他伸出一只手拦住威廉，不知怎么的认出了他。他声音低沉地命令威廉：“领我去雪茄店。”

“你让我——？塔姆金！”威廉低声耳语，“你领他去。”

塔姆金摇摇头。“他要你。不要拒绝老先生。”他压低嗓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时刻正是‘此时此地’的又一个例子。你必须活在这个非常的时刻，而你却不愿意。一个人要求你的帮助。不要考虑股票市场，它不会逃走。要表示你对老人的尊重。去吧，那可能是更有价值的。”

“领我去。”年老的养鸡商人又说。

威廉非常恼怒，对着塔姆金皱着眉。他抓住老人大而轻的胳膊肘。

“好吧，让我们赶快走，”他说，“还是等一等——我想先瞧一眼布告板，看看我们的股票怎么样了。”

然而塔姆金已经让拉帕波特先生向前走了。他训斥威廉，一边走一边说：“不要把我丢在人行道的中间。我害怕会被撞倒。”

“让我们赶快走吧。来吧。”威廉催促他，这时塔姆金走进了经纪人办公室。

天空中，太阳热辣辣的轮辐从南方滚滚而来，流动的车辆与人群好像从天而降，降到百老汇大道上。街面上地铁的格栅升腾起一股股热烘烘的石头的气味。

“这帮青年小流氓让我担心。我害怕这些波多黎各的孩子，这些吸毒的年轻人，”拉帕波特先生说，“他们四处走动，被毒品弄得精神兴奋。”

“小流氓？”威廉说，“我去墓地，我母亲墓旁的石凳被砸开了。为了那件事，我真有可能折断什么人的脖子。你要去哪一个店买烟？”

“百老汇大道对面，在自助快餐厅隔壁，挂着‘拉·马格尼塔’招牌的那家。”

“在街这边的这一家店怎么不行？”

“他们没有我要买的牌子，就是这样。”

威廉诅咒着，不过又忍住了。

“你在说什么呢？”

“那些该死的出租车，”威廉说，“他们想把每一个人都撞倒。”

他们走进凉爽同时散发出臭味的商店。拉帕波特先生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大雪茄放进不同的口袋内，威廉在一旁低声嘟囔：“快点吧，你这个老爬虫。好一个慢腾腾的老东西！整个世界都在伺候他。”拉帕波特没有主动给威廉一支雪茄，而是举起一支来问道：“你觉得这些雪茄的大小如何？嘿，它们是丘吉尔式的雪茄。”

威廉想，他勉强地缓慢移动，他的裤子直往下掉，因为身上没有足够的肉可以让裤子挂住。他的眼睛几乎失明，脸上布满了老年斑，但是这个老人依然在股市里赚钱。股市大概是给了他很多钱。我打赌他不会给他的子女任何钱。他的一些子女应当五十多岁了。这就是中年男人还像小孩一样的原因。他是金钱的主人。想一想——只要想一想！谁掌控着一切？是这种类型的老人们。没有需要，他们没有需要，因而他们拥有；我需要，因而我没有。那真是太容易了。

“我甚至比丘吉尔还要年长。”拉帕波特说。

现在他想要交谈了！可是，假如你问他一个股市的问题，他才懒得回答呢。

“我确信你是，”威廉说，“喂，让我们走吧。”

指1898年美西战争中的一场战役。通过此战役，美国开始掌握美洲的话语权。

指西奥多·罗斯福，“泰迪”是其昵称。

“我也是一位战士，像丘吉尔一样，”老人说，“当我们打败西班牙时，我加入了海军。不错，那时我是水兵。我会失去什么？什么也不会。圣胡安山之战^①之后，泰迪·罗斯福^②将我赶出海滩。”

“注意，看着路边。”威廉说。

“我很好奇，想了解战事有什么进展。我没有理由去那里，但我搞到一条船，自己划船到了海滩。两个我们的人死了，躺在美国国旗下，以免苍蝇接近。我就对值班的家伙，那个哨兵，说：‘让我们看一眼这些家伙。我想要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他说：‘不行。’不过我说服了他。他拿开旗子，下面是两个高个子的家伙，都是有教养的人，穿着靴子躺在那里。他们的身材非常高大，胡子都很长。他们是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我记起其中的一个叫菲什，来自哈得孙河上游的一个有权势的家庭。当我抬起头来时，看见了泰迪·罗斯福，他没有戴帽子，正瞧着这些家伙，他们是仅有的死在那里的人。接着他对我说：‘海军在这里干什么？你接到命令了吗？’‘没有，阁下。’我对他说。‘好吧，那就快滚出海滩。’”

老拉帕波特对于这段回忆非常自豪。“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如此的活力，如此出色的风度。老弟！我热爱那个泰迪·罗斯福，”他说，“我热爱他！”

哎，什么样的人啊！他几乎不和我们在一起，他的生命差不多走到尽头，可是就因为泰迪·罗斯福曾经对他大声吼叫，所以他热爱他。我猜测这也是爱。威廉露出笑容。因此，塔姆金的故事的其余部分，关于十个孩子和妻子们以及电话号码簿，也许是真实的。

威廉说：“快一点儿，快一点儿，拉帕波特先生。”他隔着薄薄的棉布衣服，抓住老人大而空的胳膊肘匆忙往回赶，重新返回经纪人办公室。灯光下，计算数字的转筒快速转动，发出鼓槌敲在木块上的咔嗒咔嗒声，这里越发地与中国剧院相似，威廉睁大眼睛去看布告板。

猪油的数字是陌生的。那不可能是猪油的数额！他们必定是把数字放错了位置。他顺着那行数字往回看到差额。它跌到零点一九，从中午到现在已经下跌了二十个点。黑麦的购买合约又怎么样了？它已经跌回它早先的地方，他们失去了卖掉它的机会。

老拉帕波特先生对威廉说：“给我读一下我的小麦的数字。”

“哎呀，请你这会儿不要打扰我。”他说，用一只手捂住脸，不让老人看见。他在寻找塔姆金，在寻找塔姆金的光头，或者在寻找戴着镶可可色宽边的灰色草帽的塔姆金。他看不见塔姆金。他在哪里？罗兰旁边的座位上坐着陌生人。威廉挤向过道边上的一个位子，即拉帕波特先生先前坐的地方，他推动椅子背，直到新坐在上面的人——一个面孔消瘦、神色果断的红发男子——将身子向前倾，以便不挡着他的道，但是并没有给他让座的意思。“塔姆金在哪里？”威廉问罗兰。

“哎哟，我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吗？”

“你一定见过他。他不久以前进来的。”

“没有，我没见到他。”

威廉从外套上方的口袋中摸索出一支铅笔，开始计算。他的手指麻木，在焦虑不安中，他害怕弄错了小数点，所以像小学生考试一样仔细检查减法和乘法运算。他的内心对于各种各样的危机早已习惯，现在却感到一种新的惊慌。正如他所惧怕的那样，他是彻底完蛋了。没有必要再去询问那个德国经理，他自己就能看见，电子记账仪器肯定已经结清了他的账。经理大概知道不可信任塔姆金，在第一天，他也许已经警告过威廉。但是你不可能指望他进行干预。

“你赔了吗？”罗兰先生问。

威廉十分冷静地说：“哦，它本来可能会更糟糕，我猜。”他将那张纸放进装有香烟屁股和小袋药片的口袋。谎言帮助他摆脱困境——尽管那一刻他害怕他会哭出来。不过他让自己坚强起来。让自己坚强的这一努力，造成一阵剧烈的疼痛，直直穿过胸腔，就像那是由锁骨下面的一团空气引起的。至于年老的养鸡百万富翁，此时他已经知悉黑麦和猪油的跌幅，他也否认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这只是那些暂时的暴跌之一。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说，保持着镇定。威廉想要哭泣，就像人群中的某一个人，被别人从后面推来挤去、辱骂，威廉不敢转过身去。他对自己说，我不会在这些人的面前哭泣。假如我在他们面前像个小孩一样控制不住感情，我就太该死了，即使我绝对不期望再见到他们。不！不！然而他那没有流出的眼泪不断往上涌，他

看上去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不过当他们和他讲话的时候，他的回答十分清楚。他努力用骄傲的态度说话。

“……要离开吗？”他听到罗兰问。

“什么？”

“我以为你可能也要离开。塔姆金说他打算这个夏天去缅因州度假。”

“哦，要离开？”

威廉突然住口，到男厕所去找塔姆金。走廊对面的房间里安装着布告板的机械装置。装置嗡嗡地响着，飞快地转动，好像机械鸟，电子管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几个商人手指夹着香烟，在厕所里谈话。隔间门的上方，放着一顶镶可可色宽边的灰色草帽。“塔姆金。”威廉叫道。他试图确认门下面的一双脚是谁。“你在里面吗，塔姆金医生？”他压抑住怒火说，“回答我。我是威廉。”

帽子被拿下去了，门闩被提起，一个陌生人走出来，恼怒地看着他。

“你在排队吗？”一个商人问。他在警告威廉没有遵守秩序。

“我？我没有，”威廉说，“我在找一个人。”

他非常生气地对自己说，塔姆金要付给他至少二百美元，就是他的那份入股的份额。“而且要在他乘火车去缅因州之前，在他花费一分一毫去休假之前——那个骗子！我们是作为对等的合伙人进入这个股市的。”

第七章

我是托底的人，塔姆金在我的背上，而我以为，是我在他的背上。除玛格丽特以外，我还得背他。他们就像这样骑在我身上，蹄子和爪子并用，将我撕成碎片，用脚踩我，折断我的骨头。

威廉匆匆走过的时候，那个头发灰白的、年老的、拉小提琴的家伙又一次拿着琴弓指着他。威廉拒绝了他的乞讨，不相信这个预兆。他不断地左躲右闪，穿越行人和车辆，踩着急急的小碎步，跑上格罗莉亚娜酒店底层的楼梯，酒店内的镜子是深色的，对于人们的缺陷很宽容。他从酒店大堂给塔姆金的房间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就径直乘电梯上去了。一个涂脂抹粉的五十多岁的女人，披着一一条貂皮披肩，领着三条拴着皮带的小狗。这群小狗是一种十分敏感的动物，长着凸出的黑眼睛，好像矮小的鹿，小腿就像细细的树枝。这就是那个古怪的爱沙尼亚妇人，他们让她和她的宠物一起搬到了十二楼。

她认出了威廉。“你是阿德勒医生的儿子。”她说。

他拘谨地点点头。

“我是你父亲的好友。”

他站在角落里，不愿意与她的眼光接触。她认为他有意冷落她，在心里记住要对医生说起这件事。

装着亚麻床单和枕套的推车放在塔姆金的门口，女服务员那把带着很大的黄铜舌头的钥匙插在锁眼中。

“塔姆金医生在这里吗？”他问她。

“不在，我没看见他。”

然而威廉还是走进去，四处寻找了一下。他仔细观察放在书桌上的照片，试图将这些面孔与塔姆金故事里的那些奇怪人物联系起来。又大又沉的书册堆在有分叉的电视天线下面。“《科学与理智》。”他读道。还有几本诗歌。几张散开的《华尔街日报》挂在床头柜边上，上

面压着一个银水壶。一件闪亮的红白条纹的浴袍横放在床尾，与浴袍放在一起的是一套昂贵的蜡染印花布睡衣。这是一个匣子似的房间，不过从窗户能看得见哈得孙河，往上城一直到大桥，往下城一直到市中心的霍博肯。呈现于中间的是一片纵深、蔚蓝、污秽、错综、清澈、荒芜和耸立在新泽西悬崖峭壁上的新建公寓的红色框架，泊位上停着巨大的客轮，以及带着如纠结的胡须般缆索的拖船。就连微咸并受潮汐影响的河流的气味也升得这么高，闻上去就像拖地的水一样。他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钢琴声，混杂在一起的有男人和女人吊嗓子和唱歌剧的声音，还有屋檐上鸽子的叫声。

威廉又拿起电话。“你能在大堂里替我找一下塔姆金医生吗？”他问。接线生说她找不到时，威廉给了他父亲房间的号码，可是阿德勒医生也不在。“好吧，请给我接男按摩师。我是说按摩室。你听懂我的话了吗？男子健身俱乐部。是的，马克斯·席佩尔俱乐部——我怎么会知道它的名字？”

捷克拳击手说话有口音，将“医生”（doctor）说成了“医斯”（toktor）。

那边一个奇怪的声音说：“阿德勒医斯^①？”这是那个年老的捷克职业拳击手，鼻子和耳朵都破了相。他在那里做服务员，分发肥皂、被单和拖鞋。他走开了。接着，电话对面陷入空洞而永久的寂静。威廉用指甲叩击话筒使它颤动，朝着它吹口哨，可是召唤不来服务员或接线生。

看见他检查塔姆金在桌子上放的药瓶，女服务员似乎有点儿怀疑他。他的酚类药片没有多少了，他在寻找其他的药品。不过他还是吞了一片自己的药片，然后走出房间，又按了电梯铃。他乘电梯去楼下的健身俱乐部。从电梯里出来后，透过蒸汽腾腾的窗户，他看见游泳池内打着旋儿的水的绿色，反射在最下层的楼梯的底部。他穿过更衣室的门帘。两个男人裹着毛巾正在打乒乓球。他们打球的技巧很不熟练，乒乓球高高地跳起。盥洗室里的黑人在擦皮鞋。他没有听说过阿德勒医生的名字，威廉往下走到按摩室。光着身子的男人们躺在台子上。这个地方的光线很暗，非常热，天花板上微弱的白色灯光，像月亮般照射着苍白的皮肤。用美丽少女的照片制成的日历钉在墙上，照片中的少女们穿着紧身流苏装。第一张台子上，躺着一个双眼紧闭、静静地尽情享受的男子。他留着浓密的胡须，两条短腿粗壮结实，一头黑

发。他可能是信东正教的俄国人。裹着被单在他旁边等待的人，才从蒸汽浴中出来，刚刮过胡须，浑身红通通的。他长着一张幸福的大脸蛋，正在做梦。他后面的台子上是一位运动员，肌肉发达，强壮有力并且年轻，健硕的白色的身体曲线直到他的生殖器，嘴边露出半带恼怒的笑容。阿德勒医生在第四张台子上，威廉站在他父亲苍白纤弱的身体的上方。他父亲的肋骨又窄又小，肚子是圆的，又白又高。它自己独立存在着，好像是和身体不相关的什么东西。他的大腿虚弱无力，手臂的肌肉下垂，颈子上长满皱纹。

穿着汗衫的男按摩师弯下腰，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你的儿子来了。”阿德勒医生朝着威廉的脸睁开眼睛。他立刻瞧见了那张脸上的烦恼，出于一瞬间本能的反应，要把自己从被接触传染的危险中挪开。他安详地说：“那么，你接受我的劝告了吗，威尔基？”

“哦，爸爸。”威廉说。

“去游个泳，做个按摩？”

“你收到我的便条了吗？”威廉说。

“是的，不过我恐怕你必须去请求别人，因为我不能帮你。我没想到你的钱这么少。你怎么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难道你没有存什么钱吗？”

“哦，请别说了，爸爸。”威廉说，几乎要将两只手放在一起紧握着。

“抱歉，”医生说，“我真的抱歉。但是我立下了一个规矩。我考虑过，相信这是一个好规矩，我不想改变它。你做事很不明智。出了什么问题吗？”

“每件事情。简直就是每件事情。哪一件不是呢？我确实有一点儿积蓄，可是我一直都不是很精明。”

“你去赌博了？你输了？是塔姆金吗？我告诉过你，威尔基，不要寄希望于那个塔姆金。你难道？我怀疑——”

“是的，爸爸，恐怕我太信任他了。”

阿德勒医生把自己的胳膊伸向给他涂抹冬青精油的按摩师。

“信任！你被骗了？”

“我恐怕我有点儿——”威廉瞥了一眼按摩师，然而按摩师正专注于工作，大概他不会听这些谈话，“我被骗了。我最好还是说出来。我真应该听你的。”

“哎，我不想再提醒你，我警告过你多少次。这一定非常痛苦。”

“是的，父亲，正是这样。”

“我就不知道，你必须焦头烂额多少次才能吸取一点儿教训。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威廉一脸绝望地说，“你是如此正确，父亲。这是同样的错误，我被三番五次地搞得焦头烂额。我似乎不能——我愚蠢，爸爸，我简直不能够呼吸。我的胸腔完蛋了——我感到窒息。我简直喘不过气来。”

他凝视着父亲的裸体。不久，他意识到阿德勒医生在努力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他正濒临爆发的阶段。威廉低下面孔说：“没有人喜欢倒霉，啊，爸爸？”

“哦！此刻是倒霉。一分钟前还是愚蠢的行为。”

“是愚蠢的行为——都有一些。确实我不能够吸取教训。可是我——”

“我不想听那些细节，”他的父亲说，“我要你理解，我太老了，不能再承受新的负担了。我太老了，承受不起了。而那些只是等待帮助的人——就得等待着帮助。他们必须停止等待。”

“这不全是金钱的问题——一个父亲可以给予儿子的，还有其他的東西。”他抬起灰色的眼睛，鼻孔张大，带着一副痛苦恳求的表情，这激起他父亲对他更深的反感。

他警告他说：“小心，威尔基，你差不多让我失去耐心了。”

“我试图不让你这样。然而你的一句话，仅仅一句话，将会大有帮助。我从来没有向你要求过很多。可是你不是一个仁慈的人，父亲。我恳求你的，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儿东西，你都不给。”

他看出他的父亲现在是勃然大怒。阿德勒医生开始说些什么，然后一边说，一边抬起身子，把被单拉过来盖在身上。他的嘴巴张得很大，看起来阴暗而扭曲。他对威廉说：“你想要把你自己变成我的十字架。但是我不打算背负起一个十字架。我将看到你死去，威尔基，以基督的名义，在我让你对我那样做之前。”

“父亲，听我说！听我说！”

“立刻从我的面前走开。我看见你就是一种折磨，你这懒虫！”阿德勒医生喊道。

威廉怒火飙升，他的愤怒不亚于他的父亲，但后来减弱了，听任自己无助地被痛苦所俘获。他带着一种奇怪的拘谨，生硬地说：“好吧，爸爸。不用再说什么了。我们应该说的差不多都说完了。”他步履沉重，走出与游泳池和蒸汽浴室邻接的门，费力地从地下室爬上两段长长的楼梯。他又一次乘电梯来到夹楼的大堂。

他到服务台询问塔姆金医生。

服务员说：“不，我没有看见他。不过我记得信箱里有给你的什么东西。”

“我？把它拿到这儿来。”威廉说，然后打开被记在纸上的他妻子的电话留言。上面写着：“请给威廉太太回电话。紧急。”

每当接到妻子送来的紧急留言时，他总是陷入极大的惊恐不安，为孩子们担忧。他跑向电话亭，把口袋里的零钱倒出来，放到电话下面那个弧形的小钢架子上，接着拨打迪格比的电话号码。

“找哪位？”他的妻子说。西瑟斯在客厅里吠叫。

“玛格丽特？”

“是的，你好。”他们互相从未有过其他的问候。她立即辨别出他的声音。

“孩子们一切都好吗？”

“他们在外面骑自行车。为什么他们不应该一切都好呢？西瑟斯，安静一点儿！”

“你的留言吓着我了，”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将‘紧急’用得如此平常。”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她那熟悉的倔强的声音，唤醒了他内心的一种渴望，不是对于玛格丽特，而是对于他曾经一度熟悉的安宁。

“你寄给我的是远期支票，”她说，“我不能允许你那样做。离本月一号，已经五天了。你在支票上填的是十二号。”

“哎呀，我没有钱。我没搞到钱。你不可能因为那个送我进监狱。到十二号如果我能够筹到钱，我就算是幸运的。”

她回答说：“你最好弄到钱，汤米。”

“是吗？为什么？”他说，“告诉我，为什么？为了对每一个人说我的谎话？你——”

她打断他的话：“你知道为什么。我有孩子们要抚养。”

威廉在狭窄的电话亭里突然满身大汗。他垂下头，耸了耸肩，同时用手指把五分镍币、一角硬币和二十五美分硬币排列起来。“我在尽我最大的努力，”他说，“我不太走运。事实上，情况非常糟糕，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我不能告诉你今天是星期几。我不能正确地进行思考。我最好还是别试了。玛格丽特，这是我倒霉的一天。但愿我活着再也不会遇到像今天这样的经历。我是真心诚意的。所以今天我不打算尝试做任何思考。明天我要去见一些人。其中一位是销售经理，另一位是电视行业的——不过不是去演戏；”他匆忙地补充说，“是关于生意方面的。”

“那仅仅是更多的空谈而已，汤米。”她说，“你应当解决与罗贾克斯公司之间的問題。他们会让你复职的。你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思考问题了。”

“你是什么意思？”

“这个，”她说，语气慎重而坚定，带着一种冷酷的坚定，“你仍然像年轻人那样思考问题。可是你不能再那样做了。每隔一天，你就想要重新开始。然而十八年后你就够格退休了。没有人愿意雇用你这把年纪的新手。”

“我知道。但是听着，你不必说得那么冷酷无情。我不可能跪着求他们。你实在不必说得那么冷酷无情。我没有这样伤害过你。”

“汤米，我不得不迫着你，向你讨要你欠我们的钱，我恨这样做。”

她同样恨别人说她的声音冷酷无情。

“我努力地控制我自己。”她告诉他。

他能够想象得到，她那秀丽而果断的面孔上，渐渐变成灰色的刘海是按照严格固定的样式修剪好的。她为自己行事公正而自豪。他想，我们无法承受了解我们做了什么后的负担——即使血流出来了，即使生命的气息是取自某个人的鼻孔。这是弱者的方式：平静而公正，然后摧毁！他们摧毁！

“罗贾克斯公司让我复职？那我将不得不爬回去。他们不需要我。为他们工作这么多年以后，我本来应该得到公司的股票。依靠只有原先一半的推销区域，我将怎么供养你们三个人，并且养活我自己呢？你甚至连对你而言只是举手之劳的小忙都不愿意帮，为什么我要尝试呢？我送你重新回到学校去学习，不是吗？那时你说——”

他的声音升高。她不喜欢他升高声音，打断了他。“你误会我了。”她说。

“你应当意识到，你正在置我于死地。你不可能盲目到那种程度。你不可以杀人！你记得那句话吗？”

她说：“你现在简直是在胡言乱语。等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情况就会不同。我对你赚钱的能力极有信心。”

“玛格丽特，你不理解这种处境。你必须找一份工作。”

“绝对不行。我不打算让两个年幼的孩子到处乱跑，失去管教。”

“他们不是小孩，”威廉说，“汤米十四岁，保罗就要十岁了。”

“喂，”玛格丽特以她从容不迫的态度说，“假如你打算要这样叫喊的话，我们就无法继续谈话了，汤米。他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年龄。有些青少年之所以混入帮派团伙，就是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或者家庭破碎。”

她再一次地提醒他，是他离开了她。她把抚养孩子当作负担，而他必须预料到要为自由付出代价。

自由！威廉怀着强烈的怨恨想。他吃了一嘴巴的灰，但那不是自由。把我的孩子们给我。因为他们也是我的。

“你是那个曾经与我住在一起的女人吗？”他开始说起来，“你忘了我们睡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吗？你现在一定要这样对付我，毫无慈悲吗？”

只要与玛格丽特重续旧缘，他的处境就会比今天更好。这正是她想要让他感受到的，她将这一点表达得透彻明白。“你处于痛苦之中吗？”她说道，“不过你活该。”他再也不能回到她的身边，就像他不能乞求罗贾克斯公司让他复职一样。即使他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也不能够。玛格丽特毁了他和奥利芙。玛格丽特一再地打击他，打败他，重创他，甚至想要打得他灵魂出窍。

“玛格丽特，我想请你重新考虑一下工作。现在你有了那个学位。我为什么要支付你的学费？”

“因为它看似有用。其实不是的。成长中的男孩子需要父母的管教和一个家。”

他恳求她：“玛格丽特，对我宽容一些。你应当这么做的。我已经山穷水尽，感到要窒息而死了。你不会想要为一个人的毁灭负责任的。你必须停下来。我觉得我要崩溃了。”他的脸发胀。他一拳猛击在电话亭墙壁的镀锡铁皮、木头和钉子上。“你必须让我喘息。即使我应该倒下，那又怎么样？关于你的某些方面我永远不能理解。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人？你和他一起生活了这么久。他给了你他最好的东

西。他努力过。他爱过你。”仅仅是发出“爱”这个词语的音节，就让他颤抖不已。

“哎，”她说，急剧地喘了一口气，“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在你的想象中，我们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大人物？所有的事情都一帆风顺地等着你吗？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也许她并未打算回答得这么刺耳，不过她苦思冥想过多次，现在忍不住要惩罚他，让他感受一下她不得不遭受的痛苦。

他又开始砸墙，这一次用的是指关节，他的肺里几乎没有足够的空气让他低声说话，因为心脏受到一股向上推的可怕压力。他站起来，在狭窄的四周封闭的电话亭内跺着脚。

“难道我没有一直尽我最大努力吗？”他叫喊着，然而他的声音听起来既虚弱又单薄，“一切都来自我，但没有一样回报给我。没有法律惩罚这样的行为，可是你伤害我就是在犯罪。当着上帝的面——那不是开玩笑。我是当真的。当着上帝的面！孩子们迟早会懂得的。”

玛格丽特以一种坚定的语调，平静地对他说：“我不能容忍别人冲着我吼叫。当你能够正常地说话，并且要说的事情合情合理的时候，我会听的。但不是现在。”她挂了电话。

威廉恨不得将电话装置从墙上扯下来。他咬牙切齿，戳来戳去的手指疯狂地抓住黑色的电话盒，发出快要窒息的叫喊声，并用力一扯。这时他看见一位老妇人透过玻璃门注视着他，她完全被他吓坏了，他从电话亭里跑出来，在架子上留下一大堆零钱。他匆匆走下阶梯，来到街上。

百老汇大道上，依然是明亮的下午，在沉闷的太阳光的照射下，带有汽油味的空气几乎静止不动。肉店和水果铺的门口留下乱七八糟、沾满锯屑的脚印。大量、大量的人群，许多不同民族和各种类型的人，组成无穷无尽的人流，倾泻而出，推来挤去。各种年龄的人，各种英才，人类所有秘密的掌握者，古代的和将来的，每张面孔上都显露出一种特殊的动机或本质的精妙——我劳动，我消费，我奋斗，我设计，我热爱，我依恋，我支持，我让步，我妒忌，我渴望，我鄙视，我死亡，我隐藏，我想要。变化极快，比任何人能够记录的还要快。人行道比任何堤道都要宽；街道本身宽阔漫长，地面震动，光线闪

烁。在威廉看来，有节奏的震动达到了耐力的最后极限。虽然阳光看来好像一层宽阔的薄纱，但它真实的重量却让他感到自己像一个酒鬼。

“假如这是我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我要离婚。”他发誓，“至于爸爸——至于爸爸——我不得不把我的汽车当作破烂一样卖掉，去付酒店的租金。我不得不跪在奥利芙的面前求她说：‘支持我一阵子，别让她赢。奥利芙！’”他想，我将努力和奥利芙重新开始。事实上，我必须。奥利芙爱我。奥利芙——

在路边停着的一排豪华轿车的旁边，他以为自己看见了塔姆金医生。他先前已经在那顶镶可可色宽边的帽子上面犯过错，当然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可是那个站在殡仪馆的天棚下和别人认真说话的尖肩膀的人，不是塔姆金吗？这是一场盛大的葬礼。他寻找在时髦的深灰色帽檐下面的那张奇特面孔。两辆敞篷车上放满了鲜花，一个警察试图留出一条过道来供行人通过。就在天棚的柱子旁边，现在和一个一脸严肃的人不断交谈、用一只手打着手势的，不正是那个该死的塔姆金吗？

“塔姆金！”威廉一边高声呼叫，一边向前走去。可是一个警察，双手像拿着一根擀面杖似的，紧紧抓住警棍的两端，将他推到旁边去。现在威廉离塔姆金更远了，他小声地咒骂警察，而警察继续把他推回去，推回去，推他的肚子和肋骨，说着“请往那边继续移动”，他流着汗水的脸由于急躁而发红，双眉像红色的绒毛。威廉傲慢地对他说：“你不应该这样推人。”

不管怎样，确实也不必责怪警察。他是奉命来维持道路通畅的。威廉被人群挤向前去。

他大声叫喊：“塔姆金！”

可是塔姆金已经走了。或者说，是威廉自己被人群从街上带进殡仪馆中的礼堂里。里面不像外面那么拥挤，昏暗而凉爽。风扇带动的气流吹干了他脸上的汗水，他拿手帕用力地擦脸，以止住汗里的盐分引起的轻微瘙痒。当他听见音符从管风琴中响起，看见人们坐在靠背长椅上时，他叹了口气。男人们都穿着正式的服装，戴着黑色的卷边毡帽，静静地在软木地板上来来回回地走动，在中间通道里上上下下地

走动。彩色玻璃上的白色好像珍珠母，恒星流体的蓝色仿佛天鹅绒丝带。

好吧，威廉想，如果外面的那个人是塔姆金，也许我可以在这里等他，这里要凉快些。奇怪，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今天要参加一个葬礼，不过这像是这个家伙会干的事。

然而在几分钟之后，他已经忘记了塔姆金。他和其他人一起沿着墙边站着，向棺材看去，队伍缓慢地往前移动，经过棺材，凝视着死人的脸。现在他也在队伍里，慢慢地，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移动，他的心跳加速，频繁，他觉得受到了惊吓，但是不知怎么的也感到丰富充实。他靠近棺材，队伍停下来，轮到他致哀了，他注目向下看去。看着尸体时，他屏住了呼吸，面孔发胀，眼睛因瞬间涌出的泪水而闪闪发光。

死者头发灰白，前额上有两大绺灰白的头发，可是他并不老。他的脸很长，瘦削的鼻子稍稍地、微妙地扭歪着。他的眉毛扬起，宛如陷入最后的思考之中。现在他终于可以专心思考了，在所有让他分心的事物都结束了以后，当他的肉体已经不再是肉体的时候。威廉被这种沉思冥想的神情所吸引，他无法离开。尽管他感到有几分毛骨悚然，然后是少许忧伤，可他还是无法走开。他走出队伍，留在棺材旁边。他的眼睛默默地充满泪水，透过静止的泪水，他端详起死者。参加葬礼的人脸上如同蒙上了一层面纱，排队经过铺着缎子的棺材，朝着放成一排的百合、紫丁香和玫瑰走去。威廉怀着令人窒息的悲伤，几乎是钦佩地不断点头。从外表上看，死者身着正式的衬衫和丝绸的翻领西服，打着领带，皮肤上搽了粉，看上去非常得体。只有外表下面的一点点不太合适，眼睛里，是那么——黑暗，威廉想，那么堕落。

威廉站得稍微远一些，开始哭泣。起初他伤感地轻轻地哭，可是不久之后，伤感变成了更深的感触。他大声地抽泣，面孔渐渐扭曲、发热，眼泪使皮肤感到刺痛。一个人——另一种人类，是他首先想到的，但是其他的不同的事物，却从他身上被撕裂开。我能做什么？我遭到剥夺，并且被一脚踢开……哦，父亲，我求过你什么了？我将拿我的孩子们——汤米、保罗，怎么办呢？我的孩子们。还有奥利芙怎么办？我的亲爱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必须保护我，不让想要夺取我生命的恶魔得逞。假如你想要它，那么就杀了我。取走，把它取走，从我这里把它取走。

不久他便无话可说，无理可辩，一贯如此。他停不下来。他体内所有的泪水的源泉突然打开，又黑又深又热，它们汹涌而出，使他的身体抽搐，低下倔强的头，佝偻着肩膀，扭曲着脸，握住手帕的手动弹不得。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可是毫无用处。他喉咙里那个很大的病痛的结，向上肿胀起来，他完全屈服了，捧着脸痛哭起来。他哭得真心实意。

礼堂内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他独自一个在抽抽搭搭地哭着。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一个女人说：“那大概是他们希望见到的从新奥尔良来的堂兄弟吧？”

“应当是某个非常亲近的人才会如此悲伤。”

“天哪，天哪！悲伤到那种程度。”一个男人说，睁大的眼睛闪闪发光，嫉妒地看着威廉剧烈颤抖的肩膀、扭曲的面孔和变白了的浅色头发。

“也许是死者的兄弟？”

“哼，我十分怀疑，”另一个旁观者说，“他们长得完全不一样，是黑夜与白天的差别。”

鲜花和灯光在威廉模糊而潮湿的眼中欣喜若狂地融合在一起。似海洋一般波涛汹涌的音乐传到他的耳中，倾注于他，伟大而幸福的泪水湮没了他，他将自己隐身于人群中间。他听着音乐，在痛苦的哭泣和呼喊之中，朝向心中的终极需求，沉入比悲伤更深的地方。

© The Nobel Foundation 1926, 虞建华译。

索尔·贝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①

(1976年12月12日)

四十多年前，我是一个极为自相矛盾的本科生。我的习惯做法是注册一门课程，然后花大部分时间阅读另一学习门类的书籍。于是，应该花时间钻研“货币和银行”专业的我，却专注于阅读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我从来没有理由为此后悔。康拉德吸引我也许是因为他像个美国人——他曾是个背井离乡航行于异国海域的波兰人，说法语，但用英语写作，作品展现出非凡的美感和魅力。这对我，一个在芝加哥移民区长大的移民的孩子来说，一个熟知马赛航线、当上英国海船船长的斯拉夫人，一个用东方风味的英语写作的人的吸引力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康拉德的真实生活并未在小说中表现出太多怪异之处。他的主题直截了当——忠诚、统帅、航海惯例、等级，以及遭遇台风袭击时水手们遵从的脆弱的守则。他信仰这些看似脆弱的规则的力量，也相信艺术的力量。他在《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序言中，对自己的艺术观作了简明扼要的陈述。他说，艺术是为赋予可见宇宙之最高正义所作的努力：试图在这个宇宙的物质和生活现实中，找到基本的、恒久的、本质的东西。康拉德说，作家们触及本质的方法与思想家和科学家们不同，后者通过系统的考察认知世界。而艺术家，首先只有他自己；他自我生成于孤独的领地，发现了“吁请的语言”。康拉德讲到他吁请的对象：“向着我们生命中先天赋予而非后天获得的成分，向着内在的愉悦和惊异的感觉能力……我们的同情心和痛苦感，向着潜在的与天下万灵为伍的情感——也向着微妙但不可战胜的对共同责任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将无以计数的孤独心灵聚合起来……让全人类联结成一体——死去的与活着的，活着的与未出生的。”

这一则热情洋溢的声明写于80年前，我们在接受之前可能需要对其略加修饰。我那一代读者熟知一长列华丽或高调的辞藻，那些被海明威等作家抛弃的诸如“不可战胜的信仰”或“全人类”之类。海明威替那些受到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政客们巧言令色的宏大词汇激励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说话。他的语言必须与杂陈战壕的年轻结冰的尸体形成呼应。海明威的青年读者相信，20世纪的恐怖以其致命的辐射已经伤害并杀死了人文主义的信仰。因此我告诉自己说，必须抵

制康拉德式的修辞。但我从不认为他有任何过错。他直接向我诉说。感受个体总显得弱小——除了自己的弱小他无所感觉。但是如果他接受自己的弱小地位和分离状态，沉入自己的内心，强化这种孤独，他就能发现自己与其他所有孤独生灵的合一。

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对康拉德的话提出疑问。但对有些作家而言，康拉德式的小说——所有那一类小说——都一去不复返，寿终正寝了。比如说，法国文学中有领军人物阿兰·罗布-格里耶，也是法语

“choseisme”即“物本主义”的代言人。他写道：当代的伟大作品，如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或卡夫卡的《城堡》，其中都没有“人物”；你在这些书中看到的不是个人，而是个体。他说：

“人物小说完全属于过去的时代。它描述了一个阶段：标志了个人的峰值。”这并不一定是一种进步，罗布-格里耶承认这一点。但这是真实现状。个人已被消灭。“当前阶段更是一种行政数字。对我们而言，这个世界天数已尽，代由某些家族的某些个人的起起落落而定义。”他进而说：在巴尔扎克的中产阶级时代，有个名字，有个“人物”十分重要；“人物”是生存竞争和成功的工具。在那个时期，

“如果任何探索中个性既代表手段也代表目的，那么在这样的世界中有一张脸是必不可少的”。但他总结道，我们的世界更加谦卑，它不认可全能的个人，但它同时又更加雄心勃勃。“因为它看得更远。排他性的‘人类’崇拜让位于一种更广阔的意识，人类中心论逐渐被淡化。”不管怎样，他安慰我们说，新的进程和新发现的预示，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无意发起论战。我们都明白对“人物”的厌倦意味着什么。将人类型化已遭到质疑，令人厌烦。D. H. 劳伦斯在20世纪初就指出，我们，我们人类，被清教主义损坏了本能，在根本上互相排斥而不是互相关怀。“同情心已经破损。”他说。他进一步指出：“各自鼻孔里闻到的是对方的臭味。”另外在欧洲，几世纪以来经典的力量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每个国家都有各自“可辨认的个性”，来自莫里哀、拉辛、狄更斯或巴尔扎克。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也许这与精妙的法国谚语有所关联：“个性凸显，事情难办。”这就让人产生联想，一个非独创的种族往往寻找便捷的资源为其所用，就好像在旧城的废墟上建起新城。而且，心理分析概念的“人物”也同样，是一个丑陋死板的程式——是我们必须屈尊下从，而不是乐于拥抱的东西。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也攻击中产阶级个人主

义，有时将“人物”等同于财产。罗布-格里耶的论点中有同样的意味。对个性的排斥，污名标签，虚假的存在都有政治后果。

原文为Time Regained，《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

但在此我对艺术家的首要事项问题饶有兴趣。他应始于历史分析，持有观点或纳入系统，这样做有否必要，是否明智？普鲁斯特在《重现的时光》^②中说道，青年知识分子读者中呈现越来越偏好道德和社会的严肃分析性作品的倾向。他说他们更喜欢贝戈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小说家）类的作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作家更加深沉。“但是，”普鲁斯特说，“一旦艺术作品被理性检视，那么一切都不再稳固和确定，可以拿来证明任何想要证明的东西。”

罗布-格里耶的观点并不新颖。它告诉我们必须把中产阶级的人类中心主义从我们身上清除出去，做我们的先进文化所要求的时髦事情。人物？“五十年的疾病，严肃的论文作者已经多次签过死亡通知书，”罗布-格里耶说，“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把它从19世纪筑起的基座上推倒。现在它成了木乃伊，仍然安放在同样虚假奢华的宝座上，为传统文学批评尊崇的价值观所簇拥。”

罗布-格里耶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几个陈旧观念的思考》。我本人已对所有种类的陈旧观念和木乃伊感到厌烦，但阅读杰作我永远乐此不疲。那么对他们书中的“人物”该怎么看待呢？是不是有必要中止对“人物”的探究？书本中如此生动的东西现在难道就一命呜呼了？是不是因为人类走进了死胡同？难道个性真的与历史和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我们能否接受被如此“权威地”描述的环境？依我之见，这无关乎人类的基本利益，但问题存在于这些观念和描述中。僵死教条、闭锁不全的描述令人反感。要寻找问题的根源，我们必须首先检视自己的头脑。

“人物”的死亡通知由“最严肃的论文作者们签署”这一事实，只意味着另一群木乃伊——最受尊崇的知识界领袖们——设定了条规。让我感到好笑的是，这些严肃的论文作者被允许为文学作品签发死亡通知。艺术应该追随文化？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错。

如果创作规划需要，小说家就没有理由放弃“人物”。但从理论上划定以个人为最高核准的时代的终结，便是无稽之谈。我们不能把学界人士看作自己的老板。由他们操控艺术对他们亦无好处。难道他们阅

读小说时，除了在其中发现对自己观点的认同外，其他一无所获？难道我们在此玩的是这样的游戏？

伊丽莎白·鲍恩曾说，人物不是作家创造的。他们是先存在的，需要被发现。如果我们没能发现他们，如果我们无法对他们再现，问题在于我们。然而必须承认，发现“人物”绝非易事。人类的状况也许从未如此难以定义。那些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处在宇宙历史早期的人一定是正确的。我们被大量倾倒在一起，似乎经历着新意识层面的痛苦。在美国，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在近四十年中接受了“高等教育”——很多情况忧喜难定。在六十年代的多事之秋，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前沿的教诲、概念、悟性以及无处不在的心理、教育和政治观念。

我们每年都能看到几十本著作和数十篇文章，其作者告诉美国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家，并对现状作出或明智的，或幼稚的，或过激的，或骇人听闻的，或丧失理智的判断。所有这些书文都反映我们陷于其中的危机，同时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分析家正是由他们试图开出药方医治的混乱所生成的。我是作为一名作家对他们的一切进行思考的：他们极端的道德敏锐性，他们追求完美的欲望，他们对社会缺陷疾恶如仇的态度，他们动人且滑稽的漫无边际的要求，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暴躁，他们的敏感，他们的慈悲，他们的善德，他们的骚动，以及他们试验毒品、触摸理疗和炸弹时的那种鲁莽。前耶稣会神父玛拉基·马丁在他那本关于教会的书中，将现代美国人与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囚徒》做了比较。他从一大块石料中看到了“一场为完美登场而进行的尚未结束的争斗”。美国“囚徒”在争斗中被“来自自封的先哲、教士、判官以及自身痛苦制造者的阐释、告诫、警示和自我描述所包围”。马丁说。

且允许我略花些时间更仔细地对这样的痛苦作一番探查。在个人生活中是失序或近似恐慌状态；在家庭——对丈夫、妻子、父母、孩子而言——是混乱；在公民行为，在个人忠诚，在性实践中（我不想背诵整条清单，我们已经听厌了），是进一步的混乱。个人的失序伴随着公众的疯狂。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曾在科幻小说中逗人发笑的东西——《纽约时报》的文章谈美国和俄罗斯卫星太空战发射的死亡射线。在11月的《遭遇》杂志中，我的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一位清醒负责任的经济学家，宣称英国的公共支出很快将走上像智利这样的穷国的道路。他为自己的预测感到吃惊。什么——始于《自由大宪章》崇高传统和民主权利的源泉将枯竭于独裁？“任何成长于这一传统的人作

出英国正面临失去民主危险的预言都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这又是事实！”

我们被这样的事实打趴在地，挣扎着生存。如果我同弗里德曼教授进行辩论，我可能会建议他把机构的抵制、英国和智利的文化差异以及民族个性和传统的差异诸多因素考虑在内，但是我的目的不是卷入一场我无法胜出的争论，而是将你们的注意力引向我们不得不与之共存的可怕预言、混乱无序的现实的根源和毁灭的想象。

你可能以为偶然在杂志某一期上目睹一篇此类文章不足为奇，但在《遭遇》的另一页上，休·西顿-沃森教授讨论了乔治·凯南对美国堕落以及对世界的负面意义的近期调研。在描述美国的失败时，凯南谈到犯罪、城市衰败、毒品和色情泛滥、轻浮、教育标准下滑等，并得出结论，我们的巨大能量没起任何作用。我们无法领导世界，我们被罪孽所蛀蚀，很可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西顿-沃森教授写道：“如果最上层的十万男女，即决策者和帮助决策者形成思想的智囊人物，甘愿就范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无药可救。”

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就说这些。那么它的意识形态的对手情况如何？我翻动《遭遇》的书页到剑桥大学讲师乔治·沃森先生的一篇短文，关于左翼人士中的种族主义。他告诉我们：社会民主联盟创始人海因德曼把南非的战争称为犹太人战争；韦布斯时常发表种族主义的观点（在他之前还有拉斯金、卡莱尔和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他还提到恩格斯曾谴责东欧的小民族斯拉夫人，称他们为反革命种族垃圾；沃森先生在结论中引用了西德“红军纵队”的欧莱克·梅因霍夫1972年在一次法庭听证会上的公开申明，表示认同“革命的灭杀”。在她看来，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反犹主义，基本上是反对资本主义。文章引述她的话说：“奥斯维辛意味着600万犹太人被杀并被扔进了欧洲的垃圾堆，正是因为他们犹太敛财奴。”

我提及这些左派中的种族主义者，为的是说明没有光明的子孙或黑暗的子孙那种简单的二分法。善与恶不是沿着政治划分匀称地分配的。但我已陈述了我的观点，我们面临着所有的焦虑。一切都每况愈下，这是我们的日常担忧。在私人生活中我们心神不定，在公共问题上我们备受折磨。

至于艺术与文学——它们情况如何？四周一片狂暴喧嚣，但我们并未完全被冲昏头脑。我们仍然能够思考，能够区分，能够感受。更纯

洁、更微妙、更崇高的活动没有屈从于愤怒和胡言。暂且没有。书仍然有人写，有人读。为快速流变的现代读者的头脑提供阅读可能更加困难，但仍然有可能冲破噪声抵达宁静之地。在那片宁静之地，我们也许会发现他正在虔诚地等候着我们。当复杂性增加，寻求本质的欲望也随之增加。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休无止的危机塑造了一种人，他经历了可怕、怪异的事情，明显减少了偏见，抛弃了令人失望的观念，增长了与各种类型的疯狂共处的能力，抱有追逐持久的人类之善的强烈愿望——比如真理，或自由，或智慧。我并不认为自己夸夸其谈，这方面有许多例证。分崩离析？好吧，是的，有不少分崩离析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在经历着一种非同一般的精炼过程。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阅读普鲁斯特的《重现的时光》，我发现他明显意识到这一点。他描写伟大战争时期法国社会的小说，验证了他艺术的力量。他坚持认为，没有艺术直面个人和集体的恐怖，我们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和任何其他任何人。唯有艺术能冲破荣耀、激情、理智和习惯在四面竖起的面貌世界现实的高墙。还有另一个现实，更加真实但我们视而不见的现实。这个另外的现实不断向我们发送暗示，没有艺术我们就无法接收。普鲁斯特将这些暗示称为我们的“真实印象”。若无艺术，这个真实印象，即我们绵延不绝的直觉感受，将隐秘难见，结果是，我们只剩“现实目的之类的词汇，却误以为它是生活”。托尔斯泰对此的阐述几乎如出一辙。他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也描述了同类的遮蔽生与死的“现实目的”。在最后的苦难中，伊凡·伊里奇通过撕开遮蔽，看穿“现实目的”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物”。

普鲁斯特仍能够在艺术与毁灭之间找到平衡，坚持认为艺术是生活所必需，是一个独立的伟大现实，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不像过去那样与主要生活领域紧密相连。史学家埃德加·温德在《艺术与混乱》一书中告诉我们，很久以前黑格尔就已观察到艺术不再处于人类的中心考量之内。这些中心考量现为科学所占据——一种“无情的理性追问精神”。艺术让位到了边缘，在那里开辟了“一个博大、壮美、多彩的天地”。在科学时代，人们仍然绘画作诗，但是黑格尔说，不管上帝看到现代艺术作品有多精彩，也不管我们“在圣父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中”发现何种尊严和完美，这些全无用处：我们不再屈膝于天神，我们久已不再虔诚地跪服在上帝面前。创造力、大胆的探索和新的发明取代了“直接关联”的艺术。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纯艺术最伟大的成就是摆脱了先前的责任性，不再是“严肃”的东西，而是“以形式的从容”让灵魂从“陷入现实牢笼的

痛苦”中得到升华。我不知道今天还有谁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宣称艺术可以让“陷入现实牢笼的痛苦”的灵魂得到升华。我也难以确定，此刻纯科学的理性探究精神占据着人的中心考量。这个中心（也许是暂时的）似乎被我所描述的危机占领着。

19世纪的欧洲作家中有许多不甘放弃文学与主要人类活动之间的关联。这种想法会让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震惊。但在西方，伟大的艺术与广大民众渐行渐远，形成了对普通读者和中产阶级的明显蔑视。他们中的精英看清了欧洲产生的是何种文明：炫丽但动荡而脆弱，面临被大灾难吞噬的危险。这是历史学家埃里克·奥尔巴克告诉我们的。他说，这些作家中有些创作了“奇怪但朦胧中让人感到害怕的作品，或以悖论的和极端的观点让公众震惊。或是出于对公众的不屑，或出于他们自己小圈子的灵感，或存在致使其无法简单而真实地书写的某些不幸缺陷，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在乎所写的作品是否便于读者的理解”。

在20世纪，他们的作品仍然产生着主要影响，因为尽管展示了激进和创新，我们的同代人其实仍然十分保守。他们跟随着19世纪的引领，维持着昔日的标准，以一种与上世纪大同小异的方法阐释历史和社会。如果他们感觉到文学可能再一次卷入“中心考量”之中，如果他们认识到存在着一种从边缘返回的渴望——回归简单真实的强烈愿望已经呈现，他们今天会怎么做？

当然我们无法仅仅因为想要回归中心而能够回归，但是人们需要作家，这点对我们具有重要性，而且危机的力量如此之大，呼唤着我们重返中心。开药方必将无济于事。没有人能告诉作家该做什么。想象力必须找到自己的路径。但我们可以热切地期望，他们——我们——可以从边缘返回中心。我们作家无法充分地代表人类。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还有作家又如何描述他们？在一种契约精神的光照之下，他们看到的是再熟悉不过的自身行为。这种在罗布-格里耶和我看来如此乏味的契约精神光照之下的形象，产生于当代世界观：我们把消费者、公务员、足球迷、情侣、看电视的人写进书中。契约精神光照之下他们的生存徒具形骸。还有另一种人生，来自持续的自我意识，拒绝那种光照塑型的虚假生活——即为我们定制的活着的死亡。它是虚假的，我们心知肚明，我们从未放弃对它进行支离破碎的秘密抵制，因为那种抵制产生

于持续的直觉感受。也许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现实，但也无法容忍太多的非现实，太多对真实的滥用。

我们没把自己想象得太好；我们没有足够思考我们是什么。我们的集体成就已经如此大步地“超越”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指向那些成就为自己开脱。我们普通人乘坐喷气式飞机四小时内可以横跨大西洋，这就充分代表了我们所能申言的价值。然后我们又听说，现在是西方花园的关门时刻，我们的资本主义文明行将就木。几年前西里尔·康诺利写道，我们将要经历“完全的蜕变，不单单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系统的崩溃，而是一种马克思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未能预见的关于现实本质的大潮变”。这意味着我们内缩还不够，必须准备继续缩小。我不敢确定这应该被称为理智的分析，还是知识分子作的分析。灾难就是灾难。把它们称作成功，就如某些政客所为，实在愚不可及。但我提请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一大批抱有越来越受人尊重的态度——关于社会、人性、阶级、政治和性的观念，关于思想和物质宇宙以及生命演化的认识。甚至在最优秀的作家群体中，很少有人花精力去重新审视这些态度或正统观念。这样的态度在乔伊斯或D. H. 劳伦斯笔下要比一般作家的书中更为强烈地闪现。它们比比皆是，但很少有人提出严肃的回应。自二十年代以来，有多少小说家回看过D. H. 劳伦斯，或者对性活力、对工业文明、对本能产生的影响提出过不同的观点？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固守着老一套的理念、神话和策略。可以看看罗布-格里耶所说的“近五十年最严肃的论文作者”。是的，确实如此。论文接论文，著作接著作，对最严肃的思想作出确认——波德莱尔的，尼采的，马克思的，心理分析的，等等——产出于这些最严肃的论文作者。罗布-格里耶关于“人物”的见解，也可以用于这些观念，维持大众社会的日常，包括非人性化及其他。对此我们已神倦心疲。他们对我们的呈现画虎类犬，对我们的塑造并不比古生物博物馆重建的爬行动物或其他巨兽更像我们。我们远远柔软得多，更加多才多艺，更加能说会道。我们更加丰富，我们都这么感觉。

那么，是什么占据着当代生活的中心呢？在此刻，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而是人类在混乱和迷蒙中的决定：是忍受还是沉沦。整个物种——每一个人——都必须行动起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都必须轻装上阵，卸下重负，包括教育的累赘和所有机构化的陈词滥调，作出自己的判断，干自己要干的事。康拉德所言极是，要唤醒我们心灵中天赐的成分。我们必须在许多系统的残骸底下进行搜索。系统的失败可

以带出有益的、必要的变化，使心灵能够从程式化中，从一个过分限定并误导的意识中得以释放。我越来越经常将得体的观念弃之一边。长期以来我认可——或者说我以为我认可——这些观念，试图借以辨别哪些是我生活的原则，哪些是别人的。对于黑格尔所说的艺术不受“严肃性”限制，在边缘闪光，以形式的从容让灵魂在陷入现实牢笼的痛苦中升华之类，在这场生存斗争中现已不合时宜。然而，这不是说卷入生存斗争的人们只有初步的人性而没有文化，完全不懂艺术。我们的堕落和我们的残暴显示，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是多么地丰富。我们知道多少。我们感觉到多少。让我们惊厥的斗争迫使我们简化、反思，消除那些阻扰作家——以及读者——达到既简又真的不幸弱点。

作家们受到了很大的尊重。知识界对他们报以极大的耐心，继续阅读他们的作品，忍受着一个接一个的失望，等待着从艺术中听到神学、哲学、社会理论以及纯科学中听不到的声音。从中心的斗争中，传出一个巨大、痛苦的渴望，希望能获得更广博、更柔韧、更丰富、更连贯、更明晰的描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为何而生存。在中心，人类为了自由与集体权力进行斗争，个人为灵魂的归属与非人性作斗争。如果作家不能再一次进入中心，那不是因为中心已被占领。绝对不是。如果他们希望进入的话，随时可以自由踏入。

我们所处环境的本质——其复杂性、混乱和痛苦，是以掠影闪现的形式让我们瞥见的，是以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所感觉的“真实印象”传递的。这种本质时而显现，时而又将自己隐藏起来。它退离时，我们又一次陷入疑惑。但我们似乎从未与发出短暂信息的深邃之处断绝联系。我们真正的强悍感，似乎来自宇宙本身的我们的力量，同样时隐时现。对此我们避而不谈，因为我们无从证明，因为我们的语言难胜其任，还因为很少有人甘冒发表此论的风险。他们不得不说“有一种精神”，而那是禁忌。因此，几乎所有人都保持沉默，尽管几乎所有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意识。

文学的价值在于这些断断续续出现的“真实印象”。小说在物质、行为、现象组成的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之间来回穿梭，后者产生“真实印象”，感动我们并让我们相信，尽管面对着恶，我们依然紧紧攀附的善却并非幻觉。

年复一年创作小说的人，无一不意识到善的存在。小说难比史诗，亦仰望诗剧的丰碑。但那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它是当代的一舍棚屋，一个遮风挡雨的精神庇护所。一部小说在少量真实印象和构成我们称之

为生活主体部分的众多虚假印象之间谋求平衡。它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存在；单一的存在本身也部分是幻觉；而多重的存在表述着某些东西，偏重于某些东西，又将某些东西付诸实现，提供企及意义、和谐甚至正义的希望。康拉德说得有理，艺术试图在这个宇宙的物质和生活现实中，找到基本的、恒久的、本质的东西。